

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第七期

民國二十三年二月五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要目

林主席就職典禮攝影



諾貝爾誕生百年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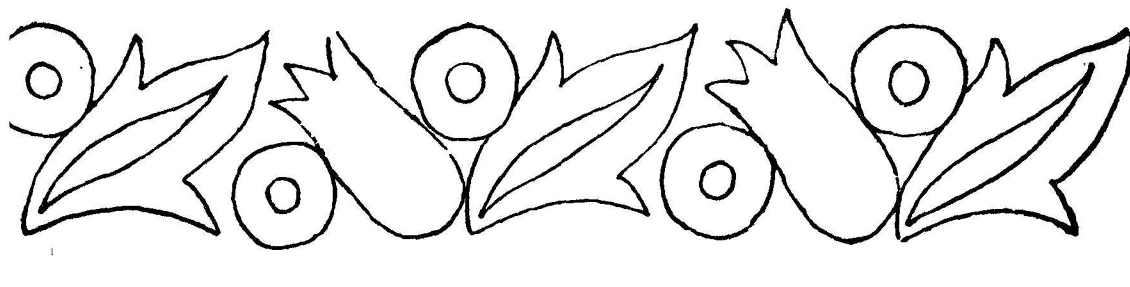
在紐約羅斯福飯店舉行・圖中四人皆曾得諾貝爾獎金者・自左至右，劉易士，開洛戈，愛因斯坦，蘭格穆爾。

美俄使者

(上)美國駐俄大使布列特(立者)過柏林時訪美國駐德大使道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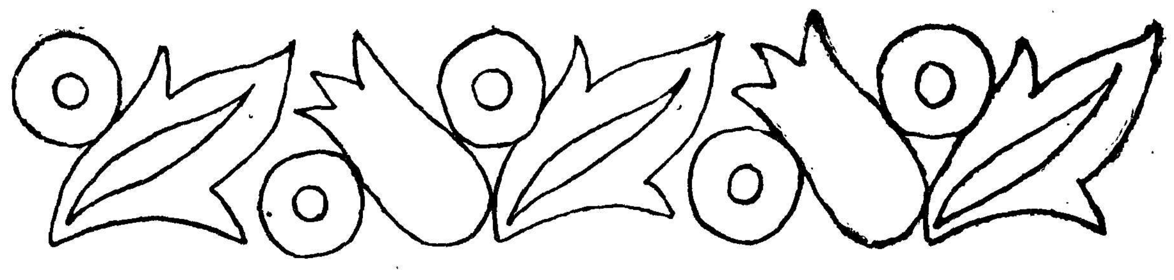
(下)蘇俄駐美大使特羅雅諾夫斯基接見新聞記者。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第七期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二月五日出版



日本維新先驅者

西周之生涯與思想

余又蓀

西周(1829—1897)是日本最早譯述西洋哲學書籍者，也是最初介紹西洋科學思想入日本者。日人稱他是日本的泰爾士(Thales)。他的名著『百一新論』(1874)，『致知啓蒙』(1874)，及其譯本『利學』(1877)等書，早已刊佈於世，被認爲最早介紹西洋學術的典籍了。

人們大約都是有歷史癖的。中國近幾年重刊了李之藻等所譯的『名理探』(1631)，這是三百多年前(明崇禎初年)一部介紹西學入中國的古書。去年適值明徐光啓 (1562—1633) 逝世三百週年紀念，因爲他是我國介紹泰西科學之元始家，所以也曾有盛大的紀念會。大約不久國內也有『徐光啓文集』之類的叢書出現了。

日本哲學界之老輩，井上哲次郎氏，近年常常發表『明治哲學之回顧』等文，引起了日本學術界注意研究明治初年西學東漸問題之興趣。西周是日本輸入西學的先驅，當然就成爲這一問題的中心了。因此日本學術界人士均注視於探求與整理西周氏之遺稿。

明治四十年(1907)間，西周氏之門人森鷗外等數人，擬出版『西周全集』，整理遺稿，發表志趣書，百方奔走，可惜未能實現。年前有新近學者麻生義輝氏，因數年來即致力於考究西洋哲學東漸之由來，遂着手於蒐集此等史料。舉凡森鷗外氏等所抄寫整理之西周氏遺稿，及西周男爵家所保管之遺稿，麻生義輝均假借蒐集，着手校訂整理。惟以西周氏之學問領域，甚爲廣博。森鷗外氏之抄寫本，多所遺漏，須從新搜集補充。要想將他的『全集』整理付梓，公之於世，不是短期間內所能實現的事。麻生氏乃將西周氏之業績中，最顯著的哲學的方面，首先整理出版。這一部分的文稿也有獨立存在的意義。因爲西周氏的全部事業雖然很廣，即如法律學，言語學等之著作，亦屬不少；但西周氏無論討論什麼問題或學術，都是以哲學的立足點做基礎的。所以麻生氏特別將他的哲學遺稿，搜集校訂，訂名爲『西周哲學著作集』，由東京岩波書店出版，去年(一九三三)十一月印行，十二月發售，第一版只印了四百冊。全書只有四百零五頁，定價

日金四圓，要算日文書籍中較貴的了。

「西周哲學著作集」中所收載的論文凡二十餘篇：有的是西周的草稿，稍經整理付印的；有的是他曾在雜誌上發表過的文稿；有的是他生前印行的小冊子。內容係討論知識，道德，心理，藝術，宗教，政治，社會思想等。大概說來，舉凡討論廣義哲學領域的問題的論文，均搜羅在內。依其所起草之年代先後，及討論問題之門類，順序刊載。編者的意思是在使讀者一讀此書，便可自然明白了西周氏思想發展之綫索；所以那怕是片斷的短稿，以其是有關於這一問題之資料，均收錄在內。由此可以窺見活躍於明治維新前後的哲學者西周氏之全貌。

我們要想知道晚近西洋學術東漸之淵源，這本「西周哲學著作集」，與三百多年前李之藻的「名理探」，以及徐光啓之「幾何原本」，「曆書」等，都是極寶貴的材料。

西周，日本石州津和野人，生於文政二年（一八二九）二月。其家世業醫術，但至西周則罷醫學而專治儒學。幼從祖父時雍學孝經及四書。天保十一年（一八四〇），時年十二，入藩黌養老館，從山口慎齋學句讀，小野寺藤太郎學書，瓜生重藏學詩賦。另外又在森秀菴，村田要藏等處，學習近思錄，靖獻遺言，蒙求，文選，左國史漢等書。他對儒學的造詣極深，尤其是宋學。自幼即鑽研學問，毫不懈怠，已立了終身致力於學術的志向。嘉永元年，（一八四八）當他二十歲時，做了一首詩，以言其志：

有馬北方產，高蹄又長鬣，嘗駕鹽車行，低耳且如悲。
伯樂過其市，一顧如有疑，牽去充內廄，爲重加絆羈。
此馬性騂突，驕蹈不易騎，自負有魂氣，常思報異知。
且行就造父，任施鞭與箠，驟步乃未熟，早晚得其宜。
行處駕輅車，立向三軍嘶。

嘉永二年（一八四九），西周遊學於大阪，就學於後藤機之松蔭塾。（後藤機，號松蔭，日本昔年漢學大家賴山陽氏之高足。）翌年又轉學於岡山學校，經四年始辭去。嘉永六年冬（一八五三），時年二十五歲，從醫師野村春岱，學習荷蘭語。這是西周學習西文之始。他從此就放下了向來所嗜好的漢學，儒學，轉而專攻荷蘭言語和學術。他這樣「轉變」後，拋棄了一切他務，專致力於西洋學術。目擊世界大勢與夫日本當時之政治社會概況，慨然以爲今後專賴漢學儒學，不能使日本振興。他乃排除一切困難，專志於學習西學。安政元年三月（一八五四），時年二十六歲，寄居於松蔭塾之友人中島玄覺家中，與大野藩士某氏及池田多仲等，學習荷蘭文典語言，幷讀荷蘭文的砲術書籍。又經人介紹，

就學於杉田塾及手塚律藏塾中。這時他生活方面雖極感困窘，但學問方面則大有進步。時荷蘭文書籍價值很貴，西周本寒畯之士，無力備購。他只好自己抄錄原本，以供講讀。那時西周只有借用手塚律藏塾中的一部抄寫本的荷蘭字彙，以及別處私塾裏的一本荷英對譯辭書。

一八五三年，是西周思想變遷的第一個關鍵。他在二十五歲以前，純粹是專研究東方思想，尤其是中國的文學和哲學。從這年起，才轉變到研究西洋思想和科學。從他一生的事業全體方面看來，他二十五歲以前所苦心孤詣學習的漢學儒學，不能說無益，反是他後來學業成績的基礎。井上哲次郎說：

『西周極富漢學之修養，蓋自幼即就學於日本漢學大家賴山陽之門人，後藤松陰氏等輩。氏又富文學之天才。他後來對於西洋哲學術語譯語之精妙，蓋即以此。……』

西周不僅後來譯語之精妙得力於其漢學之造詣，據我讀了他的各篇論文後看來，他每逢着討論一個問題，常常是用印度，西洋的學說來同中國的先哲思想對比；而且對中國各時代各學者的學說，又能精徹了解，辨別微奧。要不是他早年致力於漢學儒學，是絕對沒有這樣淵博精深的。

試舉他在『生性劄記』（一八七二）中一段論意識的文字爲例：

『心理之分解（Analysis of Mental）首別三大部，智（Intellect）情（Emotion）意（Will）是也。……………

又有一種與意識，連絡相通之一心術。是亦工夫，而非理法也。是於道德學，佔樞要之地位，古今東西，儒哲教門之徒（按西周所謂之儒是指中國之學者，哲是指西洋的學者，教門之徒即宗教家。）取其道德之元於此者極多。英語『孔腮然斯』。大學所謂誠意之義，獨知之論，專指此工夫。凡我人知識所誨告，情緒所攪動，千差萬別，莫有窮極。然其初頭一芽之萌動，所謂天眞流露，謂之獨知。是其萌動之幾微，已獨知之，未顯乎顏色，未發乎容貌，所謂未發之中，他人所未及知之也。我人於此處，着一點工夫，把持此天眞，惟精惟一，亦誠以奉之，應接外界。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必自慊而已。謂之誠意。苟於此機，把持不堅，滑脫怠惰，乃利害計較之慮續興，迷惑斯生。所謂人鬼關是也。是濂洛關閩相傳之秘。然晦庵之學，則致知之與誠意，區而二之，猶不失其正。所謂尊德性而道學問。一句兩斷爲鵝湖之爭案。當時文公與陸子兄弟，論點不合。象山

死，文公曰可惜死了告子。其分歧可知也。然及陽明揭知行合一之說，而唱諸世也，復續象山之緒，其纂褒朱子晚年定論，以希合二子之所歧。可謂牽強爲說，且誣前賢矣。孟子說良知良能。是本乎素持論。指四端等而已。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可以證也。未遽至謂當下便是，明矣。然及文成[illegible]晚年，以象山此訣，直爲良知。蓋此等諸說，考諸經義，其訓詁，不能無多少差異，固不竢論。然是說經家之事業，其名稱，或爲獨知，或爲良知，亦不必論也。唯知是爲與意識連絡相通之一現象，則足矣。

釋氏之中，禪家所修禪定者，與宋儒所謂觀未發之中者相似。……………………………西哲論此心裏現象者，亦不爲鮮。希臘「須乃得士斯」，拉丁「孔斯先息亞」，兩語與意識（英語爲「孔修斯尼士」，德語爲「魄吾則鮮」）爲同語。而佛蘭西語孔士山斯則今爲一語可見是本指心裏同一現象，後因其工夫，遂分爲二矣。……………………」

西周無論那篇文字裏，凡論及較深的問題時，總是要拿東西的學說，互相闡明。至其譯哲學和科學之術語，如性理學(Psychology)，形而上學或超理學(Metaphysics)，理性(Reason)，或先天與後天(a priori, a posteori)等譯語，均自有其見解與根源。與是井上哲次郎所說「本其漢學之修養」而來。

至於西周氏之認爲：『今後專賴漢學儒學，不能振興日本』，從而專學西洋。他這一轉變的路線，證之他後來的言行，他是具有深刻的認識與決心的。他雖學了荷蘭文的砲術書籍，但他并不認爲學習西洋只是學其：『船堅砲利』，他後來留學外國，所學的是政治法律，但他介紹到本國的，不僅是政法的應用方面的知識。他介紹回國的是孔德和彌爾的實證哲學和功利主義，康德的永久和平論的思想。這是他對於哲學，政治，法律，道德，社會學說等問題解決的根本理論基礎。他所介紹回國的，未及於應用科學，而是科學的原理——致知學（邏輯）。他在『致知啓蒙』的自序中說：

「余嘗遊於歐羅巴，頗悉其事情。所觀凡百事物，目之以二字，曰浩大。若都邑府城，若道路橋梁，若宮殿樓閣，若廨署庠校祠宇敎堂，若幼孤啞盲癲狂疾病諸院，若分拆鑄鍛金銀硝磁諸工廠，若考古博物禽獸草本諸館園，若銃砲船艦海陸諸軍兵具戰器，若汽車電線驛遞銀行互市諸場，凡以觸目，入耳者，皆莫不愕然驚歎焉。及退而考諸書史，徵諸學術，惘然自失惝然自惑。蓋

其說之精微，其論之詳確，不啻繭絲牛毛，自覺有心力不能以包括，智力不能以剖析。乃又目之以二字，曰精微。夫此二義萬緒千端各不同其方。浩大者務於外其極將至於無際。精微者務乎內其極將入乎無間。故從事於此而有手滑處，不免於生疎褊小之病誠爲難也。今有兩得而兼之乎。可謂獲魚與熊掌矣。然獲之必有道，非朝夕之所能致也。既而依致知之術，求本末相依，因果相應之故，講究之久，思惟之熟，有一旦以心會曰，精微者本也，因也；浩大者末也，果也。能盡其精微，故能致其浩大矣。獨怪世之耳學開化而口唱文明之徒，能摸其浩大，而遺其精微。嗟亦莫非培根之不問而求結果之大耶。然盡其精微，蓋亦有方。非審諸思惟之始，而詳諸論辨之際，則不能也。凡學術之論，公會之議，狀師之訴，判官之斷，苟不軌範於此，將幾乎作室於路傍，亦何保基礎之固，累架層構無傾覆之患乎。今刊此書而公於世，聊欲以供大匠利器之用，因難與浮躁要速成者語也。』

致知啓蒙是他介紹於日本之最早的一本邏輯書，出版於明治七年，（一八七四）他初譯邏輯爲致知學，蓋本於大學致知格物之意。他介紹西洋的科學而從介紹邏輯學起，實在有精深的見解，比之於『以西學爲用中學爲體』之說，來得透澈得多。日本有這種的留學生，無怪乎他效法西學之成功。吾國近年尚有高唱科學救國，而主張廢止文法科者，殆亦『耳學開化而口唱文明之徒』，『因難與浮躁要速成者語也』。

安政元年（一八五四）之冬，西周氏始從中濱萬次郎學習英語發音法。同年幕府創立蕃書調所，（有似吾國之譯學館），翌年（一八五五）五月募求能諳悉英語者。於是手塚律藏推薦西周應募。西周從此得在蕃書調所裏，和當代治西學者古賀謹一郎，箕作阮甫，津田行彥，淺井勇三郎及手塚律藏等氏，共同攻究西學。時西周讀荷蘭文書籍已達五年，學英語甫一年，他那是已是二十九歲了。

他在蕃書調所裏供職，一直到文久二年（一八六二）留學荷蘭時爲止；在這六年裏面，西周專埋頭於攻究洋學，沒有干預過外務。

西周於何時接觸西洋哲學書籍，確定年代，實不可考。但他是在未留學荷蘭前，在蕃書調所時開始接觸西洋的哲學書籍，則屬無疑。他在赴荷蘭國留學前十餘日（文久二年五月十五日，一八六二），致松岡隣宛氏之信中說：

『予邇來探究西洋性理之學，與經濟學，實驚嘆其說之

公平正大；與從來所學之漢學，頗有異趣之處。……只『斐鹵蘇比』（原文係用日文字母譯音）之學，專闡性命之理，則遠過程朱。其本公順自然之道，建經濟之大本，亦遠勝所謂王政。合衆國英吉利等邦之制度文物，較彼堯舜公天下之意，與周召制典型之心，實覺超越多矣。』

從這封信看來，西周之開始讀西洋哲學書，總在文久二年（一八六二）以前了。大抵他在蕃書調所中，專攻英吉利語時，即已接觸英文哲學書了。那時西周與所中同事津田眞道最稱莫逆，在安政五年春至六年春（一八五八——一八五九）大約一年間，他二人同居於調所之一室裏，共同研究，常常互相辯難。津田眞道爲佐久間象山的門人，未習洋學，但精通漢學，與西周同爲俊敏的青年，均富有思辨的傾向。二人爭辯時，嘗涉及於窮理上的問題；由窮理上的議論，漸漸就引起閱讀西洋哲學書籍的機會。那時歐美的圖書輸入日本的已漸漸多了，他倆就在這中間裏選讀哲學的書籍。當時他們交友中，有榎本武揚，瀨脇壽人，細川潤次郎及其他進步的思想家。彼此常常有學術的討論，涉及哲學方面則以西周與津田眞道爲精深。而於西洋所謂『斐鹵蘇比』之學，確有相當了解者，則只有西周一人而已。當時蕃書調所裏的哲學討論，乃是日本討論西洋哲學的發端。

西周致松岡隣宛書中，已用有 "Philosophy" 一語的譯音，就是這信中所謂西洋的『性理之學』。不過他在當時對 "Philosophy" 這一辭，尚無適當的譯語。從他那時代的各種著述看起來，他那時對 "Philosophy" 一辭的涵義尚未完全了解，所以他沒有一個確定的譯語。在他那時的著作裏，有時是用譯音，（漢文譯音或日文譯音。）有時是用『性理之學』來譯他，有時用『性理學』，有時用『窮理之學』或『窮理學』，有時又另外用『理學』二字來譯他。當時他所知道的 "Philosophy" 的意義，大約是『論性命之理的學問』。他對 "Philosophy" 的認識的確是很模糊的。後來在明治六，七年間，(1873——1874)他就把『性理學』一辭，另外用來專作 "Psychology" 一語的譯語了。

西周譯述西洋哲學或他在自著裏，所用的『性』，『理』等字甚多；尤其是他對於一個『理』字，應用和闡明的時候非常之多。麻生義輝等說這是他受宋儒理學影響最深的特徵。

關於『哲學』一譯語的最先應用，大家都知道是西周氏首創。我國學術界接觸西洋的『斐錄瑣費亞』，雖早在明崇禎年間，到現在已是三百多年了，比之於日本西周爲早。（西

周至今只五六十年。）但我國當時未用『哲學』之譯名；是用『愛智學』作譯名。明崇禎四年（一六三一）李之藻等所譯的『名理探』書中，對『愛智學』的解釋是：『譯名則知之嗜；譯義，則言知也。』

但是西周氏初用『哲學』譯名的時代，大家都是在隨意的說，沒有在他的著作裏去仔細考查。日本的學者也是這樣的；譬如井上哲次郎說：

「他於明治七年（一八七四）著「百一新論」，以「百教皆哲學」為主旨。用「哲學」的術語，此為嚆矢。同年又發表其名著「致知啓蒙」，此為日本最早的「論理學」書，但那時西周尙未用「論理學」這個譯語。……』

又如學文路圭民在他做的『明治哲學之研究』一文中，說西周於明治十年（一八七七）所譯『利學』中，初用『哲學』的譯名。（世界思潮曾引用學文路圭民的話作根據，來推算哲學譯語應用之起源。）

井上哲次郎和學文路圭民兩氏所說的都是錯的。據我從西周的著作集中查出來，他開始用『哲學』一辭，是在明治六年一月（一八七三）所發表的一篇長文：『生性發蘊』裏面。現在恰巧是一九三四年的一月，從此算來，哲學一詞已用了六十一年了。

更詳細一點說來，他在：

（一）文久二年（一八六二），致松岡隣宛氏書中，已用日文之"Philosophy"譯音，（與近來日人所用之譯音不同。）並稱為『性理學』或『理學』。

（二）明治三年（一八七〇），在一篇短文：『開門題』中，用漢文『斐鹵蘇比』之譯音。他說：『東土謂之儒，西洲謂之斐鹵蘇比』。

（三）明治六年一月（一八七三），在「生性發蘊」一文中，用『哲學』之譯名。他說：『哲學原語為英文之Philosophy，由希臘文出來。希臘文。Philo是「愛」的意思，sopher是「賢者」的意思。兩個字連起來成為Philosopher，乃是「愛賢者」之意。此輩愛賢者所治之學稱為Philosoyhy。殆即周茂叔所謂「士希賢」之意。後世習用，專指講理學者而言。用理學，理論等辭來譯Philosophy，可謂直譯」。唯其原字涵義甚廣，故今譯為「哲學」，以與東方原來的「儒學」分別。』

（四）明治七年（一八七四），在『百一新論』中，仍用哲學一語。他在這文裏泛論古今東西之學，無論什麼天道人道以及宗教之學，與乎一切西洋之科學，考其根源，都是以Philosophy為基礎。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

而殊途』。他以爲『百教一致』。他譯爲哲學，稱爲『百學之學』(Science of Sciences.)。

(五)明治十年(一八七七)，在所譯『利學』中，沿用哲學一辭。他在『譯利學說』中說：『本譯中所稱哲學，即歐洲儒學也。今譯哲學，所以別之東方儒學也。此語原名斐鹵蘇非，希臘語斐爲「求」義，蘇非「賢」義，謂求賢德也。猶周茂叔所謂士希賢之義。……』

從此以後，他對哲學二字，不再作解釋了。哲學就成了"Philosophy" 的專用譯名了。

文久二年六月十八日，西周與津田眞道同受幕府命，赴荷蘭留學。同行者有海軍士官內田正章，榎本武揚以及隨員夫役等十五人。繞道好望角前往歐洲，途中備嘗艱苦，翌年五月始抵荷蘭境。西周與津田眞道二人入萊丁 (Leyden) 大學，在韋塞林(S. Vissering)教授指導下，研究彼等預定學習之學科。但彼等因荷蘭語不熟習，特先在俄頓多普(Oudendorp)氏家寄寓，並就范底克(Van Dyck)氏學習語言。三月後才再到韋塞林教授家，抄寫講義。那時所習的學科是：『性法學』(Naturregt)，『萬國公法學』(Volkenregt)，『國法學』(Staatregt)，『經濟學』(Staatshuishondkunde)，『致表學』(Statistiek) 等五科。他們在韋塞林教授指導研究的學科內，雖然沒有哲學一科，但他們這時對於哲學的興趣更隆。舉凡那時歐洲哲學界的新思潮，他們都努力的去研究。

韋塞林教授在萊丁大學擔任的是經濟學及統計學講座，間或也講外交史。關於哲學方面，則私淑於孔德。西周們兩人對於他經濟學講義中，批評社會主義思想的地方，特別感着興味。當時荷蘭的哲學界，大概都是在孔德的實證哲學影響之下，韋塞林教授也是屬於這一派的。當時荷蘭哲學界的代表人物，如布索梅魯之流，均爲孔德學派的人物。西周與津田眞道從各方面接聞了荷蘭哲學界各大家的名聲，就以他們作爲自己努力的模範。西周與津田眞道對孔德的思想因此就受了很强的影響。他們兩人之中，首先有孔德哲學的傾向的，是津田眞道，他公然是信奉孔德的哲學了。但西周則同時愛好康德的哲學。他們二人的立塲不同，感情也因此漸漸疏遠起來了。津田眞道後來在追懷往事時，有這樣的話：

『予與故男爵西周君，初識於蕃書調所。從此交情親善，曾借調所內一室，與君同居，又同居於下谷。後留學於荷蘭，亦同居於萊丁，就萊丁大學法學教授法學博士韋塞林氏，學習歐洲政學。餘暇則互門議論。但君喜康德派之哲學，予則好孔德之實學。故圓鑿方柄，不免有不愜之憾。』(森林太郎著『西周傳』序文，明治三

十年。）

自當時起至明治十年間，若從西周自身之表現看來，他完全是一個康德學派的信奉者。但究竟西周對康德哲學沒有深澈的了解。西周所理解的康德，不是「純粹理性批判」的著者之康德，只是「永久和平論」之作者的康德而已。當時西周所達到的思索程度，對於『純粹理性批判』的理解還十分困難。但西周對於康德的永久和平論，則完全能夠了解。所以在他的思想發展上的，給了强烈的影響。康德的永久和平論同孔德的實證哲學，是西周思想兩大根源。

文治元年（一八六四）八月，西周與津田眞道，還同一位荷蘭人，共同出版『大學』上下二卷。慶應元年十月（一八六五）卒業，帶着他們手錄的講義回國。共計留學的時間只有三年，但往返的途程及補習語言，共費去一年多了。

西周留學回國後，仍然回到蕃書調所去服務，不過這時蕃書調所改了名稱，叫著開成所。後來升做了教授。翌年四月，奉幕府之命，着手譯韋塞林的講義錄中的「萬國公法」。那時幕府裏一般的執政者，大都頭腦很舊，不用海外留學歸來的新人物。西周不得志於朝廷，無聊之餘，對萬國公法的譯本，加以詳細的修改，同年十二月就將全文譯完付印。共計四卷。他所著的「上萬國公法譯本表」，文頗雅暢。向來嘲笑西洋留學者如夷狄的人們，看了他有這般通達的國學和漢字，都很爲驚嘆。

上萬國公法譯本表

方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國。火車倹地，汽船縮海。電機，以通十里之信，新紙，以廣四海之聞。若夫朝聘往來之事，會盟參同之舉。四洲瓜分。萬國星羅。交義如織。親好如組。日盛於一日。年加於一年。其際，權義確立。足以相維持。法律嚴備　。有以共奉戴。典章粲然。儀文煥乎。遠超前古。洵開來裔。可謂乾坤新位。混沌益剖。乃在我大東。莖宰一心。明良相契。國是一定。朝綱大張。一視同仁之道。萬國平行之權。基礎既立。根柢自深。內延全權之賓。外置專對之臣。往來日繁。貿易年盛。萬檣林立。百貨山委。自是之後。國富民榮。兵强，守堅。信伸於八表。威振乎四外。爲日蓋不遠。臣生逢昭代，身蒙厚澤。恒思致身，自顧乏才。曩時奉命，遊于荷蘭。就師而學焉。科宗政事。頃者依旨，還于本邦。勵己而習焉。業專公法。首夏繙譯之命。季冬卒校正之業。茲謹而上之。庶幾於國家柔遠之洪圖，廓廡興化之宏謨，有裨補其萬一。

慶應丙寅臘月二十八日　開成所教授職臣西（魯人）

誠惶誠恐，昧死謹白。

這個表同前面他作的一首言志的詩，原來都是用漢文作的。在我們看來很平常，日人却認爲特殊了。

這表中的「天下一家」，「四海一國」等語，是西周最喜歡用的。他這種思想，是從康德的永久和平論中得來的。

慶應三年二月（一八六七），西周又另自創辦一個私塾。

（至明治三年止，大約有三年。）作為自己傳授西洋學術之所。因為他的講義新奇，很得時人的信仰。聞風而向學者，達五百人。他自己減少了世祿，廢絕門閥，痛論國家政治應當從人民的公意。頗惹動了世人的視聽。西周的聲名，已佈滿全國。就學於他的人，天天的增多，他的政務也繁忙起來。除任開成所的教授外，同時又受命繙譯外交文件；但關於外交的大計秘謀，不得參與。

他那時所講授的是法律學與哲學。法律學方面，多涉及於西洋之官制，三權分立說，英國之議會構成等。是以費塞林教授口授的講義中『性法約說』為基礎。他那時所講的哲學講義，後來在明治七年，經友人山本覺馬的勸說，刻版流佈。就是所謂的：『百一新論』。

百一新論是西周的根本思想。山本覺馬在這書的序文中說：

『教之與政其理混淆，學者之惑，數千年于茲。心理之與物理其學交錯，世人之疑亦數千年于茲矣。我友西氏憂之，由哲學，明政教之別，又晰道理之所歧。將以辨世人之惑。著斯書，名曰百一新論。取於百教一致之義也。余讀而喜曰，政教之別於是乎明矣。余通觀古今政教并行，則國進於文明。否則俗陷於螢蠻。故能知此理則政無所從，教無所乖，不通此理則政教矛盾倒行逆施，莫所不至矣。則斯書之裨益於國家尠尠哉。…………………』

西周在此書中主張百教一致。他以為凡百教可分別為『觀』與『行』二門。行門基於性理，而觀門則以物理為參考。但所謂性理與物理二者，都是屬於哲學研究的範圍。所以哲學乃是百學之學。(Science of Sciences.)

百一新論雖是西周的哲學基本著述，但並未表現出他特殊的哲學見解，只可看得出他思想方法的大概傾向。他以為百學雖各有其專門的分業的領域，但同時彼此間的關係非常密切，不可完全單獨割裂分立的。因此，在百學之上，若無一統一整理百學的學問，則百學失其聯繫。這種統一百學的學問，即為哲學。這是西周的根本思想。他並且據此而下了哲學的定義，他以為『哲學之目的在建立百學之統一觀』，也就是『哲學乃百學之學』的意思。

這個哲學的定義首見於『百一新論』中，從此以後他再沒有對哲學下過其他不同的定義。他從那裏獲得這一個基本的哲學概念呢？他自己始終沒有一個明白的表示。但我們可說這是他受了孔德哲學的影響，則無疑義。

十九世紀自然科學發達的結果，經驗科學統制了人與自然界兩方面的研究。向來認為哲學唯有的領域，從此經驗科學都侵佔了來作為他自己研究的對象。向來屬於哲學研究範圍的心理學，倫理學，教育學等，都改為屬於經驗科學的範圍了。哲學的領域，次遞削減。因此，哲學所研究的對象究竟是什麼？這一問題就隨而發生了。那時一般學者對這個問題的解答，大致都一致的認為：**哲學乃分類總整理各個科學**

之學。這一種思想的代表人物，就是孔德。西周在荷蘭留學的時候，早已受了孔德實證哲學思想的影響。所以他有：「哲學乃建立百學統一觀之學」的思想。

他雖曾自稱信仰康德，也常用了此觀，彼觀，（即主觀與客觀），永久和平或無疆平和，及最高或絕妙（Trauscendental）等辭，完全是從康德哲學中得來。但他不過是用用康德哲學的名辭而已。他的思想方法，並沒有受過康德思想方法的影響。他「百一新論」中的思想方法，完全是孔德，彌爾，以及斯賓塞的思想方法。他在這書中論宗教與法律之異點。法律，道德，與禮樂之差異。治國平天下之道，非修身齊家之類的方法所可能。闡明宗教，道德，法律，禮樂各各之領域。最後才以哲學爲統括此等領域之學作爲結論。他所用的分類（Analysis）與概括（Generalization），完全是當時流行的自然科學的方法，他所用的歸納法與實證法，完全是實證哲學的方法。無處不表出他受孔德彌爾等的影響。他目漢儒爲迂愚，明示儒學與宗教之機能與限界。立新法律，整理經濟制度，完全運用實際的政治觀察作爲立論的根據。總之，他完全是以實證主義的立足點來作爲他有力的武器。至於他之排除神秘，奇蹟，忌虛妄，凡事以實驗爲依據。不以因緣，情誼爲本，而事事以合理的制度爲準繩。也完全表現出實證主義的色彩。

在明治初年的啓蒙期，他這種實證主義思想的輸入，極合當時日本的時代需要。他的這種思想與方法，是肅清一切舊思想的利器，和接受西洋科學思潮的津梁。西周是明治維新的一個大功臣！

在西周影響之下，實證主義風行一時；日本的思想界裏，那時差不多全是孔德，彌爾，斯賓塞的信徒。「百一新論」簡直是當時流行最廣的一部通俗讀物了。

明治元年，西周與津田眞道，加藤弘之，鵜殿團次郎等，受命調查立憲政體與集議所。同年受命主辦沼津兵學校，他因此移住於沼津。辦理了二年，成績甚著。明治三年調在兵部省任用。時社會漸趨安謐，西周的生活亦已安定。乃得再從事於哲學的思索及著述。明治三年時，他已四十二歲，思索力最強，他的哲學思想此時已達到了圓熟的時期。他的講義著述等，均成於明治三年至明治二十年之間，（一八七〇—一八八七）大約在他四十歲至六十歲的時期。

西周調往兵部省任用後，又返東京居住。東京方面慕他的聲望前來就學者甚多，他於明治三年十一月，又開了一個私塾，以便作團體的教授。他這時所用的一種講義，後來題名爲『百學連環』。在這講義裏表現出西周知識的體系。可惜他的講義原稿已經散失了，現在可以得到的，只有當時聽他講演的學生的筆記。從這些零碎的記錄裏，可以得到他的「百學連環」的一個大概。

所謂「百學連環」者，乃是西周氏對於 Encyclopaedia 一字之譯名。他看到英國有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 的書，所以他也照這書的體例而作了「百學連環」。

全篇的論述，如百學之成一體系；但他仍就各種學科，單獨分門的論述。他在開宗明義的總論中，首先闡明了「百學連環」一辭的意義，泛論科學探究的方法。次論特別之科學，分為門類，次遞敘述。內容是：歷史，通（考）古學，地理學，文章學，文學論，詩學，數學，神理學（宗教學）哲學，政事學（法律學），制產學（經濟學），計誌學（統計學），物理學等。

西周在「百學連環」中所論述經濟學與統計學的部分，完全是以費塞林教授的講義為基礎。他論及哲學的部分，大致是明治四五年間的講義稿，詳細闡明了哲學的概要，更簡單的論及宗教與哲學的區別；他以為宗教源於信(Belief)，而哲學則以理論(Reason)為基礎。他以為哲學的範圍共包含七部：第一致知學(Logic)，第二性理學(Psychology)，第三理體學(Ontology)，第四名教學(Ethics)，第五政理學(Political Philosophy 與 Philosophy of Law)，第六佳趣學(Aesthetics)，第七哲學歷史(History of Philosophy)。他對這七部都各作一簡略的敘述。

他在「百學連環」中，講明了學與術，觀察(Theory)與實際(Practice)，單純學(Pure Science)與適用學(Applied Science)等概念。並逐處說明印刷之改良，文學之必要，仿效西洋之博物館等文化的設置，不作空理空論。他以為凡百學術，均應以經驗為基礎。他介紹了彌爾的歸納法論理學，在「百學連環」的概論中介紹了彌爾的「論理學體系」(System of Logic)，力主治學問的方法在去演繹而用歸納。他更介紹了一位他極崇拜的學者——孔德。他詳細的介紹了孔德的三階段說，而極力排除神學階段(Theological Stage)的思想與空理學階段(Metaphysical Stage)的思想，他確信孔德所謂第三的實證學階段(Positive Stage)的思想是最新的潮流，實證的方法是研究一切學問的方法。他以這種方法貫徹了他「百學連環」的全篇思想。

他的「百學連環」的規模雖小，但與法國百科全書派的事業，有同樣的意義。從文化的現象方面看起來，七十年前的日本，也與百科全書派時代的法國一樣，是一個啓蒙期。二者均是在一個啓蒙期裏，網羅一切知識而作淺近與系統的解說，並且都有唯物的實證的傾向。

明治十年（一八七七）前後十年間，是西周著作最多的時期。明治三十年一月（一八九七），他就死去了。享年六十九歲。

許多科學的名稱；哲學上的概念，如主觀，客觀，理性，悟性，先天，後天，現象，實在，演繹，歸納等，都是西周所首創的。迄至近代，仍源用之。我國早年所用的譯名，大都是由日本輸入的。尤以我國書坊間所出版的論理學書，大半都是由日文書籍抄譯而來的。內容千篇一律，大致把例語略略變換了一下。譬如商務出版的「名學綱要」一書，拿來和六十年前西周著的「致知啓蒙」比較，內容和譯名，簡直差不了許多。我打算把西周氏所創用的學術譯名，彙集起來，另文發表。

秦末漢初之正朔閏法及其意義（四）

陳振先

（三B）秦末漢初歲首月名問題之判決

吾今乃可以考證秦末漢初「改月不改月？」問題矣。換一句更明顯的話言之，此問題就是：『秦末漢初改以「夏曆」十月爲歲首之後，當時是稱歲首之月爲正月，稱歲終之月爲十二月，稱前時之正月爲四月呢？抑歲首之月（前時之十月）仍稱十月，歲之第四月（前時之正月）仍稱正月，歲終之月（前時之九月）仍稱九月（或後九月）呢？』我可以先把斷論說出，然後再舉證據。這個斷論是：『秦末漢初的朝廷，雖把正朔（官曆元旦）移在「夏曆」十月朔，但仍稱之爲十月朔，不改稱爲正月朔；新曆歲首之第四月，仍如前時稱爲正月，不改稱四月；其餘他月之名稱，亦悉仍舊貫；春夏秋冬四季之名稱，與夫四時孟仲季月之名稱，亦一如其舊，并不改稱孟冬爲孟春。』用國學上習用的名詞來說，就是「但改正朔；不改月名。」這一類的話，自有史記前漢書以來便會有人說的，不過在顏師古提出異議之後，若不是獲有確據，足以證明太初以前史漢帝紀表志所記的月名確未經後來史家追改，而但憑史漢表面所書，遽信當時果是如此稱謂，則與拘泥史文，迷信高帝尚未削平項羽，惠帝亦未立爲太子時，惠帝已稱孝惠何異？故此問題之決定，須一以後人不能追改之證據爲準，而不能憑空臆斷也。

我寫至此處，剛欲開首討論我所得的證據，恰由郵差遞來我一位世講趙元方（鈁）先生寄來的一封商榷書，中有元方摘鈔的參考資料十四頁之多，頗有我尚未搜得的材料，（此須俟將來各別聲明）其中有四條是主張秦末漢初改月改時說，恰可替顏師古之說補充。我正苦對方代表太少，太不公平。雖然我已替對方當了一場義務律師，還是嫌證據過於薄弱。今元方又加入作顏師古方面的律師，眞是來得正好。元方乃先師榮文恪公華卿相國之令孫，家學淵源，其來有自也。元方所舉之證據四條中，後三條就是國聞周報第五期拙著三頁底欄至五頁底欄所舉之例外（一）（二）（四）等條，但看法與余不同。余謂史記高帝本紀於春夏秋之後又

書「冬」或「十月」，乃由於錯誤；元方則謂此「冬」與「十月」並非誤條，乃是當時之實在名稱，此「冬」與「十月」乃秦末漢初改「秋」爲「冬」後之「冬」，改「七月」爲「十月」後之「十月」，乃當時之實際名稱，爲太初改曆後史官漏未追改者，故仍存當時之本來面目；（可以稱爲太初後史官「改書」搭刼的孑遺，「漢火」的餘燼）其餘之已被追改者，則皆非當時之眞相矣。元方所舉此三條證據極佳，可喜之至。至其所舉之首條，乃引顧棟高之說，反不若他自己所發覺那三條那麼直捷了當，簡潔自然。顧氏說之根據，即漢書高帝紀「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之疑案，爲我日前因憚其繁重略之而不提出討論者也。（因爲要想爲有價值的討論，須逆推金木水火土五星當時各各的大略位置，不能像劉歆單憑太陽的躔度與木星所在之次而斷定五星是否聚於東井。然單草草推算五星的大略位置，我自度至少亦須費一星期的辛苦工夫，而我因爲本來不信漢書此條是事實，不過將他與獲麟得鼎天賜玉杯黃龍見成紀那一套「玩意兒」等類齊觀，認爲是漢廷諸臣阿諛奉承的結果，不肯因他們的瞎話，白當一星期以上的傻瓜也。）茲將趙元方先生所提出之秦末漢初實已改月（改稱夏曆十月爲正月）說之論證條列於左：

（一）據顧棟高春秋大事表：秦亦改月改時，亥月竟稱春正月，至寅月已稱夏四月矣；沿至漢高惠文景之世猶然。至漢武帝太初定曆，改用夏正，史官因追改以前年月；獨漢元年冬十月失於追改，猶仍秦舊，故有十月五星聚東井之文，致起高允之疑。其實秦之冬十月，乃夏正之七月，七月初未交中氣，猶未離六月躔度，日在鶉火（柳），與東井秦分鶉首猶是隔宮相望，金水二星附日而行，故俱得會於此，漢初司星者原不誤，因後來史官失於追改，後人疑爲夏正之十月，則日躔析木之次（箕斗），與鶉首（井鬼）秦分野隔離七宮，金水無聚會之理。詳見師古注及劉歆說。

這又是一位信秦末漢初皆稱夏曆十月爲「正月」，夏曆七月爲「十月」，而今時史漢遺留之文所言之月名，皆太初後史家將漢初實稱之月名，譯成太初以後的名稱者。我已經說過，五星聚東井事，我現時未能痛快評論。但有兩點，頗值得注意：（一）史記高祖本紀曆書封禪書均不言元年十月或七月五星聚於東井，天官書亦但泛泛言「漢之興，五星聚於東井」，不言何年何月，至漢書則變爲元年頭一個月五星聚於東井矣，何以時愈後而所言反愈詳？何以五星聚東井恰與漢紀元之月相巧值？天下事固有巧合者，然已不能令人無疑矣。（二）分野之說，於天文學上毫無根據。昔人謂鶉首

（即東井）爲秦分野，於是高祖入咸陽，五星立即聚於東井，以爲漢代秦帝之兆應，此星命家臆造之說耳，顧氏乃舉以爲言，蓋不免出於附會。至顧氏所言高允事，見魏書高允傳：允語崔浩曰：「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余按水星在太陽之東或西極遠不逾二十八度。例如民十年三月三十日之夕水星在太陽之西二十七度五十分，爲自一九一一至一九三二之二十二年間水星距日最遠之例。金星在太陽之東或西極遠不逾四十七度半。例如民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四時金星在太陽之東四十七度十八分，爲最近二十二年間金星距日最大角度之例。故高允云然）冬十月，日且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何因背日而行？（猶云：何能興開太陽如此之遠？）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初不謂然。後歲餘（這一年間，崔浩按照高允之語，覆察天象，果如允言）謂允曰：「先（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五星）以（漢元年十月之）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高允崔浩，並皆虛衷研究，實事求是，可爲學者師法；故後之學者多稱引之。襄編資治通鑑之宋劉攽，即依高允說以解漢書高帝紀「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句云：『按五星之行，水常不能遠日。此十月若用夏正，則日已在大火（心宿）矣，水安得與四星俱在東井？

余按淮南子天文訓謂五月日在東井，六月日在張，七月日在翼，九月日在房，十月日在尾，與呂氏春秋同，惟呂覽言六月日在柳，與淮南稍異，因柳與張之間尚隔一「七星」，在漢景帝中大暑時日在星張之交，是淮南較近是。關於景帝時二至二分日躔，可參看國聞週報九卷五十期拙著頁五。又漢初小雪中氣時日在箕初，如遇小雪在月尾，則十月日在房心尾箕，而房心共爲大火，故劉攽云然。劉氏意謂：「水星之於太陽，猶雛鷄之於母鷄，不能遠離母鷄身邊。夏曆十月時此母雞至少已東行至房心二宿，此常在母雞身傍的雛雞—水星—何能跑至天各一方的井宿乎？」

蓋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井，高帝乃以夏十月入秦也。時人欲見漢德應天命，故合而言之；史承人言不改耳。檢史記，是年甲午，歲在鶉首(東井輿鬼)，七月日在鶉火(柳)，則水從歲星無疑也。』夫高允但言漢元年十月五星不得聚東井耳，未言前三月即漢元年七月果有五星聚東井之事也。謂五星實以漢七月聚東井者，崔浩語耳。劉攽之說，實本崔浩，此層齊召南已言之。但劉氏欲附會漢書文，乃建一新說，謂此十月乃「秦曆」十月，非「夏曆」十月，實是「夏曆」七月。依劉說，是秦實改月，稱歲首之夏曆十月爲正月稱夏曆七月爲十月矣。然則漢高祖時亦沿秦時舊習，稱入關時

之夏曆十月為正月乎？則秦曆十月與秦曆正月，二者何能相混？何能「合而言之」？謂高祖仍稱「夏曆」十月為十月乎？是秦改正朔又改月名，漢改正朔不改月名，揆之情理，最說不通。夫改正朔而不改月名者，必因月名習用已久，不便變更。今依劉氏說，是秦時將歲首之夏曆十月改稱正月，已告成功；而漢高祖偏開倒車，又將秦時本稱正月之歲首復改稱十月焉，有是理乎？宜乎司馬溫公之資治通鑑將五星聚東井一節附會穿鑿之談削去不言，而於漢高祖元年十月下，但書沛公至霸上也。至顧棟高謂五星實以漢元年夏曆七月聚於東井，雖亦本之崔浩劉歆說，然其謂漢初稱夏曆七月為十月，後來史家漏未追改，致生疑問，其說實較劉說為澈底，至少亦不自相矛盾也。

上述漢高祖元年五星聚東井之說，漢書言之於先，崔浩修改於後，劉歆揚其波，顧氏大其流，二千年來，輾轉祖述，一若煞有介事。其實自高允崔浩以來，說來說去，還祇是這幾句話，不曾於此事之為真為偽，有甚麼新的貢獻。譬之煎藥，不見換藥，但見添湯，翻煎至再至三，還是這一把黃芪甘草耳。我原本想將漢高元年夏曆七月時五星的大略經度試推一下，將此二千年來附會的根據加以摧陷廓清，而惜乎今茲未能，無已，且先將此事大略一論。據劉羲叟長曆，漢高元年夏曆七月癸丑朔，在公曆為紀元前二〇六年八月七日，朱利亞日數為一六四六四〇〇，草草估之，是年之七月實中氣處暑，約在七月二十二日。其時秋分日日躔約在角六度，推上一節一氣，當處暑時，太陽約行至翼十一度（各宿度數，照洛下閎所測及淮南子天文訓所言）逆推至是月癸丑朔時，太陽約在張八度，距井宿之東端盡處還差中國度數三十四度。無論其時水星若近「最大東偏」或「上合」「下合」，（此等須細推始知）固距東井甚遠，就讓恰值最近二十二年來水星之「最大西偏」，即恰值水星在太陽之西二十七度五十分，即中國舊度二十八度半弱，水星仍在柳（即鶉火）一度半，即在東井之外仍五度半，何能五星聚於東井？而況以上所述，已是諸般遷就，一假定漢書所言十月實是夏曆七月，二假定此事恰在七月朔，三假定水星恰值非常之最大西偏，四假定太白，熒惑，歲星，填星，四大行星同時同在東井，而最後二者，比中頭彩還難遇，除是曾經實推有據，何可輕信。然即如此假定，漢元年「夏曆」七月仍不得有五星聚東井，足證此說之出於附會矣。

趙元方先生狠撝謙，將他人——顧棟高——所舉的証據列在前頭，將自己所心得的証據列在後面，其實最自然最有力的還是元方的證據，茲照錄之於左：

史記高祖本紀　「五年……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

鈁按此亦秦所改夏正之十月，（振先按此句如易作「此乃秦末漢初所實稱之十月」，則意義更顯）實即夏正之七月，而漢史官（指司馬遷）未及追改者也。故漢書作「秋七月，燕王臧荼反」。

史記景帝本紀　「後二年正月……三月……十月……大旱。」

鈁按此亦夏歷七月也。故漢書作「秋，大旱」。

史記景帝本紀　「四年夏……六月……　後九月……冬，以趙國為邯鄲郡。」

鈁按此亦「夏曆」之秋而秦曆之冬也。

讀者當已覺察，上引三條史記文，亦即國聞周報第五期拙著頁三底欄至頁五所舉之（一，原漏列號）（二）（四）等條，余已引史漢他條之文歷歷證其為誤。但余亦僅考証其為誤耳；今元方用「秦末漢初實已改稱夏曆十月為正月，夏曆正月為四月，夏曆七月為十月，而太史公偶然漏未追改，致生歧誤」之說，說明其所以致誤之由；真是要言不繁，通達可喜，狠給了我一點新啓示。他這三條證據——尤其是前兩條——都是見諸史漢明文，都是史記書十月而漢書書七月或秋者，拿來證馬遷偶然漏未追改，而後出的漢書已加追改，可謂順理成章，毫不牽強。以視劉氏顧氏之說，硬派漢書高帝「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乃是秦漢時曆十月，實是「夏曆」七月，而又拿不出證據來者，其虛實迥不侔矣。

代表「秦末漢初實稱歲首之夏曆十月為正月說」之律師（連我自己在內）既已辯論終結，應該輪到對方即「秦末漢初實稱歲首之夏曆十月為十月說」之律師出庭答辯；這一造暫時祇可由我個人一手包辦了。將欲證明余說，不能引用史漢的普通年月紀載以為助；因為這些紀載，都已被對方律師指為全部不可靠，即全部被後人追改過一次的。以此為證，便是不合法illegitimate因為現在的爭點，就是這些月名是否曾經後人追改，今乃引用此等證據，便是從承認此等月名不曾經後人追改為公共出發點 。大家既肯承認，就不是爭點了，更何用證？這豈不成了assume to be true what is yet to be proved麼？這些對方所認為是偽造的證據，如何能拿來屈服他們呢？故我拿出來的證據，必須是斷斷不曾——或竟不能——被後人追改的。我所得的證據 ，其要有六。照排演京戲或新戲排幕的常法，總是將「開飯戲」排在前頭，將「壓軸戲」「大軸戲」或Climax排在近尾；作文章又何嘗不可以用這種倒啖甘蔗愈來愈甜的辦法。故此我想將那時間在先

性質單簡的證據排列在先，其證如左：

（一）據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漢元年，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破咸陽，平秦，還軍霸上，待諸侯約」一條記載，乃記在秦二世三年歲終九月之後一月。設二世未被弒，秦又未亡，則此月便爲秦二世四年歲首十月。可見據秦楚之際月表，秦末漢初之年法月法是完全相同而彼此啣接的。今二世二年及三年歲首十月之後第四個月均列「端月」一條。（此表記事從二世元年七月記起，故元年無端月）索隱於頭一個端月之下注云：「二世二年正月也，秦諱正，謂之端。」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政。」集解引徐廣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誕生，故名正。索隱云：系本作政。正義云：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月誕生於趙，因爲政；後以始皇諱，故音征。查秦因避始皇諱，故秦記書正月爲端月。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書端月者二，必是一仍秦記之本來面目，而不加改竄。若如主張「改月說」者之所言，月名俱經太史公改成太初後之名稱，是此兩月秦時本名十月，太史公何爲而不改爲太初後之通稱——正月，而顧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自出花樣，避那本不該避的諱，改書「十月」爲「端月」乎？

（二）史記始皇本紀云：『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裴駰云：『太原眞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濛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乘龍上升入泰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欣然有尋仙之志。因名「臘」曰「嘉平」』。索隱云：「廣雅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蓋應歌謠之詞而改從殷號也」。現在我們不必研究秦始皇因何改臘祭之名爲「嘉平」。但臘本是昔時季冬十二月之祭名，今史記依秦記書於三十一年十二月之下，正是名實相符，可見此月（今之「夏曆」十二月）始皇當時實稱十二月。若如主張「改月說」者之所言，是此十二月之名乃後來史家所追改，當時本名三月；三月而臘，名實不已乖乎？

（三）漢書武帝紀云：『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襢肅然。（服虔曰，山名）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此武帝詔書之文也。後來史家縱使追改

史書記事之文之年月，總不至於敢改先帝之詔書。（詔書之文，當時——即元封元年夏四月——必已即時記載，藏於秘府。漢書至東漢時始修，何敢改先帝之詔書）查下詔書時已是元封元年四月，武帝追命前六個月時之歲首十月爲元封元年，證明其時以「夏曆」十月爲歲首，更證明其時實稱「夏曆」十月爲十月，並未改稱正月，有武帝詔書文可以爲證也。

（四）在未討論第四證第六證以前，我不妨略爲講解我所用的研究方法及與之關連的事理。這些事理雖然是至粗極淺，——雖然是小道——但在治國學上頗多可以應用的地方，故還值得國中學者稍稍加以注意——若是從前不曾注意的話。我國紀日，素用干支，由甲子至癸亥，爲數六十；六十既滿，便是花甲一周，周而復始。陰曆月大有三十日，月小有二十九日，遇兩月連大，恰得六十甲子之數，若一大一小，亦得五十九日，距六十甲子之數亦僅差一日耳。漢時月法依平朔平月，大月與小月相間，須相距十七個月或十五個月始有一次連大月， 不似近世月法依定朔， 間有四大三小也。今如有兩月連大，則第一月各日之干支，必與第二月各日之干支完全不同，惟第三月之干支又與第一月之干支當同矣。譬如第一月大，甲子朔，則第一月各日之干文，由甲子朔數至三十日癸巳；第二月大，其各日之干支由甲午朔數至三十日癸亥。第二月所有之干支，與第一月所有之干支無一同者。但第三月小，又是甲子朔，其各日之干支，由甲子朔數至二十九日壬辰，與第一月初一日至二十九日之干支完全相同矣。若第四月大，癸巳朔，其一月內所有之干支，又無一與上月所有之干支相同者，惟與兩月前即二月內之干支又同其二十有九，不過兩月前之甲午在初一者，兩月後之甲午或移在初二，其餘之日仿此。大概言之，如一年十二個月之內，無閏月於中紊亂奇月偶月系統，則任何單月之干支與其他單月之干支多數相同，任何雙月之干支，又與其他雙月之干支多數相同，相距愈近，則相同之數亦愈多。然相隔最遠之月，如正月之與十一月，或二月之與十二月，此月之干支，爲彼月之干支所無者，亦不過四五數而止。至單月與雙月則反是，相離愈近，則干支相同之數亦愈少，若兩月相連，則上下月之干支，萬無有一可以相同之理。雖相距漸遠，則同者漸多，然正月與其後之十二月，干支之相同者亦大率不過五數耳。杜元凱憑經傳研究春秋長曆，欲查某年有閏，且閏在何月，即用此法。王靜安先生憑召誥洛誥文，即知周公攝政七年三月與十二月間必有閏月者，亦用此法。欲憑史乘研究秦漢以來歷代長曆，此法亦一樣適用。若更憑日食及其他相類的記載以考正經史之錯誤，則其法彌密矣。國

聞周報第四期拙著頁五評新城新藏博士關於秦曆研究之語，即是此種顯淺的道理。周正與夏正，相去僅兩月，奇則皆奇，偶則皆偶。夏曆正月，即是周曆三月。但周曆三月所有的干支與周曆正月所有的干支，共同者至少亦一十有八，此月的干支爲彼月所無者多不過一數，少或無之。如遇史籍所載的干支恰屬月朔或月晦，於分別周正夏正或尙有幾微端緒之可尋，（但希望亦不大，因時曆每誤遲或誤早一日之故）若干支在朔晦以外，無論史籍載有此等干支若干條，（月食除外）欲但憑此以判定其爲夏正抑周正，是無異但知某人有兩耳兩眼一口一鼻，遽欲憑此以判其人是男是女，又或有不同歲數的甲乙二人，但知甲生於正月初一日，乙生於二月十五日，欲遽憑此以判其孰老孰少也。新城博士但據史籍所載秦獻公四年至二世三年之月日干支十一則，謂其中九則與其所著之長曆適合，其實適合於夏正者，亦未嘗不適合於周正，不能由此求得若何斷論也。

周正與夏正問題，雖不能但憑記載的干支遽加判定；惟亥正與寅正問題，及凡月分之相差奇數者，其情形則大異於是。欲判定秦末漢初當時各月的實稱，上述比較干支方法却異常適用。若如主張秦末漢初實改月名者之所言，史漢所書之「夏曆」「十月」，當時實稱「正月」；史書之「正月」，當時實稱「四月」；正月與四月，相差計三月，其數爲奇數；故正月之干支與四月之干支幾完全不同；同者少則一個，多亦不過二數耳。若秦末漢初改月名之說而確，而吾人又尋得太初前未經後人追改之某年某月干支記載，則此干支必非史漢長曆同年同月之所能有（偶逢朔晦二日內者除外）。倘果無之，便是實改月名；倘果有之，則是月名實未嘗改；此問題原不難以此斷之。惜乎依顏派追改說，史漢所記月名皆曾經「追改」之阨；其兩造皆能承認是未經「漢火」之阨的年月干支，今時殊不易尋；然亦並非絕無也。茲將我所搜得的斷斷未曾經史家追改的年月干支，述之如下：史記賈誼傳云：

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上於坐隅。楚人命（謂）鴞曰服（今多作鵩），賈生旣以適（謫）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寬慰也）。其辭曰：「單閼之歲兮，（歲在卯，實文帝六年丁卯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施（施，漢書作斜）兮，服集予舍，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

右錄賈誼鵩賦，乃賈生自己的文章。太史公照錄其文，

必不加以改竄。亦猶其照錄賈生弔屈原賦，屈原懷沙賦，司馬相如大人賦，天子游獵賦等，長短不等，史公皆照錄其文，而冠以「其辭曰」三字，以明文責由作者自負也。右錄服賦文，四月孟夏之「夏」，與服集予舍之「舍」，貌甚閒暇之「暇」，俱押二十二禡韻，尤其是不曾改易的憑據。依賈生賦中自述，此鵩鳥光降於（丁）卯歲孟夏四月庚子日日將落時。（正是「夜貓」要出來的時候）史記本傳言事在賈生初爲長沙王太傅之第三年；正義謂賈生於長沙靖王吳差（史表作靖王著，漢書作靖產，未知三者孰是）之二年始爲長沙王太傅。查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長沙靖王嗣位於文帝三年，則賈生之初爲太傅，當在文帝三年或四年，居三歲而至文帝六年丁卯歲四月庚子，是爲鵩鳥光臨賈生賦感之時也。後歲餘，賈生被徵往見孝文帝，其後拜賈生爲文帝少子梁懷王勝（漢書作懷王揖）之太傅。居數年，懷王騎馬出游墮馬而死，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死時，年僅三十三。考梁懷王勝薨於文帝十一年，是賈生之死約在文帝十二年，在鵩鳥入舍後六年。（可見災祥說之不驗）以此推之，賈誼約生於高帝七年辛丑歲。(200B·C·-168B·C·)由此觀之，鵩賦之作，必在文帝六年丁卯歲；遺著之寫定，至遲亦當在文帝十二年，下去太初改曆之歲蓋六十四年矣。

欲證賈誼服賦所言月日，與史漢長曆月日干支對搆，以判「改月名說」之爲是爲非，尚有一極關緊要之點 Vital point 必須先行審定。此點維何？即文帝六年前後最近之後九月究閏在何年是也。前言相近之奇偶月不得同干支。倘今之史漢長曆所紀之文帝六年正月，原是文帝當時之四月，是服賦之四月乃今史漢長曆文帝六年之正月耳。長曆之正月與四月，一奇數一偶數，相去三月，其干支除一個外，餘必不能相同。但倘當中插入一閏月，則此兩月干支又幾完全相同；即照吾人所知，漢初不閏於年中而閏於後九月矣；但倘後九月有閏在文帝六年九月之後之可能，則史漢所遺留文帝七年之干支，與六年四月之干支，奇月偶月干支又有多數相同之可能矣。今查史記孝景本紀明載景帝四年有後九月，六年又有後九月，此見之史冊明文者。查漢初後九月之分配法，其相隔年數，似爲三，三，三，二，三，三，二之循環周，此曆新城新藏博士已論之頗詳。今且勿論此等循環周是否步驟始終如一；（似乎不是）然未有一連兩次隔年置閏，則可斷言。景四年至景六年既是隔年一閏，則景四年以前之閏必在景元年後九月。閏月以十九年一章爲一循環，故景元年之前十九年即文帝五年亦應有後九月。可知文帝七年九月與六年四月之間，並無閏月紊亂奇偶月系統。今查文七年三月史

記表七有甲寅，當劉羲叟長曆三月十二日；史記表七漢書表四均有丙寅，當劉曆三月二十四日；史記表十載有四月丙子，當劉曆四月初四日；漢書文紀六月有癸酉，當劉曆六月初二日；凡此史漢所紀，均與劉羲叟長曆完全相符，足見文七年劉曆月分並無錯誤。七年既無後九月，由此逐月上推，可知文六年劉曆月分亦無錯誤。（文五年六年史漢紀表書志都不見有干支，故據文七史漢考之）今查文帝六年劉氏長曆四月戊寅朔（縱差亦不過一日）四月二十三日得庚子，與賈誼服賦月日相符；正月庚戌朔，是月並無庚子，與賈誼服賦不符；可見賈誼時實稱之孟夏四月，即是史漢所記之孟夏四月，不是史漢所記之孟春正月。此又史漢並未嘗追改太初前實用月名之一確證，而秦末漢初實稱歲首之月為十月又可知也。

（五）太初以前私人著作，賈誼之作品外，又有漢高帝孫淮南王劉安（淮南王劉長長子）仿呂不韋著呂氏春秋先例與其門下賓客纂輯的淮南子，又稱淮南王書，又稱淮南鴻烈二十一篇。查淮南王所著之書，有淮南內篇二十一篇，外篇三十三篇，道訓二篇，雜子星十九卷，及淮南王賦八十二篇，俱著錄于漢書藝文志。今之所傳者，即內篇二十一篇也。欲據淮南王書內容，以證太初以前各月之名稱，與史漢所記無異，非關後來史家追改，則首須證明淮南王書成於太初改曆以前。而欲證此點，又須一考淮南王之生平，及其著作內篇年代。查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言淮南王安初於文帝八年封為阜陵侯，時年八歲，後於文帝十六年徙封淮南王。嘗於武帝建元二年入朝，太尉武安侯田蚡迎之於霸上，與語，謂今上無太子，一旦宮車晏駕，大位非王莫屬，王由是有異志，建元六年彗星見，王以為乃刀兵之兆，益與太子遷謀反謀。後因王之太子遷與長庶子不害之子建互相傾陷，卒於元朔六年搆成大獄，天子使人案治，辭連於王，王乃於元狩元年十一月自剄死，時年五十七八歲，在淮南王位四十二年。至關於淮南王著作事，史記但言王為人好讀書鼓琴，不言著書獻書事。惟漢書本傳則言之頗詳，茲節錄於左：

> 淮南王安好書鼓琴，……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謂復書或賜書）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使相如斟酌信稿後乃發）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即今之淮南子）新出，上愛祕之。使為離騷傳，（顏師古謂是注解）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田蚡），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下略）

據右錄漢書文，似淮南王安於入覲武帝時獻其所新著之內篇二十一篇。考史記淮南王安傳，言王於武帝建元二年入朝；漢興以來諸侯年表亦同。再淮南王入朝獻所作內篇時，太尉田蚡迎之於霸上。考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田蚡於武帝建元元年初為太尉，建元二年罷太尉，是後未再為太尉。

又漢書及荀紀武帝紀並言建元二年十月丞相竇嬰太尉田蚡皆免。而建元二年十月乃歲首之月，可知淮南王安入朝獻書必在建元二年十月田蚡尚未罷太尉之時，或竟特自入朝於元旦日隨班朝賀亦未可知。由此觀之，淮南內篇二十一篇之成，或稍在建元二年之前，而是書之上獻，實在太初改曆之前三十五年又七個月；即作者之死，亦在太初改曆前十八年又六個月；是淮南子書中內容斷不能受太初改曆之影響，蓋彰彰明甚。

關於淮南王入朝獻書之年代，證據頗不一致。東漢末注淮南子之高誘於此書之敘中云：

初安為辨達善屬文，皇帝為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淸莊逵吉云：淮南王傳作「使為離騷傳」。孫詒讓云：此自作賦，與本傳不同。文心雕龍神思篇云：「淮南崇朝而賦騷」，即本高敘。振先按：今本漢書「傳」字誤耳，荀悅漢紀多依漢書，亦作「上使作離騷賦」，劉勰語蓋本漢書淮南傳）自旦受召，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澹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下略）

右錄高誘敘與漢書淮南傳所言，年代後先歧出，二者中必有一誤。漢書言淮南入朝獻書及受詔作離騷賦在武帝朝，高序言劉安受詔作離騷賦在文帝朝。考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淮南王安曾於文帝後六年來朝，是高說或不謬。文帝後六年時，淮南王年甫二十二歲；意者王年少能文，如賈誼終軍之流，其伯父孝文皇帝愛其髫年有捷才，故特詔試之耶？然同一離騷賦，不容於文帝朝作過一次，於武帝朝又再受詔作之。若然，是離騷賦本淮南宿構，儘可一揮而就；自旦受詔，午飯時交卷，又何足奇，而乃大書特書於史冊乎？且武帝建元二年十月時，淮南王年已四十，長於武帝廿三歲，於皇帝為叔父，在並世諸王中位望最崇隆；武帝縱愛好文詞，豈詔命臣下董仲舒司馬相如等對策作賦，似乎還不好意思再考試這位年長望重的皇叔。竊是，是淮南王受詔作離騷賦事或不在武帝朝。然漢書明言「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為離騷賦，旦受詔，日（中）食時上」。是獻內篇與作離騷賦乃同時事，豈非作內篇與獻內篇之年代亦連帶發生疑問乎？愚意作賦獻書本非一時事，作賦在前，（或在文帝後六年）獻書在後，漢書誤混為一時而言之。查荀悅漢紀但言淮南作賦，而不言獻書，是見二者非同時。雖荀紀亦言作賦在武帝時，蓋從漢書耳。高誘序先言淮南受文帝詔作離騷賦，繼言「於是遂與蘇飛……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是為作賦在先著書在後之證。高誘淮南鴻烈注解初作於漢獻帝建安十年東郡濮陽令任內，足成於建安十七年河東監任內，與荀悅作漢紀約略同時。荀氏所見之書，高氏諒亦見之；使非確有所據，必不故與漢書立異。茲折衷於二者之間，作離騷賦從高說，考定

在文帝後六年，獻淮南內篇二十一篇，考定在武帝建元二年十月，即紀元前一四〇年年底。關於淮南王的生平環境，作書情形，及書之內容，讀者可參看胡適之先生的「淮南王書」，及胡序劉叔雅（文典）先生著的「淮南鴻烈集解」。

既考定「淮南子」之成書遠在太初改曆之前，吾人可以據此書以考得太初前一百零二年間時曆各月的當時實稱了。在舉第四證時，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紆迴曲折，詳徵罕譬，始證明了一條；用力雖勤，還不敢必讀者之必能人人 appreciate 但這回可容易多了。這回的證據，一經提出，便有如狂風驟雨，密密而來。They come thick and fast 讀者請看證據！

淮南子天文訓云：

　辰星(即水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効(可代以「現於」二字）奎婁，以五月下，以五月夏至効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効角亢，以十一月冬至効斗牽牛。（劉文典著「淮南鴻烈集解」卷三頁八，以下卷頁俱照此本，以歸一律，而便翻檢。劉氏集解頗美備，亦可助讀者了解原文）

右段是論一年四時水星在列宿中出現的位置。水星伴日而行，常在太陽的左右（指東西言），在太陽的東西極遠不能過二十八度，前已言之。故水星在列宿間出現的位置，常與其時的太陽躔度相去不遠。漢初時「夏曆」二月日在奎婁二宿，五月日在井鬼二宿，八月日在角亢之間，十一月日在斗牛之間。今淮南所言水星位置與此全同，可見淮南王當時各月之實稱，就是今之「夏曆」月分名稱，而其時確稱歲首之月爲「十月」，更無可疑。再者，淮南當時各月的實際名稱，若不與今之「夏曆」同，則二月安得有春分，五月安得有夏至，八月安得有秋分，十一月安得有冬至乎？吾安得起顏師古顧棟高於地下而質之！　天文訓又云：（訓字乃高誘之訓，原來篇名似祇有「天文」二字，觀末尾要略篇無「訓」字可見。說本姚範）

　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卷三頁十）

此處明言正月建寅，明明是「夏曆」正月，不是建亥之夏曆十月。查漢初時「夏曆」正月中氣太陽約在室宿十二三度；此處謂在室五度，或指上旬言，或指中氣近月尾之月中言。

天文訓又云：

　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卷三頁十二）

二月八月，日夜平分，這不是「夏曆」二月八月是什麼？淮南王當時本用的是「夏曆」月名，更何勞後來的「史家追改」？　天文訓又云：

　正月建寅，……二月建卯（卷三，頁十四）

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建寅，十二月指丑，（莊逵吉王引之均云：本作「十一月指子」）一歲而匝，終而復始。（卷三，頁十九）

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

曆，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卷三，

頁二十七，並宜參看王引之注）

右列最後一條，乃指一歲各月中太陽所在之星宿。雖所言之日躔，比漢初時各月之平均日躔略有失之偏東偏西之嫌，然其俱指「夏曆」月分言，則無可疑者。王引之於此略有所指正。讀者並可參看國聞周報九卷第五十期拙著頁五所言余所推得之景帝時二分二至日躔宿度。　天文訓又云：

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王念孫云：當作徙）一辰。

（卷三頁二十九）

淮南子時則訓云：

孟春之月，招搖（北斗柄之名）指寅。昏參中，旦尾中。

（卷五，頁一）

此言正月斗柄指寅方，及正月昏旦中星；此自然是指夏曆正月言。餘月解釋仿此。　時則訓又云：

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東郊。……

正月，官司空其樹楊。（卷五頁二）

立春節是介在夏曆十二月中氣大寒與正月中氣雨水之間，有時在「夏曆」十二月後半月，有時在正月前半月。此書在孟春之月言立春，其下又言正月，足見是用「夏正」的月名。時則訓又云：

仲春之月，招搖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是月也，日夜分，雷始發聲，蟄蟲咸動蘇。……二月，官倉其樹杏。（卷五頁二——三）

我想勞煩悟善社的先生們，借扶乩那入神交通的方便法門，問一問顏師古顧棟高兩位先正，他們既說漢初之所謂二月，就是今之「夏曆」十一月。試問「夏曆」十一月就是冬至所在之月，白晝能夠多麼短？黑夜能夠多麼長？爲何說是日夜平分？再說：「夏曆」十一月節屆冬至，忽然半夜裏咚隆咚隆的打起雷來，能夠多麼嚇人！愛睡的人還沒有睡足，天使大亮了，起來一看，天空中飛來不少的蒼蠅蜜蜂黃蜂，地下又鑽出不少的螞蟻蚯子蜈蚣長蟲狝蝦蟆，又能夠多麼嚇人！

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三月，官鄉其樹李。（卷五，頁四又五）

孟夏之月，招搖指巳。昏翼中，旦婺女中。（頁五）

仲夏之月，招搖指午。昏亢中，旦危中。……日長至。……五月，官相其樹榆。（頁六，七，八）

照主張「追改月名說」者之言，漢初時實稱的「仲夏五月」，實是「夏曆」之仲春二月，「夏曆」二月會日頂長，會有夏至，奇怪不奇怪？

季夏之月，招搖指未，昏心中，旦奎中。……是月也，樹木方盛。（頁八，九）

若如顏顧二氏之說，漢初之所謂「季夏六月」，即是夏曆三月，但是夏曆三月時平津的樹木，有許多還未出葉，如何談得到「樹木方盛」？

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昏牽牛中，旦觜嶲中。……是月也，日夜分。（頁十一，十二）

顏顧二氏之所謂「夏曆五月」，應該日頂長夜頂短纔是，如何却會日夜平分？

季秋之月，招搖指戌。昏虛中，旦柳中。……菊有黃華。

若不是夏曆九月而是夏曆六月，那兒來許多菊花？

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昏危中，旦七星中。……水始冰，地始凍……立冬之日……十月，官司馬其樹楢。（頁十三，十四，十五）

此即漢初歲首建亥之十月，淮南王居然也稱「十月」，不稱「正月」，竟不替顏顧二先生撐腰。水始冰，地始凍，他們縱欲說此實是「夏曆正月」，也不敢說出口來。我也不好意思再質問他們了。縱然要問，也是枉然；因爲這兩位「大仙」，看見勢頭不好，早已抖下乩筆，一溜烟借木遁遁回仙宮找書去了！

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昏壁中，旦軫中。……是月也，日短至。……十一月，官都尉其樹棗。（頁十五，十六）

此即所謂周曆建子之「夏曆」十一月也，故有冬至而日短夜長。此月淮南王仍稱十一月，並未改稱「二月」。

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婁中，旦氐中。……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周於天，歲將更始。……十二月，官獄其樹櫟。（卷五，頁十六，十七）

以上乃死於太初改曆前十八年零幾個月的淮南王劉安替我們留下的證據。「改月不改月問題」之所以能得到如此滿意的解決，如此斬釘截鐵的答案，我們不能不感謝這位生於二千餘年前的大作家。

（六）Last but not least末了，我要請一塊很古的石頭來作見證。這塊石頭非他，就是清嘉道間廣平太守楊兆璜先生所新訪得的一塊漢碑，在現時已得的漢碑中，他要算坐第一把交椅了。此碑今稱羣臣上醻刻石，在永年縣臨洺關西十五里婁山之西峯，離平漢鐵路不遠。此碑高五尺二寸五分，廣六寸，上刻篆書一行共十五字，字徑三寸許，其文云：

趙廿二年八月丙寅羣臣上醻此石丘

右述碑文，已載於趙之謙之補寰宇訪碑錄，及陸增祥之八瓊室金石補正。經金石專家考定，此乃漢文帝時趙王遂之羣臣上醻刻石，確非贋鼎。謂爲趙武靈王或石虎所刻者非是。今考史記年表第五，趙王遂乃趙幽王友之子，封於孝文前元年十月庚戌，趙王遂之二十二年，當文帝後元六年。今查文帝後元六年癸未歲八月癸卯朔，是月確有丙寅，丙寅乃史漢長曆八月二十四日。若史漢長曆曾經追改，則是趙之八月應當史漢長曆五月，今長五月乙亥朔，是月無丙寅，足見漢初之實用月名，與「夏曆」同，謂予弗信，有石爲證。

關於此碑之研究，頗得金石大家陸和九先生及余友沈爽梅先生及王丙犧君之力，書此誌謝。

一月三十一日

（未完）

史達林演說世界大勢

——在蘇聯共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之演詞——

蘇維埃全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史達林，於一月二十七日對在此間開會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發表如左之報告：

「自我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閉幕以來，已三年有餘，此誠非一極長時期。但此時期與以往任何時期相較，實為一多事之秋。余相信在過去十年間，會無一時期如此一時期之多事。在經濟領域以內，此數年間，正為世界經濟危機繼續發展之年代。危機不僅包括工業，亦包括農業。同時危機不僅在工商業中表現奔騰澎湃之形勢。彼亦波及信用與貨幣之領域，使資本主義國家之間，以前建立之信用及貨幣關係，顛覆無餘，在以前，世界危機之存在與否，尚為多處地方爭辯之問題。現在此問題，已不復有人爭辯。蓋危機之存在，及其破壞之影響，已成一有目共覩之事實。今日在爭辯中之問題，為另一問題，即此危機，究有出路否？如有，如何達到之問題。在政治領域上，此數年間，則為資本主義國家之間，與此類國家自身內部諸關係極度緊張之年代。中日戰爭及日本之强佔滿洲，使遠東形勢緊張化。德國法西斯暫時之勝利，及報復觀念之流行，促進歐洲關係之緊張。而日本與德國之退出國聯，更對軍備擴張及帝國主義大戰之準備，予以新的刺激。但法西斯在西班牙之失敗，則再度表示革命危機正在成熟中。而法西斯之壽命，亦將瀕於末日。以上諸事，即本報告所包括之時期內所發生之最重大事件。資產階級之和平主義，已告死亡，以及重整軍備與擴大軍備之觀念，取裁減軍備之觀念而代之，均非驚人之事。在經濟恐慌之狂風怒浪中，與軍事政治極度搖撼狀態中。蘇聯獨能屹立不動，繼續其社會主義建設，及維持和平之鬥爭。當經濟危機肆行猖獗於資本主義國家之際，工業與農業之生產水平，在蘇聯則不斷高漲。當新戰爭之瘋狂準備，及世界領土與勢力範圍之重新分配，正在資本主義國家當中進行之際，蘇聯則繼續其反對戰爭與爭取和平之鬥爭，無論何人，均不能謂蘇聯此種鬥爭，為一完全不成功之事。」

史達林繼對資本主義國家之經濟政治形勢中之主要事實，一一加以檢討，並指出目前資本主義國家內之經濟危機，與一般類似之危機不同之處。即在於此項危機，為一切危機中最長久最艱苦者。史氏謂：「此點前由以下事實解釋之。即工業危機，已將所有資本主義國家，捲入其中。此危機又與危害所有農業，及半農業國家中之農業危機，相互交織。而農業危機，又已將農業之所有部門，捲入其中。壟斷之。出衆人物，極力保持貨品之高貴價格。工業危機之發生，適在資本主義總的危機情況之下。在此情況下，資本主義不但未有，且亦不能有戰前及十月革命前之固有精力與團結力。」史達林於是指出大批公司之破產，各種企業之崩潰，通貨之跌價，各國之宣告不付內外債款，銀行之倒閉，信用外債及協約國間戰債之停付，資本輸出之停頓，貨品出口之銳減，國外市場鬥爭與傾銷之嚴重化。史氏至此宣稱：「余在此處，所謂傾銷，決非歐美各國尊貴議會之尊重議員近來之竭聲竊叫不止之蘇聯「傾銷」。余所言者，為幾乎一切「文明」國家所實行之眞正傾銷，同時亦為此號勇氣可嘉，令人敬投之議員乖巧不言之傾銷。」史氏論及工業問題，指出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自一九二九年以來工業年年衰退，僅至一九三三年，始開始略漸恢復，但距一九二九年之水平，仍極遼遠，而蘇聯之工業，則年年進步。史氏繼稱：「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內之工業，在一九三三年底之平均出產量，較諸一九二九年減低百分之二十五以上。而蘇聯工業之增進，則倍於戰前之水平。其工業出產，較戰時水平，增高百分之二百九十。各主要國家之工業，在一九二九年均達到最低下之水平，惟至一九三三年，則稍見轉機。世界工業之傾向，已不至再回至一九三三年夏季大衰退之水平。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雖然已經越過大衰退之點，而在一九三三年，並未重復返至此點。如有人僅

以戰備及通貨澎漲解釋此事，則爲一極大錯誤。因除此以外，資本主義內部經濟勢力之作用，亦存在焉。資本主義藉諸勞動者，農民及殖民地，與經濟落後國家被剝削者之犧牲，已相當改進其地位。但此點決不能認爲吾人從此已達到「由危機過渡」普通經濟低落之時期。現在無絲毫事實，足以表示資本主義國工業尚能升至繁隆時期，在最近未來，亦不能有此事實。因阻止工業前進之有害條件，現仍繼續支持故也。吾人目前，爲一自工業危機最低點，過渡至一特種工業低落之時期。而此項特種工業低落，固不能引伸至一繁隆工業之再起，但亦不至返回一九三二年最大衰退之低點。」

史氏論及資本主義國家內政治形勢之緊張時指出：因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危機與政治形勢之空前緊張，其結果遂造成彼等相互間軍事衝突之基礎。且進一步，藉戰爭以爲重分世界領土與勢力範圍，以利於强大國家之工具，史氏宣稱：「中日戰爭，日本之强佔滿洲，日本之退出國聯，日本對華北之侵略，使國際形勢進一步嚴重化，爭取太平洋統治鬥爭之嚴重化，日本，美國，英，法，等國之海軍競賽，均爲此種嚴重化之結果。德國之退出國聯與報復主義之幻覺，給予歐洲形勢以擴張軍備以新刺激，戰爭與報復之各派系，猶如一九一四年軍事帝國主義者之各派系。現在均已進至前方，一切事態，均顯然向新戰爭方面移動。」史達林於是述及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形勢之緊張，指出英國有失業工人三百萬，德國有五百萬，美國有一千萬，其他各國尚未一一提及。史氏指出半失業工人，現已超過數千萬。此外尚有無數萬破產之農民，此等農民，雖未盡都達到搗毀資本主義之極點，但搗毀資本主義之觀念，已在羣衆意識中成熟。此點由最近推翻法西斯統治之西班牙革命，諸事實證明之。史氏繼稱：「以上可解釋一事實，即何以資本主義國家之統治階級，處心積慮，破壞議會主義之最後殘餘，强迫共產黨走入一非法之生存，且公開採取恐怖手段，以維持彼等之獨裁。現代帝國主義政客所特殊留意者，不外一方面以社會愛國主義與戰備，作爲對外政策之基本要素，另一方面，以摧殘無產階級及內政領域中之恐怖政策，作爲最近未來鞏固軍事前線之必要手段。故頑强的資產階級政客，當以法西斯主義爲一時髦商品，本非驚人之事。余所言者，不僅爲一般的法西斯主義，而最主要者，尚爲德國式之法西斯主義。一般人誤呼之爲國家社會主義，殊不知在嚴密考察下，如在此種法西斯主義中尋覓一滴社會主義成分，均爲不可能之事。由此以觀，德國之法西斯主義，不僅爲勞動階級微弱之表徵，與社會民主黨妥詐之結果，同時亦爲資產階級不復以舊的議會主義方式統治，而不得不在國內政策中，訴諸恐怖手段之弱點的表徵。且在對外政策上，不能在現狀中，尋求一和平出路，而不得不訴諸備戰政策之表徵。吾人毫無理由，假定戰爭可提供一眞正之出路，恰恰相反。戰爭必使形勢更加混亂，必使革命早日爆發，必使資本主義之生存本身成爲問題。假使資產階級政客，不顧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之經驗，仍執迷不悟。如一溺水之人，空自掙扎，則彼等必將整個墮入一不能通行之死巷，而急速陷於毀滅。」

史氏關於資產階級政客中之戰爭計劃謂：「有人以爲戰爭必須執行，以使某一强國失敗不起，俾其他各列强，得犧牲該國，以改善彼等之政務。此計劃之前途，究將如何？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中，列强亟欲消滅德國，但結果如何？德國不但未被消滅，且戰勝國在德國所散播之仇恨，彼等至今無法解消，不僅如此，俄羅斯資本主義在此戰爭中，已被推翻。無產階級與蘇聯，卒獲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究有何種保障，以召來「較好」之結果？吾人如作相反之假定，不係更爲正確乎？又有人以爲，對於軍事薄弱而市場廣大之一國。必須以戰爭征服之。如對中國之形勢，顯然希圖最後將彼瓜分，以改善彼等自家政務。此中前途，又如何耶？在十九世紀初葉，意大利與德意志，亦被他人如此鄙視，各國咸認彼等爲「無組織之領土」而奴役之。其結果遂爆發德意志與意大利之獨立戰爭，兩國均成爲統一而獨立之國家。帝國主義進攻中國之戰爭，有何保障，使之不至發生同一結果耶？另外有人以爲一「較高民族」例如「日耳曼民族」，必須對一「較低民族」，而尤其對斯拉夫民族，進行戰爭，惟有此項戰爭，始能提供現狀之出路。因「較高民族」天生即爲卵翼並統治「較低民族」者。然其結果，又將如何？古羅馬之視現在德意志之祖先，一如「較高民族」之代表現在之視斯拉夫民族。不但此也，古羅馬帝國直視彼等爲「野蠻人」，天生應歸「較高民族，」永久統治者。而彼時之羅馬，尚有理由鄙視德意志之祖先，今日之「較高民族」代表，則不能掠人之美。然其結果究爲如何？其結果即此「野蠻人」，卒將彼等共同敵人撲滅，並推翻羅馬政權。今日之「較高民族」代表，所希冀者，究有何保障，使之不至

發生同一之結果耶？法西斯黨人，或柏林之政客，試問汝等有何保障，使汝等較古羅馬百戰百勝之征服者更為僥倖耶？此外尚有以為必須對蘇聯作戰，將之戰敗，分其土地，將彼犧牲，以利帝國主義者。如有人以為只有日本一部分軍事當局，做如此想，則係大錯。吾人深知歐洲諸國政治領袖中，頗不乏相似之計劃。假定此輩紳士，由文字一變而為行動，其結果當如何歟？恐無一人懷疑此種戰爭，對資產階級，必為一最危險之戰爭。不僅因蘇聯民衆將決死以保衛彼等革命所獲之勝利，且進犯者之後防，以必為各該國無產階級所襲擊。蘇聯勞動階級，在歐洲及亞洲之友軍，對於開始對世界勞動階級祖國進行犯罪戰爭之彼等壓迫者，必舉全力以襲其後，此點資產階級者，無庸疑而不信。資產階級如發現今日以「王道」平安統治之政府，忽於戰爭之翌日倒戈相向，當不應責備吾人也。（喝采）此項進攻蘇聯之戰爭，曾於十五年前發生一次，如吾人所知，邱吉爾（Right Honounabb Chrnchill）曾以詩的公式——「十四國之進攻」——掩蔽該次戰爭。該次戰爭，將我全國勞動團結成一否定自我之戰士集團，堅決打擊外國强敵，以保衛我工農國家。諸君皆知該次戰爭，如何結束，其結果為赶出干涉者於我國外，且在歐洲組成革命的「行動委員會」。第二次反蘇聯大戰，必然促成侵略者之完全失敗，促成歐洲與亞洲若干國家之革命，促成此類國家中，資產階級地主政府之洗蕩。此無論何人，均不能懷疑者。此即昏迷資產階級政客之作戰計劃，彼等之缺乏頭腦，一如彼等之缺乏氣力也（喝采）。假使資產階級選擇戰爭之道路，則資本主義國家中之勞動階級，必走上革命之道路。革命危機在成熟中，資產階級愈忙亂於軍事勾結中，愈對勞動階級與勞苦農民施以恐怖手段，則革命危機亦愈更迅速成熟與成長。」

史達林指出若干黨員中，有一錯誤之意見，即以為革命危機，既然存在，則資產階級必然陷於一絕望之境地，其末日必然已被註定，革命之勝利已可安然降臨，故除期待資產階級之崩潰外，無事可做。史氏謂「革命之勝利，絕不能自己降臨。彼之來到，必須事前有準備，且必須爭取。而此事則惟有一强有力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方能勝任。」史達林引用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之言曰：「吾人現已來至如此一問題，即以革命危機作為吾人革命行動之基礎問題。資產階級之行為，類如一無恥之掠奪者，喪心病狂，一舉一動，無不可笑，無不使形勢惡化，促成其自身之毀滅。但吾人絕對不能『證明』謂資產階級已無可能利用些微之讓步，以緩和少數被剝削者之嫉恨，絕不能『證明』彼等已無可能鎮壓一部分被壓迫被剝削民衆之部分的運動或暴動。若企圖事先『證明』資產階級之絕對絕望，此純屬書生氣，無非舞文弄墨之幼稚行為。眞正之『證明』祇有一個即實行，整個世界資產階級統治，現正陷入於最大之革命危機中，吾人必須以革命政黨之實行『證明』之。即革命政黨確有充分之自覺，與被剝削者確有密切之組織與聯繫，確有運用此危機完成勝利的革命之決心與能力。」

史達林論及蘇聯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關係時宣稱：「在充滿戰爭醞釀瘟疫之氛圍中，使蘇聯執行其和平政策，此中困難，不難了解。蘇聯在此戰前之混亂擾亂若干國家之情況下，數年來堅定不移屹立於和平地位，與戰爭之威脅奮鬥，對準備戰爭與挑戰之人，竭力暴露之，並揭去其面具。蘇聯在此艱苦而複雜之和平鬥爭中，究竟做何希望耶？曰：第一，為發展其自身之經濟與政治力量。第二，為獲得一切國家勞動階級無數萬羣衆之擁護，彼等無不極端贊同和平之保持。第三，為爭取一部分因或種動機不願破壞和平且願與準確合作者之蘇聯發展商務關係之國家的合理行動。第四，為我光榮的紅軍，準備應付外來之襲擊而保衛國家。吾人在此基礎上，遂作締結互不侵犯與規定侵略國定義公約之運動。諸君皆知此運動，已然成功。互不侵犯公約，不僅已與我多數鄰邦締結完成，且亦與法意兩國締結。而規定侵略國定義公約，亦與此類鄰國及小協約國締結。在此同一基礎上，吾人已將蘇聯與土耳其之關係，鞏固起來。蘇聯與意大利關係，已大加改進，且無疑的已進入滿意之境。對法，對波蘭，及波羅的海沿岸各國之關係，均已大加改進。對美對華之關係，已經恢復。在種種反映蘇聯和平政策之勝利的事實中，吾人必須注意力述兩件具一嚴重意義之事件。

第一，蘇聯與波蘭及蘇聯與法國間之關係，近來之好轉，如諸君所知。過去吾人與波蘭並無良好關係，我國之代表曾在波蘭被刺，波蘭曾認為自身為歐洲各國反蘇聯之屏障。各種各色之帝國主義者，均將波蘭算為軍事進攻蘇聯之先鋒。蘇聯與法國之關係，以前亦頗惡劣。如能回想莫斯

科拉姆金（實業黨領袖）之審判，即可想像過去蘇法關係如何。但此種不令人快意之關係，已逐漸消失。現在之關係，除親善外，無話可說。事實上不僅爲吾人已與此類國家締結一互不侵犯公約（此公約本身自有其自身之最大的重要性），第一切要者，尙在於互相猜嫉之氛圍，現已逐漸消散。當然此尙不能認爲親善之過程已十分堅固，甚至足以保障最後之成功。譬如反蘇聯之感情尙頗强烈之波蘭，仍有若干大驚小怪之舉動，不能完全泯除。但無論其將來結果如何，促成關係改善之動力，則爲一十分値得注意之事。此動力如何？首先應推蘇聯政權與勢力之成長。目前時代，誰與弱者講理哉？惟强有力者，常爲人接近。其次，即德國政策之改變，此項改變反映德國帝國主義者復仇情感之激增。若干德國政客會宣稱：蘇聯現在專側重法國與波蘭，故自凡爾賽和約反對者視之，蘇聯已成爲凡爾賽之擁護者。而此種變化，則由於德國法西斯政權之建立，此語當不確。吾人固極不歡喜德國之法西斯統治， 但問題並不在於法西斯主義自身 。因法西斯主義，譬如在意大利，並未阻止吾人與該國建立最佳之關係。問題不在於想像中之對凡爾賽和約態度之改變，吾人曾經歷布列斯特和約之恥辱，自然不能歌頌凡爾賽和約。吾人所不同意者，在於不應僅因此項和約之故，而將全世界推入新戰爭之漩渦。關係吾人目標之側重何方問題，亦可作如是觀。吾人對德國，亦猶吾人之對法國與波蘭，決無何種歧視。吾人所專心側重之者，只有蘇聯（全場歡呼）。蘇聯既要求欲不願破壞和平之國家親善，則彼斷然行之。故此處決非問題之關鍵，關鍵在於德國政策之改變。關鍵甚至在於德國現在之政客當權以前，特別在兩條政治路線開始決鬥以後。一即表現於俄德條約中之政策，一即令人聯想到曾經一度佔領烏克蘭之前凱薩政策。此政策正企圖進攻列寧格勒，且將波羅的海各國變爲進攻之操練場。此項「新」政策，顯然已佔舊政策之上風。執行「新」政策之人，在一切執行舊政策之人所不可喜好之事件中，均佔取上風。此事不能認爲偶然，胡根堡在倫敦之演說，以及德國當權政黨之外交領袖羅森堡同樣著名之宣言，均非偶然。諸位同志，關鍵即在此處。

第二：即吾人與美國關係之恢復，此舉在整個國際關係之系列中，爲一具有最大重要性之事毫無疑義。此舉不僅在改進兩國關係，鞏固相互商業和合作等事態上，引起維持和平事業之變革。且在新舊兩種傾向（舊傾向即以美國爲種種反蘇聯意圖之大本營，新傾向即自動廢止此大本營而走上兩國相互裨益之道路）間，劃一横線。以上兩事，即反映蘇聯和平政策成功之最主要事件。但若以爲以往三年餘期間，吾人之政策左右逢源，無往不利，則爲大錯。並非任何事件，均如吾人之意也。例如何想英國方面對我之壓迫，禁止我貨對彼之輸出，企圖干涉我國之內政，並試驗我之勢力，我之抵抗力等。此項政策，自然未發生何種結果，禁令後已取消，但此類進攻之後文，仍使吾人感覺與蘇聯及英國間種種關係，拖聯不去。即如商約之談判，遲遲不進，此類對蘇聯之進攻，不能認爲偶然。吾人誰知曉，一部英國保守黨員，除進行此類進攻外，不能生存。正因此類進攻，並非偶然。故吾人必須牢記，此類進攻，在將來仍能向蘇聯襲來。且種種危險與危害，均能向蘇聯投射。

吾人亦不能忘卻蘇聯與日本之關係，需要嚴重之修改。日本之拒絕簽訂一互不侵犯公約，亦足使吾人重述，我之對外關係，並非盡都滿意。關於售賣中東路談判之停頓（此事完全非蘇聯方面之錯誤而致我者），以及關於日本屢次破壞中東路業務及逮捕蘇聯路員等事，亦可同樣分析。日本一部分軍閥，正公開主張有以戰爭方式進攻蘇聯及奪取海濱省之必要，此事已無庸贅述。此種情況不能不造成一種令人憂慮與不安之空氣，極易了解。吾人當然仍在將來繼續我一貫之和平政策，並努力改善吾人與日本之關係，因吾人需要此類關係之改善也。但決非一切均倚賴吾人，因此吾人必須採取必要步驟，保衛我國家，以防禦意外之事件（高聲歡呼）。故此諸君可見，在我和平政策勝利之外，尙有若干不如意之事件，此即蘇聯之外交形勢。吾人之外交政策，極爲明顯。此政策，即爲一維持和平，並與一切國家鞏固商務關係之政策。蘇聯決無威嚇任何人之意圖，更無襲擊任何人之意圖。吾人希圖者爲和平， 且保衛和平事業。 但吾人決不怕威嚇，且吾人對於挑戰者之棒擊，亦必還以棒擊（高聲喝采）。凡屬要求和平者，凡屬努力與吾人建立商務關係者，必永遠自吾人處得到擁護。凡企圖打我國者，必自我處得到一滅亡之還擊，以便彼等不敢再將其豬嘴竄入蘇維埃之花園中（高聲喝采） 此即吾人之外交政策（高聲喝采）。問題即在於吾人將來以最堅決最有系統之方式，將此政策付諸實行而已。」

史達林論及蘇聯國內形勢宣稱：「本報告所概括之時期，表現一壁國

民經濟與文化日漸向上發展之圖畫：蘇聯已自一農業國家變爲一工業國家；自一私有農業國家變爲一大規模機械化集團農業之國家；自一無知而不開化之國家，變爲一滿佈大中小學之巨網以蘇聯各民族語言授課之人盡識字之文化國家。」史達林於是指出新工業部門之創造，如汽車，拖車機，飛機，摩托車，巨型拖平機，發電機，化學橡皮，人造纖維品等工業，以及完全新式現代化之工業企業。例如得涅普洛斯特洛伊，麥格尼篤哥爾斯克，庫玆涅茨克斯特洛伊等水電廠與鋼鐵組合，勃布里甚火力化學組合等等，此外尚有無數舊企業之再造者。史氏述稱：在報告所及之期間內，共組成二十餘萬新集團農場。史氏繼稱：烏拉爾庫玆涅茨克企業，亦即東方鋼鐵業根據地之創立，直可認爲由夢境至現實之一種蛻變，在此期間吾人爲國民經濟建設之六百餘萬萬盧布總投資已開始供獻其收穫。蘇聯全國國民收入已自一九二九年之二百九十萬萬盧布，增至一九三三年之五百萬萬盧布。凡此一切成功均已促成蘇聯國際地位進一步之鞏固，如此巨大之變化何以在短短三四年時間內發生於如此廣大之國家中耶？此非神蹟乎？此等蓬勃偉大之上升只能發生於成功的社會主義建設與千百萬民衆集團勞作之基礎上；只能在社會主義制度優於資本主義及私有農業制度之種種便利之基礎上，始能完成。凡此一切之結果，即爲蘇聯國內形勢堅固磐石之奠立，及在資本主義環攻中前方與後方團結基礎之奠立。

史達林繼稱：蘇聯之工業與戰前之水平相較，已超過四倍。史氏又指出國民經濟中工業出產總量之比例的增加與工業人員之激增，新工業執行者，新工程師，新技師與數百萬技術工人之出現。史氏繼稱，進一步之問題即爲：機械工業在整個工業系統中主導地位之保持，雜金煆冶業之落後性的消滅，所有曾經勘察地域內石炭礦藏之全部開發（例如遼東之布列斯克省），將庫玆涅茨克盆地，做爲第二煩涅茨盆地之轉變；烏拉山嶺西坡與南坡地域內油田之開發等。史達林論及農業時指出農業之向上發展，較諸工業遲緩，但較諸私有農業經濟盛行之時期，則迅速多多。蘇聯農作物播種面積在一九三三年已達一二九，七〇〇，〇〇〇公頃，一九一三年時，僅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公頃。在此期間內，穀物與工業原料品之總出產，同時增加，去年穀物收穫達八九八，〇〇〇，〇〇〇仙特納，一九一三年僅爲八〇一，〇〇〇，〇〇〇仙特納。農業改造時期至一九三三年已瀕於終止，故增加農作物收穫問題已變爲提高農業之主要問題矣。

論及集團農業制度之發展時，史氏謂：一九三三年集團農場數目已達二二四，五〇〇處，而一九二九年僅有五七，〇〇〇處，集團農場農戶數目在一九二九年爲一百萬，現已增至一千五百二十萬。以上諸事實表示集團農業終告勝利，表示國家農場與集團農場已變爲一種決定全國農業經濟命運之力量。史氏述及拖車機數量之增加與農業機械化程度之提高時，指出目前蘇聯應用之拖重機有二十萬四千架，合三百一十萬匹馬力，較列寧在彼時認爲尙屬遙遠之數目，增加一倍以上。史氏復次指出政治之組織對於農業之重要，中央委員會曾派遣二萬三千名共產黨員及多數工程師，技師，農業專家進行鞏固農業之工作。

論及工人物質與文化生活之改善時，史氏指出蘇聯已無一失業之人。史氏稱：「在資產階級國家內有千百萬失業者，因缺乏工作而感受極度痛苦，但在蘇聯則無一工人不有工作與收入。農業區域中，因富農桎梏之消滅，已無貧困之存在。剝削之消滅，失業之消滅，及農業區域貧困之消滅，乃勞動者物質地位之歷史的成就，而爲最「民主」資產階級國家中之工農所不能夢想者也。勞動階級之人數已自一千四百萬增至二千一百八十八萬八千名；工人與雇員工資之基金，已自一九三〇年之一三，五九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至一九三三年之三四，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社會保險金已自一，八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至四，六一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史達林力述以最大限度之注意力解決發展貿易及改進運輸系統工作，問題之必要。在結論中史氏宣稱：「全國之工業化，富農階級之消滅，集團農業制度之普及全國，此項政策已告成功。我國之例證，證明社會主義在一個單獨國家內之勝利，完全可能。凡此一切成功，終於粉碎一切反列寧主義之團結。吾人現在必須承認，我黨目前，較以前任何時期爲甚，已聯合爲一」。

史達林又論及若干理論問題，對於一部分黨員關於「平等」「平均化」，「民族多不平衡發展」，「公社之組織」「農村中農業組合」等等問題之錯誤觀念，一一加以糾正。吾人現有黨員及候補黨員二百餘萬名，共產青年團團員四百餘萬名，工農通信員三百餘萬名。航空學促進會現有會員一千二百餘萬名，工會會員一千七百餘萬名，吾人之成功即有賴於此等組

織。」史氏述及若干缺點後，遂列舉共產黨目前意識形態的以及政治組織工作的若干實際問題。史氏結束所有上述之結果時稱：「無論何人均承認我等工作之偉大與特殊，此事造成一種自驕之感情，同時亦鞏固工農大衆心理中對我等力量之信仰。但此事有時可產生一種危險，有人甚至因此種勝利而遭大禍」。

史氏於警告一般同志防範上述危險時繼稱：「吾人目前尚有一第二五年計劃在，此亦必須圓滿完成。第一個結論即應爲：吾人不應被輕輕成功迷惑，或過於自負。有人謂馬克斯主義已在若干西方國家中消滅；並謂馬克斯主義已被資產階級所稱爲國家社會主義之法西斯主義所毀滅，此話當然錯極。馬克斯主義爲勞動階級基本利益之科學的表現，如欲消滅馬克斯主義，首先必須消滅勞動階級。吾之所以成功，在於吾人一向工作奮鬥於馬克斯，恩格斯與列寧旗幟之下故也。是以第二個結論即爲：至死忠於馬克斯恩格斯與列寧的光榮旗幟！蘇聯勞動階級之所以強大，乃因由於階級所構成共一部分之整個世界無產階級之援助，亦猶蘇維埃共和國之扶持世界無產階級也。蘇聯勞動階級與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間之國際聯繫，蘇聯工人與一切國家工人間之親密結合，乃蘇維埃共和國力量與政權之基石。故第三個結論爲：至死忠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目標，忠於一切國家無產階級親密結合之目標！馬克斯，恩格斯，列寧之光榮無敵之旗幟萬歲！」

史達林報告在全體代表高抗如雷持續不斷之喝采聲中告一結束，全體代表均立起向史達林歡呼，並唱「國際歌」，唱畢，歡呼之聲又起，響震天地云。

杏山草堂詩話（五）

曾嘯宇

王漁洋南將軍廟行，有句云。睢陽獨遏江淮勢。義激諸軍動天地。時危戰苦陣雲深。裂眥不見官軍至。精華錄箋注。祇引史記天官書，以釋陣雲。殊失本義。漁洋陣雲深之句。乃用張中丞詩語。不過中丞詩，不見於各家詩選。湮沒未傳耳。吾邑雙忠廟。(後易名爲六忠祠)有石刻張中丞詩二首。謹表而出之。睢陽城夜聞笛云，岧嶢試一臨。寇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門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音。守睢陽城云，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效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麾。裹瘡猶出戰。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自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欲何施。讀此詩，張公忠義之氣。溢于言表。侯壯悔先生雙廟聯云，國士無雙雙國士。忠臣不二二忠臣。典切自然。又某公集本傳成句爲聯云。鬚髯皆張。凜凜有生氣。 顏色不亂。 揚揚如平常。二聯是弔張許二公。是咏雙廟。不得移置他處也。

經濟時事論評
社會調查所主編

危機日迫之中國經濟現狀（續）

曾炳鈞

第三，中國工商業之不振情勢尤爲明顯。最悲慘者莫如絲業而尤以江浙之絲業爲甚，我國絲之輸出在距今二十數年前居國際第一，自日絲繼起駕華絲而上之在民國十五至十八年間我國出口之絲均約僅當日出口絲之三分之一，然就中國絲業本身論，輸出之絕對數目並未減少，且猶在興盛時期。民十九年後絲業情形逆轉，二十年秋間因日絲商以其存貨向歐美積極傾銷，絲價暴跌，上海市場絲價由每担八百兩跌至六百兩，按照中國絲商收繭烘製稅捐水脚人工一切開支，一担絲之成本近八九百兩，價格跌落至此，絲商不堪賠蝕，故寧多停售而以存絲向銀行錢莊抵押維持開支費用。無如絲市就衰，迄難振起，絲價雖偶或上漲，長期趨勢乃跌落益甚。上海市價上年十一月時最高貨黃廠經祇售六百二十餘元白廠經最高價每担五百五十餘元，次經每担則僅值三百七十餘元，（時事新報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絲價下落直接由於海外絲銷呆滯，依照近年海關統計，我國經絲繰絲繭輸出價值總計，在民國十五年約一萬六千萬海關兩，十七年增長爲二萬九千餘萬兩，十八年約一萬六千五百萬兩，十九年減至一萬一千九百餘萬兩，二十年遂僅九千五百餘萬兩，至二十一年合所有絲類輸出連絲織品計算，乃僅值三千五百餘萬兩，尚不及十八年生絲出口價值四分之一，視十七年二萬九千萬之値，尚不到八與一之比！上年海關報告在作者執筆爲此文時尚不完全，以一月至十月之絲類輸出總值計亦僅四千九百餘萬兩。絲商至此日暮途窮，自惟相率停工歇業，政府於此亦曾於民二十年發行公債六百萬元以救濟江浙絲業，並擬更發公債二百萬元改良繅絲機器。此在政府方面，固亦竭盡能力，惟就絲業本身言，長期的發展固不能倚賴外力補助費之維持，即爲暫時救濟，杯水車薪亦無補實際，故江浙絲業一百八十六廠近年停工歇業者迄先後相承，根據最近消息，絲業凋零實際狀況有如下述：(1)最近絲價益跌，目前成本九百三十元一擔之絲，價格僅及其半數。（十二月二十六日北平晨報），(2)江浙兩省絲業存貨山積，無法脫售。據上海時事新報上月八日所載不完全之調查，上海存絲已達一萬一千餘擔，存繭五萬四千包以上，無錫存絲近二千擔，存繭三萬擔以上，浙江存絲亦數百擔。(3)無錫今春之四十家絲廠因無法維持宣告停業者達二十家，現在勉强開工之廿家亦因虧累過鉅縮小範圍減開絲車一半。（十二月七日大公報）上海絲廠在絲業興盛時達一百餘家，今年春季開工者僅六十五家，一年之內倒閉又六十三家，現能勉强開工者僅餘二家而已，（十二月廿五日大公報）(4)因絲廠停工歇業，無錫方面絲業失業職工在三萬人以上，上海工人失業至少亦在六萬人以上，無錫方面女工工資已由五角減爲四角三（十二月五日時事新報，七日大公報）。以上所述僅係江浙絲

業情形，此外據上年十一月消息，廣東順德絲廠近又繼倒五家（申報十一月十九日），山東省府去年發行絲業救濟券一百萬元（因發行時晚僅用二十萬元），今年救濟周村絲業又續發救濟券五萬元（上年六月二日中央日報），並擬發行公債廿萬救濟陳絲，（上年六月廿六日天津益世報），四川在迭年內戰及目前恐怖狀態下絲業日衰，絲商正呼籲政府援救，（十二月六日時事新報），中國絲業所以如此衰頹，原因頗不單簡：第一，人造絲織品進步，光澤美觀幾與眞絲無異，雖堅緻耐用不及眞絲，然價値特廉故浸浸乎有代替眞絲之勢，因此，不特中國，即意大利與日本之絲，近年亦大不景氣。如我國人造絲之輸入不過數年，然發展則異常猛速，以華商絲廠近年採用天然絲與人造絲數量比較觀之，民十六年尙無人採用人造絲，十八年則人造絲之採用達五百三十擔，民廿年增至九百五十擔，天然絲之採用則由民十六之三千擔降至民十八之二千五百擔，迨民二十遂僅七百二十擔（參看商業月報第十三卷第十二號第二頁）可見兩種絲勢力之消長情形。第二，我國絲業經營陳規墨守，品質未臻上乘，成本亦較日絲爲高，加以缺乏國外推銷組織，故海外市場所能承受之生絲，多遭日絲佔去。第三，國內市場原可容納大量之絲織品，有人粗略估計，我國蠶絲年產約五十萬擔，銷於國外者十之二三，銷於國內十之七八，（十二月十一日時事新報）晚近海外棉毛織物大量輸入，邦人趨向，競尙嗶嘰呢絨，直接影響綢緞綾羅銷路，間接遂使生絲用途日趨狹隘，而絲業遂歸不振。第四，世界經濟蕭條一般價格下落，生絲因世界市場一般的不景氣，遂亦陷同一命運。

其次中國煤業之困頓，每因外煤之傾銷而益形捉襟見肘。査我國境內開採之煤礦其儲量較豐規模較大者。類皆由外人經營，在外國資本宰制之下，如撫順，如本溪湖，如開灤，如河南福公司如吉林之穆稜公司皆是，其由我國商辦或官府經營者僅山東之中興公司，河北之井陘礦務局及正豐，柳江，長城怡立等公司，山西之保晉公司河南之中原及六河溝公司，江西之萍鄉煤礦江蘇之華東公司浙江之長興與安徽之烈山及淮南煤礦等略具規模，然與撫順及開灤相較無不渺乎其小！即以國煤公司較大之中興而論，平時生產能力尙不及撫順或開灤之五分之一。此等由國人資本採辦之煤礦公司規模既小，與外煤相遇，平時即鮮競爭能力，加以頻年內戰，征歛苛繁，債務負擔日重，運費之需索甚多，近年外煤更乘勢傾銷，國煤遂幾於無運銷立足之地，如前年上海一二八之役以後，日煤在滬傾銷，元山塊煤在日每噸售價爲日金四元一毛五，再加運滬各種費用共合華銀三兩五錢三，而此項煤塊在滬碼頭交貨每噸僅售華銀四兩。日資之撫順煤運滬各種費用每噸共需五元六角而在滬售價每噸僅七圓五角。如此跌價强烈相爭華煤自惟一敗塗地。依照上年五月行施之關稅新稅則，入口煤每噸徵稅海關金單位一·八，較前增加一倍有幾，撫順煤因不在財部選定確認爲東三省土貨的十八件貨品之列，亦當按外貨進口例徵稅。此法施行以來日煤進口初若減少，近則又以「大批輸華繼續傾銷」聞矣。傾銷價格如池野煤在日價格五兩三錢半，在華價格爲三兩三錢半，岩屋煤在日價格八兩八錢，在華跌至六兩一錢三，神田煤在日售價四兩四錢，在華三兩九錢三，宮尾煤在日售價九兩五錢，在華八兩一錢六，大谷煤在日售七兩四錢五，在華僅售五兩五錢（參看鑛業週報第二六六號）我國全國礦商聯合會爲此於去年十二月特召大會，集議抵制救濟之法。外煤傾銷雖爲促進華煤

礦商破敗之直接主因，然國煤之危機根本上尚不盡在乎此。第一，生產方面，開採方法不良出產之成本過高，如中原煤每噸成本在民二十一年時約計三元六角，六河溝煤每噸成本二元四角，中興每噸出井成本在民十九時約三元最近以每年出產八十萬噸爲標準每噸採煤成本約二元三角，晉北礦務局大煤二煤混煤三種平均每噸成本二元一角至二元五角，陽泉煤礦出產成本大煤每噸二元六角有奇，中煤二元三角，同時開灤五礦每噸成本在一九二八年時即僅一元八角，（參照礦業週報第二六八，二三零等號）此外更據礦業週報所載萍鄉煤礦洗煤每噸礦山成本約五元五角，焦煤每噸成本約十二元，（該報第二六六號）長興煤每噸七元至十一元之間（該報第七八號）恐其所謂成本共包含費用之項目不盡同，吾人姑不引用，然就開方採法，出產數量，管理經濟各方面度之，國煤出產成本必多遠在外資煤產之上，則固無可疑，第二，在經濟狀況方面國人資本創辦之煤廠因經理不善浮濫之開支甚多，且以虧累相循，遂至債累日甚，因此每年利息之負擔甚重，營業乃更陷苦境。如中興煤礦公司民十八復工，曾向上海各銀行借債五百萬元井陘礦務局截至二十一年上半年止負債即達三百萬元，如臨城礦務局一九二九年時負債九百數十萬元最後改由河北省政府收歸官辦，六河溝負銀行債務六百萬元又負其他債務三百萬元去年十月遂有管理委員會之設由銀行方面推派代表負責管理該礦，此外其他國資煤礦公司因負債積年虧累循至將礦山售與外人或與外資公司合併者時有所聞，長此下去勢非舉國內所有礦山盡委諸外資經營不止。第三，在運銷方面運費太貴，成本益以加重故推銷不能及遠，如陽泉煤由陽泉至上海每噸成本及雜費不及五元而一切運費則需十八元以上，大同煤成本二元餘運至天津合本十元左近運費達七元餘，運至上海合本十七元左右，運輸各費計達十四五元，六河溝運至漢口運費達七元反較撫順開灤煤運至漢口之費用爲高。江西萍礦山安源至株州一百九十華里，每噸煤二元五角二，焦三元二角八分，中興煤由棗莊運至浦口雖因與津浦路有合同關係每公噸專價運費約二元六角，然須每年以每噸四元五角之協定價格，供給該路煤斤約十八萬噸，而該礦出產成本除出井成本每噸二元三角外，尚有礦產稅警衛費等，出廠成本即約達四元。國人自辦礦公司除上述幾項根本弱點外，如內戰之蹂躪，餉款之攤派等均常爲業務之致命傷。在此種種劣敗的條件之下，國人自辦之諸煤礦遂日趨破滅衰微之路，如晉北礦務局產量每日曾達一千五百噸，近則日產四百噸而已。保晉公司往年產量每日均在五百噸以上，現在每日僅三百噸左右，陽泉各煤礦煤棧近年以來平均每年虧蝕恆數萬元，據山西平定煤礦事務公所之調查陽泉煤棧原有六十餘家，近年迭經倒閉，刻僅存者三十三家而已。六河溝煤公司每日最大產量三千噸，刻僅一千噸，因負債過多，刻由銀行組管理委員會管理前已述及，此外磁州怡立公司最大產量一千五百噸，刻僅三百五十噸，中和公司最大產量二千噸，刻因周轉不靈大井停工，每日僅賴小窰產煤（約二百噸）零售維持現況，臨城產量一二千噸刻僅三百噸，正豐產量二千噸刻僅七百噸，去年六月以入不敷出且有行將停工之說。賈汪煤礦由華東公司接辦後，近年雖略見起色，但最近地面塌陷，且以日煤傾銷，銷路呆滯，積煤達五萬噸，萍鄉煤礦營業不振，刻常乏週轉資金，中原公司則已進行與英資之福公司合併。（礦業週報第二四二，二六六，二六八號）綜上觀察，中國煤業日在困頓之中，其能勉強維持者亦苟延殘喘而已。爲救濟煤業起見實部去年亦曾兩度召集全國煤礦

商代表會議，商人方面爲濟急起見擬請政府發行救濟煤業公債二千萬，事雖不果行，煤商之無辦法及不能自救而欲惟政府是賴亦於此可見也。

中國棉織業之危機，著見於華商紗廠聯合會去年四月十日各廠代表會議一律減工一月之決議。依照此項決議各廠自四月二十二日起至五月二十一日間減工百分之二十三。惟減工一月對於紗廠的危機並不能減銷幾許，故五月十日華商紗廠聯合會認爲「本業艱苦情形日趨嚴重，斷非減工百分之二十三所能救濟，」故又公議減工一個月期滿後自五月廿一日起「各廠停工或減工悉聽各廠斟酌本身情形自由辦理，」自是之後紗價仍趨步跌，徵自去年十一月半， 全國停夜工者計有大通，利用蘇綸， 沙市等廠，停開之紡錠數計上海中新九廠及振華恒大等合共一六一，四〇〇錠無錫之豫康，廣勤等約六五，六四零錠，武漢方面約一十四萬一千錠，合安徽，浙江，唐山，濟南，河南各華廠停開之錠子數，全國不下五三五，九〇〇紗錠全國華廠總錠子數共二，六三七，四一三錠，故此項停工錠數約佔全國華廠總錠子數之百分之二十強。 各廠所以出於減工的原因， 由於紗銷呆滯，紗價步跌。單以上海一隅計，自二十一年六月起至華商紗廠聯合會決議減工時止，存紗數額幾於有增無減。如去年一月爲一二二九六五包，至四月遂遞增至一六八，六六五包，如以四月份存紗爲例就中除日籍紗約四萬三千包外其餘十分之九均爲華廠出品。至去年十月華廠存紗仍在十萬包左右。紗價承前年頹敗之勢（前年年底十二月份最後一日交易所收盤一百四十二兩七錢，合一百九十八元六角）去年依然不振。按逐月最低價計，去年五月至七月均爲一百八十餘元， 至八月更跌進一百八十元大關， 最近十二月份之紗市價爲一百七十元。紗廠減工達五分之一而存紗之滯集如故，紗價之步跌轉趨猛厲，則棉織業之困難，正不知「伊於胡底」！所可異者在正當華廠存紗無法銷售一致決議減工收縮期間，上海日本紗廠的紗銷，根據華商紗廠聯合會的統計乃反有日見增加之勢。如去年三月上海日紗廠銷往各地之紗共一萬九千餘包去年五月乃一躍而達二萬九千餘包，日本國內紗廠去年計劃增加最新式機器，紡增一百萬紗錠，在華日廠表面上減工，事實上亦在增機增錠，去年上半年上海日廠業已增加紗錠三十萬，青島日廠亦積極增裝紗錠，預計擬達三十萬之數，日廠存紗數目在去年五月以後亦迄在減少，至去年十月時合計僅一萬五千包左右。依此判斷則棉業統制會收買棉紗以穩定紗價之政策在華商日退而日商益進之局面下是否賢能，實可令人懷疑。華紗不振原因，據華商紗廠聯合會呈實業部文，由於(1)日貨傾銷市場被日紗侵佔，(2)農村破產農民無力購買棉紗，(3)紗價日跌，棉價反漲，故紗廠出品成本增重而售價反廉，因此不堪虧折，(4)紗稅棉稅不合於保護本國工業之原則。綜其所述，雖皆持之有故，惟華商紗廠失敗之最要原因爲生產效率落後則無可諱言，關於此點，吾人此處無煩爲詳細繁重數字之徵引，單以在華日廠與華廠比較而論， 紡紗方面，日廠較華廠生產效率高至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織布方面尚不止此數，效率相差如此，成本之差別可知，縱令日紗不爲故意跌價之傾銷，華廠亦難與日廠比肩而立！爲救濟華商計，增加關稅既不能稅及在華日廠，而中國政府對在華日廠復不能單獨加以差別之課稅，故華商紗廠若不在根本上求生產效率之提高及組織管理之合理化，則一切救濟皆屬末事，於中國紡織業前途，無多大裨益，可斷言也。

此外麵粉工業之衰頹，與棉紗業殆遭同一命運。火柴水泥業之概況前

已約略言之。內地商業之不景氣，則號稱模範省的山西，太原一地去年商家倒閉歇業達五百餘家，（華北日報二十三年一月）各省報紙通訊亦滿篇累牘常載商業蕭條商家歇業消息，由前述各地錢莊倒閉消息，即可知各地商業為何如。聞上海一隅商家門前終年懸減價拍賣招牌，而門市終鮮顧客，上海如此，他處可知。交通方面雖鐵路運輸年來經整頓後頗有進步，全國各省公路亦見增加，而航業因貿易衰落年來仍極不振。

第四，請更略言我國農村破敝之概況。我國農業人口，據一般估計約在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左右，中國人口既大多數屬於農工羣衆，則農業之衰落關係於整個的國民經濟之輕重可知。不幸，我國號稱以農立國，而近廿年來除民八及民九兩年外，民食之維持乃有賴於大量糧食之進口。根據近二十年海關冊報告，民元米麥各類糧食入超價值凡一千四百萬餘兩，民五民六即達二千四百萬兩以上，民十一以後，除民十四及民十七兩年入超額較少約近六千萬兩，其餘入超額率在一萬萬兩左右；至最近四五年，糧食入超價值更見激增，計民十九年達一萬三千六百餘萬兩，二十年達一萬六千萬兩，前年更進至一萬八千八百萬兩，去年就一月至十一月計算亦超過一萬五千五百萬元左右！中國既為農國，歷年有如此大量的糧食入超，無怪對外貿易平衡不利之形勢，亦與年俱進，國益貧，民益困！且年來國內農產品豐收，而國外糧食輸入之數量反增大，故經濟上直接最受打擊者厥為中國農民。市場糧食過多，則穀賤傷農，農民存穀無法售出，經濟更見竭蹶。根據國定稅則委員會上海物價月報，上海躉售糧食價格以民十五年之全年平均價一百，民二十一年降至八二．五，以去年一月至十一月平均價格與民十五價格相較，更少至百分之三十五有幾！中國農業人口，以佃農與自耕農佔最大多數，而農村凋敝吃苦最甚者亦為此等農民。此等農民從事於小規模之農畝經營，胼手胝足，終歲汗血辛勤，在普通平靖年間，年終所入不過僅足餬口，如深澤縣南營與梨元兩村農家，農民大多數為自耕農，每家農場每年平均之盈虧情形，據調查，在梨元村每農場收入總計約三百六十餘元，支出約三百二十餘元，每年雖約可盈餘約四十元，然若在此數中減去投入資本之利息，則每年虧損達九十餘元；南營村則每農場收入平均年約二百七十餘元，支出年約二百九十餘元，收支相抵，不敷約二十元，若再算入資本利益，則每農場蝕利年約一百六十元！（該調查詳細報告將發表於社會調查所社會科學雜誌第五卷第一期）又如據中國銀行二十一年度營業報告之約略估計：三口之家種田十畝，每年收入可得三百十六元，支出連食用在內約三百三十元，不足十四元。此種估計及上述調查雖不能代表全國一般農民狀況，然此種農民必不在少！況中國近年，天災人禍，重重相逼，經濟力薄之大多數農民，年年挖肉補瘡，而百孔千瘡，終必全身潰爛而後止！第一，就災情方面言，如近數年西北大災荒，人民死亡枕藉，被災省份達九省二百五十五縣，災區民衆達四千萬人。民二十年長江淮河之水災，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蘇沿江沿淮地帶農民，田舍蕩然，牲畜財產悉葬澤國。單就上述五省計算，被災縣數達一百三十一，被淹農田八千七百萬畝，受害農戶達四百二十萬家，被災人數達二千五百二十萬人，每家損失平均達四百五十餘元，總計農家損失約達二十萬萬元（金陵大學與全國水災賑委會調查報告）。去年黃河水災，豫冀魯三省災情亦甚嚴重。今災雖過去，而此數千萬被災農民傾家蕩產之損失則無法補償！大多數若非逃轉四方，勢將坐困以斃。第二，中國年年戰爭，內戰近如民十九馮閻之戰波及豫魯冀陝等地，綿亙半年，去年川省二劉的鬥爭，黔省連年毛王之火併，最近的閩變，新疆寧夏的戰爭，劉桂堂等股匪之竄擾冀魯豫各省，各地村莊農民慘遭蹂躪征發，加以日軍侵華，淞滬戰後華北方面，熱河河北，悉成戰區，人民至今瘡痍未復，而豫皖鄂贛閩湘蜀七省四五年來共軍四出，到處蔓延，戰亂不停，農村之殘破，更形澈底！吾人試閉目以思，此廣大區域之衆多農民經兵燹後失其生活所憑依，其將何以「安於畎畝衣食」？第三，中國既年年「四方三戰」，然戰爭之禍猶未若苛捐重稅之吮精吸髓。如川省糧稅在防區制下一年四

五征自七八征不等，如每兩當十七元，年征八次即須繳一百三十六元附加稅尚不在內。華陽等縣已預征至民國五十年，其他有征至六十年者。而各省田賦附加稅更率多超過正稅，如江蘇各縣田賦附加甚者至超過正稅二十餘倍。如江北灌雲縣農民捐款除「正稅盧課」外，尚有「附加戶籍捐」，「普教捐」，「築路捐」，「公安捐」，「實業捐」，「保衛捐」，「農會捐」，「畝捐」等名目（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大公報），浙江屬嘉興等縣附稅有所謂「建設特捐」「區公所經費」「農行基金」「積穀捐」「教育基金」「治蟲經費」「除虫公債基金」「水利經費」。四川墊江「每兩糧實納正稅約十七元半，加上附稅每兩約五十元」。綏定地方「每兩糧正附稅約四十元，外派軍費約二百元，他種雜款三四十元，合計約三百元」。各地稅捐既重，催逼「糧款」之法尤為嚴苛，四川在惡魔宰制之下，綏定等地，前此田主不堪逼迫榜契於門棄田逃亡者時有所聞，即如去年紅軍入巴中，亦由農民不堪苛政相率歡迎入境。陝西各縣府嚴刑逼繳捐款人民投井自縊及死杖下者不知凡幾，前年四五月間，鄠郿等縣農民無力繳納，曾相約一致赴縣府繳納農具（參閱獨立評論第二九號）此種事例不僅陝川有之。特以川陝為更夥而已。第四，農民除就地繳納苛稅外，運輸亦須另繳重稅，四川五步一關，十步一卡，貨值百元者由渝至省，納費亦在百元上下如福建茶二十五斤成本廿五元運至汕頭，經關卡駐軍民團之勒繳保護費，連挑運費即需三十元餘，華北北寧路沿線糧食運銷有察北關稅，斗捐，車駄捐，進城捐，護路費，保商護送費船筏費，建設費，保商團看夜費，河路社捐，達十餘種，平綏路綏遠至包頭共有稅卡四十八處。此外湖北陝西湖南等省無不關稅頁重。在農民運售農產品時，此等稅捐最後雖未必由其本身擔負，然農產品運銷外地因之更感困難農民一方面出產難於銷售，一方面各種苛稅之催迫徵收非用現金繳納不可，故年雖豐稔而困頓依然！且自海禁大開，各國商品不斷流入，農村副業多為工業品代替，如紡織紗布本為中國農婦之職，今則因洋紗洋布及本國紡織廠紗布之侵入農村，農民紡織機悉皆束諸高閣。更加近年中國絲業不振，農民養蠶種桑者無不大受打擊絲商因絲價下落故收買蠶繭時極力壓低繭價，繭價在民十九，及民二十年平均每擔五十元，前年落至每擔三十元，然鮮繭成本，每擔約需四十元。又如中國蛋類輸出，亦因日本近年極力提倡養雞有減少趨勢，茶之輸出自印度錫蘭日本栽植紅綠茶後，國際市場即一落千丈，近年尤其衰落，凡此皆為中國農村經濟上之打擊，而政府強迫人民種烟，及貪污土劣流痞高利貸之敲詐剝削在在均足使中國農村崩潰，加緊其速度。中央政府鑒於農村凋敝，去年曾有農村復興委員會之設，關於復興農村方案亦有種種擬議。近且有剔除農業附加稅之通令，惟中國經濟非有整個革新計劃，恐復興農村之單方努力，結果僅為徒勞！

最後中國對外貿易自一八七六年來即是一貫的入超！至一九一零年入超值達九千五百萬餘兩，民九年達二萬五千八百萬兩，民十九增至四萬萬三千三百萬兩，次年更進為五萬萬三千八百萬兩前年亦五萬萬五千六百萬兩，去年以一月至十一月入超額達國幣八萬三千一百萬元，如此大量的年年入超，我國復無海外投資利潤等無形收入足資抵補，中國經濟結果必至血枯精盡為止。綜觀中國經濟各方面形勢，實漸近水盡山窮之地，照此下去，將立見有總崩潰之一日。讀者但看各種事實，當知非作者個人之故作危言。至何者是中國經濟的出路，最近「計劃經濟」或「統制經濟」之說，曾盛極一時，政府對此方面之全盤計劃與執行力如何，迄未十分明白，惟從大體言之，吾人所敢斷定者中國倘不能以政府力量經營對外貿易，指揮國內經濟活動，則一切統制委員會之工作終必失敗無疑。　（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三年一月廿六日起
至二十三年二月一日止

（硯農）





林主席就職盛典

四中全會選林森連任國府主席，二十六日晨八時，林在中央黨部大禮堂舉行就職典禮，由吳稚暉主席，吳監誓，禮節隆重。計到汪精衞・陳立夫・于右任・張羣・劉峙・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邵力子・張繼・陳公博・戴季陶・葉楚傖・吳鐵城・邵元冲・朱家驊・柏文蔚・石青陽・顧孟餘・居正・王正廷等。行禮如儀，吳代表中央授印監誓並致訓詞後，由林致答詞。至八時半，禮成攝影而散。

吳敬恒監誓致訓詞

吳敬恒在林主席就任國府主席時之訓辭，原文如下，各位同志，今天是林同志連任國民政府主席的就職典禮。林主席是本黨同志的模範人物，在過去兩年中模範彝倫，有口皆碑。全國尤佩服林主席是平民化的主席，這固然是林主席個人的特殊修養，但也是本黨向來的習慣。因為我們總理的一生，都是在事業職務上着想，並不計較個人的名位，而立下模範。在推翻滿清，民國成立的時候，國家需要一個總統，總理就任總統。等到把總統交給他人，他開始要行實業計劃，就任鐵路督辦。到民國十年，對內對外都需要總統，總理又就任總統。後來決定出師北伐，軍事很忙，總理又就任大元帥。所以無論任何名目，在總理看來，都未有什麼相干。自從本黨在廣東成立以來，汪先生蔣先生都擔任過這個名義。譚先生胡先生在短時期中代理過這個名義。但是他們把這種責任交給了，他們就又去做其他的事務，所謂領袖，所謂名位，大家都不大注意的。孟子上說挾貴挾賤挾有勛，這在本黨中是沒有的。少數因失職了，抱起領袖慾，甚至變成叛逆，或是氣量狹小，便欲破壞統一，這是很少數人的錯誤行為。所以本黨同志對於領袖，或因名位或因責任的在盡義務的擔任。大家對於擔任模範領袖的，自然宜致特別的敬禮。對於擔任各種責任領袖的，亦宜予以特別的信任。只是大家對於立國體制及要素，當應如此，而不是他們個人有此注意。林主席擔任這模範工作，我們相信他特別適宜了。

林主席致答詞

林主席二十六日晨就職典禮答詞原文云，主席，各位同志：本席前任國民政府主席，迄今已有兩年。賴府中各執事黽勉從公，不稍懈怠，幸無隕越。但從本席個人方面講，於國計民生甚少裨益。故反躬自問，誠為慚悚。現四中全會又推本席連任國民政府主席，本席是一黨員，對於黨的決議祇有服從。剛纔吳先生訓勉的話，本席當以十分的誠意接受。此後自當遵循總理遺教，努力服務，以求國家的進步。

蔣張分別赴杭會晤

張學良二十九日晚十一時赴滬，至車站歡送者，有蔣代表高凌百・汪代表曾仲鳴及孔祥熙・商震・陳調元・王樹翰・王樹常等百餘人。三十一日晨偕湯國楨・譚海同乘汽車赴杭。下午三時餘到達，至西湖西冷飯店下榻。張之出處，將任豫鄂皖剿匪副司令，代理總司令職務，駐在地預定為湖北。但究駐何處，尚未確定。張亦定三十一日由滬赴杭晤蔣，對新職作最後之決定。東北部隊餉糈及駐地等問題，亦將在杭商決。預料張之新職不久可以發表，屆時東北軍一部將調駐河南。

南京三十一日電，蔣委員長三十一日下午三時半謁林主席，四時訪汪，談半小時。旋返軍校接見朱培德・黃慕松・賀耀組等，指示一切。至下午五時半偕夫人乘花車赴滬轉杭。孔祥熙夫婦同行，陳焯・朱家驊・高凌百

等赴站歡送。蔣擬最近仍赴贛清剿赤匪，臨特機三十一日晨已飛杭候用，衛隊則於三十一日晨乘德興輪赴杭。上海一日電，蔣夫婦夜車十二時半到眞茹下車。吳鐵城，楊永泰等在站迎迓，即乘汽車回本宅。一日晨二時半乘專車離滬，七時抵杭州。

經委會定公路計劃

南京二十八日電，全國經濟委員會二十七日晚九時舉行第三次常會，首由秦汾報告會務經過，繼由公路處長陳體誠提出兩年公路建設計劃，旋經蔣汪宋等五常委商決，其內容要點如下：(甲)開發西北，(子)水利建設，(丑)公路，㈠西蘭公路，由西安經西寧至蘭州，㈡蘭肅公路，由蘭州至肅州，㈢西漢公路，由西安至漢中，總共線長約四千五百餘公里，(乙)繼續完成七省公路，(丙)改良江南公路路面工程，㈠錫滬公路，㈡京滬公路，㈢錫宜公路，㈣京杭公路，(丁)西南公路，包括福建，並注重浦漳公路。建設由浦城至漳州，以上工程用費，約需五千萬左右，均限兩年以內完成。宋子文以在京公畢，二十九日晚返滬。聞經濟委會決定建設西北公路費為一千二百萬。即成立西北辦事處，負責辦理。

閩局善後進展中

中央軍入泉州

廈門二十六日電，十九路軍沈，毛，區，張等師，已遵蔣委員長電令，指定惠安，莆田，福清三縣分別集合，聽候派員改編。在泉各部二十五日向洛北開拔，至二十六日晨完全向指定地點集合。中央軍某師二十六日自安海入泉州城，蔣鼎文午後由同安抵泉。十九路軍至此全部解決。又二十九日電，蔣鼎文衛立煌二十七日入泉州，毛維壽張炎即自惠安來謁，接洽各部編遣事，尚留泉。蔣鼎文二十八日飛省，衛留泉辦善後。中央軍入泉者計第十，八十三，八十九共三師。漳州訊，蔡廷鍇與徐名鴻尚在龍巖，殘部三千餘。上杭，永定，平和，詔安均如常，粵軍未入閩境。漳廈間交通已恢復，泉屬水陸交通亦恢復。漳州殘部退龍巖，沿途民軍毀擊，損失頗重。

陳李到港 蔡在龍巖

香港廿六日電，黃強回港，係代陳，李，蔣，蔡等商發出洋護照，當局已允。現在辦理中。李濟深由龍岩乘機飛汕，二十六日由汕乘輪抵港。陳濟棠委李揚敬，黃任寰為粵閩邊防正副司令，飭尅日回防。陳濟棠擬改委陳維遠，樊宗遲為閩南綏靖正副委員。在適中地點設署辦公，樊定二十六日離省赴閩 。又二十八日電， 繆培南奉陳濟棠命，二十七日到港。晤陳銘樞，李濟深，蔣光鼐，商改編十九路軍問題，鄧世增偕行。陳蔣係二十四日乘機抵汕，港務局奉命派電輪護送，搭荷輪萬福士號，即日下午五時離汕，二十五日晨抵港。派赴汕頭之機師二十七日下午三時由汕將兩機駛粵，餘一機尙留汕。閩機師數人由汕搭輪到粵，謁黃光銳，請收容。二十九日電，黃任寰辭入閩前敵指揮，陳復初談，陳銘樞，李濟深，蔣光鼐確已抵港，蔡廷鍇尙在軍中。西南收編十九路軍，恐難成事實。因為環境所不許，㈠中央不允西南收編，㈡中央不允撥餉，西南有心無力，㈢戴戟態度轉趨消極，因蔡未必盡肯解除兵柄。三十日電，陳銘樞，李濟深，蔣光鼐到港後，李赴澳門，蔣返東莞原籍，以避煩囂，陳蹤跡未明，蔡廷鍇率衛隊千餘到龍巖，電粵請速定善後方策，並懇中央軍停止進迫。

陳儀赴閩履新

上海二十七日電，陳紹寬二十七日晨到滬。陳儀，鄭貞文，陳體誠，李世甲往訪，商談福州恢復省府手續，因福州現由海軍負責。陳紹寬對記者言，俟陳儀到省，陸戰隊即撤回原防，留閩各海口軍艦十餘艘，不久亦陸續返防。又二十九日電，陳儀二十九日晨十時半在高昌廟登艦赴閩，眷屬及鄭貞文，陳體誠，李世甲及閩法院長魏大同等同行。林知淵三十日飛廈。李擇一亦與陳儀同行赴閩，係奉中央命視察亂後閩情。

十九路改編第七路

南京三十日電，軍息，十九路軍殘餘完全由中央收編，名義已不存在。一切善後統交陳儀秉承中央辦理，大勢趨於穩妥。廈門三十日電，據泉州電，十九路軍殘部改編五省剿匪第七路軍。毛維壽，張炎，任總副指揮，沈光漢，區壽年予以名義，給五萬元出洋，團長以上均改委。二十九日晚發表六十師師長陳沛，四十九師師長伍誠仁，七十八師師長文朝籍。陳等均在閩，毛張陳等定三十日就職。南京三十一日電，中央頃接毛

維壽張炎由惠安通電就職，原電云：(銜略)案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亦字第一二九四號任命狀開，茲任命毛維壽為東路第七路軍總指揮，又任命張炎為東路軍第七路軍副總指揮，等因奉此，遵於一月三十日在惠安防次敬謹就職。維壽等為國難方殷，誓本過去抗日剿共精神，繼續奮鬥，息爭禦侮，擁護中央，一心一德，貫徹始終，尚望時錫南針，以匡不逮，除分呈佈告及分令外，謹聞。東路軍第七路總指揮毛維壽，副總指揮張炎叩三十日印。

剿匪軍事積極佈置

閩變收束後，中央舉行四中全會，決定對目前中樞及地方皆維持原狀，不加變動，而由蔣負責積極剿匪。蓋認為須剿匪完成後，始能再談其他問題也。蔣預定三十一日由京赴杭，參加杭校畢業禮後，即轉贛督師，擬以四個月為期，徹底剿清匪共。茲將日來贛浙之剿匪捷訊述下。

委陳調元為預備軍

南昌二十八日電，閩變結束，蔣仍將回駐南昌，作最後一次清剿，預計兩三個月內匪患可完全肅清。蔣頃令委陳調元為贛·粵·閩·湘·鄂剿匪軍預備軍總司令，並已電令各剿匪部隊知照。又以西路剿匪部隊在此冰天雪地之時，奮勇征剿，迭著勳勞。除電令嘉獎外，頃行營復派員前往慰勞。

黎川光澤匪被包圍

南昌二十五日電，討逆軍克復福州後，匪主力亦由贛境偷竄黎川·光澤之間，積極活動。主力進退於建寧·泰寧之間者，昨經國軍四面包圍，猛烈痛剿。匪被困核心，彈盡援絕，日內不難將其全部解決。又贛省各處之散匪，自經駐軍團隊等分區進剿，連日迭告大捷。上饒駐軍唐師朱旅二十一日與匪十軍及偽獨立團遭遇於鄭家坊，激戰兩日夜，肉搏數次。至二十二日深夜，卒將匪擊退，斃匪五百餘，國軍略有傷亡。查是役匪衆有五千餘，槍砲俱全，係匪首方志敏親自督戰指揮。現鄭家坊一帶已無匪蹤，國軍刻正重行整頓部隊，再行進剿，不難撲滅。黎川二十六日電，我梟軍及某師於二十五日未刻占領樟橫村。我某師在此村解決偽第十五師及十三師一部，繳獲步槍三千餘枝，輕重機關槍十餘挺。我某某三師亦均有所獲，共俘營長以下三千餘名。又陳繼承部在走馬壢一帶擊潰偽三師及偽贛北獨立諸師之主力，斃匪二千餘，獲槍千餘，斃偽師長一名，生擒偽師長團長各二名，參謀長及作戰股長各一名。

熊顧赴前方視察

南昌二十七日電，剿匪軍事節節進展中，蔣極關懷劫後遺黎。特電令各省，轉飭各縣長安輯勞來，無擾斯民。萬一須派工徵地，須體恤民艱，設法救助，無田之糧，尤須註銷。庶國計民生，兩有裨益。熊式輝以距城三十里之西山，為全省名勝，各項建築雄偉。月前孔荷寵股匪竄擾該地，搶刦焚殺，摧燬殆盡。特於昨午偕員前往視察，果見瓦礫雜陳，觸目愴懷。聞將重加修整，以留名勝。又電，熊式輝顧祝同二十七日同由撫州赴前方視察。熊二十九日返省，顧仍留撫州。設在永新之偽湘贛省府，近已無統治力量，農兵拒絕放哨。所屬亦多各自為政，攜眷投誠者絡繹不絕。南昌飛機場決再擴大，航空處已奉令，即先興築機場東段。

浦城共匪已被擊潰

中央社南京三十一日電，某軍事機關接前方電，二十八日晨八時，□團附率□營克復壽寧屬南陽鎮。斃匪三百餘，匪向大蜀石明方面散竄。又杭州三十日電，二十九日紫湖口有赤匪三千餘，槍約半數，上午竄犯大橋頭，有向常山球川鎮進犯企圖。駐嶺頭之浙保安隊與匪接觸，斃匪五十餘，繳械一百三十餘枝，下午五時匪又增三千餘，猛力來攻。當飛調得力部隊增援，三十日下午省方得電話，匪已被擊退，潰竄他處。偽十軍方志敏股二千餘占據橫峰葛源地方，日前乘隙竄入張村童家坊后葉一帶，人民均逃往開化及皖境。剿匪軍到達，在距張村五里許地方接戰甚烈，聞匪已向老巢退竄。浙保安處擬自本年二月半起至明年六月止，分五期編練保衛團四十萬人，充實自衛力量。又一日電，二十八日夜匪共數百，槍百餘，在浦城西鄉約二十里之洋溪尾擄掠。當由駐浦城浙保安隊第四團剿擊，激戰於溪州約二小時，匪向深山潰退。斃匪十餘，獲牛七頭。

內蒙自治問題之展延

內蒙自治方案，於上月十五日經中政會修正通過，內蒙代表以與百靈

聞開會時所定原則不合，表示反對，於開四中全會時迭作請願，無效。於過去一週間，蒙古代表已決定更行請願。

傅作義電京聲明

南京二十八日電，內蒙自治一案，綏遠主席傅作義昨電呈行政院汪院長，有所聲明。電文如下：「南京行政院院長汪鈞鑒，密，頃閱報載內蒙代表呈中政會文，略謂綏遠省府向中央報告，伊盟正副盟長表示願以該盟爲一自治區，不與東盟各王公聯合等語。全爲該省府製造，現已由伊盟代表另文呈明眞相等情。查本年一月六日，伊盟沙盟長向本省聲明，與烏盟統一組織政府，於公無益，請轉呈行政院、內政部、蒙藏會等。准設自治區政策等因。有該盟長正式印咨及本人印章可證。又阿副盟長向本府來函聲明，與各扎薩克會商。均願單獨設立自治區政府。附致黃部長趙副委員長兩函，亦均有阿王印章爲憑，查該代表此次晉謁院部，究否持有該正盟部長印章文證之資格，否則，果係代表，豈有正副盟長要求獨組政府，而代表者竟與之絕對相反之理。且阿王前謁黃部長時，曾代表全盟，面陳該盟意見，爲人所共曉。豈有自稱伊盟代表，反違反該盟公共意見之理。職府因接到沙阿兩盟長印文，不能不予照轉。而該代表竟稱，出於綏省府假造，未免妄瀆。除將各咨函彙奉另陳外，刻值中政會解決本案之時，特電陳明，俾符事實。倘有公諸社會必要，即祈由院擇佈，庶免混淆。職傅作義叩徑(二十五日)密印。」

蒙代表在京大請願

南京二十九日電，蒙古各盟旗晉京代表二十九日晨分派代表各一人，向中央黨部、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行政、司法、考試、監察、立法五院，作最後之請願。除面呈聲明書外，並提出各點表示意見。至十二時始返。該代表定今晚宴請各院部長官。又電，蒙古請求自治晉京代表二十九日午後招待京內新聞界，由烏蘭察布盟代表蘇魯岱致詞。南京三十日電，蒙古代表三十日上午十時半至行政院請願，由褚民誼接見。各代表陳明來意，并表示擬日內離京返蒙。褚允將來意轉達汪，勸靜候中央考慮，暫緩離京。並謂三十一日晨中政會，對自治方案或將再付討論。嗣各代表赴中央請願，由王子壯代表，允將來意轉達中央，各代表認爲結果圓滿，即相率辭去。

日人圖蒙益趨積極

北平二十八日通信，日軍自佔東北四省及東三盟後，對西部蒙古，亦加緊煽惑，使投降僞國。故於佔領熱河後，在多倫方面，由日軍特務機關指導，設一內蒙古各旗聯合辦事處。以蒙古人名巴拉馬李克金者爲辦事處長，遊說於錫林果勒盟各旗。但自百靈廟會議自治後，各王公仍多內向，不願加入該辦事處。近據蒙事機關接得情報，該辦事處近已撤銷。巴拉馬臨行發有宣言，稱各旗加入辦事處人員，現未派來，奉承德特務機關命令，將辦事處暫時結束。定于三月一日，再行設置。屆時將採大規模組織，邀各旗加入。同時日軍派駐蘇尼特旗德王府中之日本軍官名伯木孝雄者，亦已返回承德。伯木來時帶有無線電台，亦已撤退。臨行稱將于三月一日再來。惟烏珠穆沁索王府中，仍有日人盤據。索爲錫盟盟長，王府又偏于熱河北境，故日人特別監視。三月一日爲日人使溥儀改稱之日，屆時將用「皇帝」名義，迫使西三盟王公投降，吾國不可不及早注意也。

南疆之變眞相莫明

盛劉電告迄未聞知

南京三十日電，行政院三十日接劉文龍，盛世才電云，汪院長鈞鑒，新疆南部近來情形並未聞有宣布獨立之說。茲奉電示，自應迅派妥員，前往南疆確探詳細情況；再行電呈鑒核。並乞鈞院將所得新疆南部最近情況隨時電示，遵循辦理爲禱。新疆省府主席劉文龍、邊防督辦盛世才感(二十七日)印。

據新疆旅京某要人二十九日談，南疆疏附回部獨立事，尚未得確報，但有可能性。因南疆地近印度，外來誘惑，誠難倖免。爲今之計，應派大員迅赴南疆宣慰，使新民明瞭中央政情則隔閡自可消解。一面迅擇新疆軍事勢力其確能擁護中央鞏固邊陲者，由中央委派黨務軍事人員，切實指導。使爲邊防之勁旅，以遏亂萌。又據熟悉南疆情形者談此次事變主角薩畢脫拉摩拉，係一從事教育者，非商人。曾在阿富汗土耳其等處留學，並在歐陸及埃及各處旅行。前年始回喀什噶爾，爲宗教之領袖，三月前獲得軍政權。聞該處自去歲六月間即已變亂頻仍，民衆遭塗炭者動以千百

計，省政府鮮能繼馭。九月後對該處信息完全隔絕，原設電台一座，以機件壞損，故不能通報。

巴黎二十九日塔斯社電，此間「時報」發表杜加斯卡氏一文。論新疆疏附宣布新疆獨向政府成立問題。謂『英國有援助一設立於西藏附近之反蘇維埃政府之重大傾向』。

再攻迪化　馬部戰敗

莫斯科二十七日塔斯社電，據蘇聯與新疆邊境之巴赫達城確訊，自甘肅竄入新疆之馬仲英將軍與迪化省政府進行休戰之談判已告決裂，馬仲英率所部黑夜向迪化城襲擊，迪化省政府之軍隊已將馬氏擊退。馬仲英現已得某方援助，刻正企圖向迪化城實行再度襲擊。又訊，迪化省政府與馬仲英之戰爭現在繼續中，在迪化附近雙方激戰中間，馬仲英損失頗鉅；馬部軍隊死傷約兩千人，尚有多人被擄至迪化省城。據俘虜稱，馬仲英現強迫省民動員。有一白俄富商格米爾金，一向積極活動連絡馬仲英與疏附新政府，以圖將新疆自中國分裂，該白俄已在迪化被捕。

康藏邊風雲又緊

重慶二十七日電，藏軍軍官在昌都開軍事會議，即日將舉兵索還失地，康藏風雲頓形緊迫。南京三十一日電，西藏駐京辦事處前奉西藏司倫噶廈益倉及僧俗官民全體大會電稱，公舉熱振呼圖克圖代攝達賴職權。轉報中央鑒核。經三十日行政院會議決照准，三十一日汪電西藏知照。原文云，『本京西藏駐京辦事處貢處長暨諸代表，並即譯轉西藏司倫噶廈益倉及僧俗官民全體均鑒，胳(三十日)行政院會議決，即日呈准國府，以熱振呼圖克圖代攝達賴職權。深信熱振呼圖克圖必能益闡智慧，敷施教化，翊奉中央，以副翊教保民之至意，特電知照。』又班禪將在考試院明志樓考場設壇誦經，追薦達賴。七七圓滿後，班禪即遷湯山小住。

孫馬衝突未已

北平二十六日通訊，孫在包頭之部隊，刻已全部南調，祇剩少數新兵在包。孫本人在磴口南黃渠橋指揮。孫之目的，欲一舉而攻佔平羅，直迫寧夏，故攻平羅最力。

平羅之圍已解

自中央飛機赶來轟炸後，于世銘所率騎兵，大部潰散，平羅之圍遂解。寧夏軍隊刻正擬向同義同濟兩堡之孫軍進攻，以圖截斷孫軍南北之聯絡。寧夏方面，昨有兩電到平報告戰況。原文如次：(銜略)(一)平羅城外之敵，被我馬寶琳旅猛擊，已於今晨(二十五日)潰散，有東竄模樣。(二)敵騎兵已被我全部解決，我軍現集中力量，攻同義同濟等堡之敵，不難一鼓殲滅也。知注特報，馬鴻逵有(二十五日)。

朱馬通電　宣孫罪狀

寧夏二十四日公電，(銜略)均鑒，昔者孫殿英部奉命屯墾青西，紹良等既不容置喙其間，即亦無所用其迎拒。徒以該軍廣事擴充，逾編制定額不止一倍。楊猴小等以歷屢綏寧之巨匪，亦為收容。故三省人民既罹負擔之增加，又畏匪人之蹂躪，聞其西來，驚惶萬分。紹良等初尚代為開導，冀安人心。無如羣疑難釋，如大禍之將臨，奔走呼號，狀至迫切。屢向中央籲懇，始蒙俯順輿情，暫令停止西進，俟紹良等疏解有效，再領後命。是中央未常不為該軍計，而紹良等亦何嘗別有用心。乃該軍不特不靜待後命，突乘閩變，進襲寧夏。雖以移駐沃野為名，然大部由磴口而河拐子，而有嘴子，而圍攻平羅，而分犯寧夏附近之李崗堡，謝家堡。凡此皆為寧夏之轄境，且與移沃野應經之道路南轅北轍，豈可掩人耳目。然紹良等誠不欲於國難方殷之際，增中央西顧之憂。故半月以來，節節退讓，冀其悔悟。殊該軍竟進逼不已，且所至毀壞黨部，扣押官吏，釋放罪犯，掠劫人民，反動標語，遍於城鄉。韓麟符宣俠夫等均為共黨重要份子，隨軍主持，毫無避忌。又據該部投誠團長席博恩等通電，謂孫於三盛宮誓師時，明白宣稱十九路軍已下浙江，聯共產軍亦入南昌，我軍宜乘機西進等語。同時擅委三省主席，下進攻命令，道路皆知，無可強為之諱。是不但該軍舉兵侵襲，釁自彼開，其蓄意謀亂，事跡顯然。為國家綱紀計，為三省治安計，均難容忍。且孫向工挑撥，或以危詞動衆，顛倒是非，遠道傳聞，莫明曲直。用將原達，昭示國人。倘孫不知悔禍，一意孤行，即祈諸公一致請求中央聲罪致討，俾正國法，而遏亂源。西北之幸，國家之幸。特電奉達，諸維垂照。朱紹良，馬鴻逵，馬麟，鄧寶珊，馬鴻賓，馬步芳等全叩敬。

孫軍竄至寧夏城下

北平當局十九日晚接馬鴻逵二十八日來電云，敵部一一七師一一八師及砲兵旅，由劉月亭指揮，於感(二十七日)拂曉，運到雲梯，數經攻爬省城。經我駐軍發覺，即用機槍掃射，擊落城下，死傷枕藉。刻敵總預備隊適被我韓陸馬各旅團圍困垓心，激戰數小時。敵死傷約在千人左右，我亦傷亡百餘人。同日午後我三十五師一大部抄襲敵後，敵以我聲勢趨大，是夜未敢攻城。儉(二十八日)早五時敵紛紛撤退，經我陸韓各旅及保安隊截斷去路。復經我三十五師堵截，混戰良久，俘獲甚多。敵一部盤據城西北之豐登堡，滿達橋一帶，現正分別清剿中。聞其一一五師由包頭兼程增援，已令各部嚴防。(下略)

中央明令免孫兼職

行政院三十日晨開第一四五次會議，汪院長主席，決議，(一)青海西區屯墾督辦公署着即撤銷，(二)孫殿英着免去青海西區屯墾督辦兼職。二月一日府令發表。

何應欽令孫軍撤退

何應欽三十日電孫殿英云，孫軍長殿英勛鑒，查該軍編制，經本分會核准有案者，僅步兵一師，計轄七團。乃迭據報告，該軍招收潰軍土匪，積極擴充實力。現已自行編爲步兵四師，另一旅，騎兵三師，另三旅，合計步騎總在四十一團以上。以一人之餉，供七人之食，其饑餓窘迫，自在意中。中央屯墾青西之令甫下，而甘甯青呼籲之聲蠭起。蓋慮該軍移防所至，地方將無法供應也。中央俯順民情，明令暫在原地整理，乃該軍突向寧夏進兵，進占磴口，圍攻平羅。電報傳來，羣相驚異。本分會顧念前勞，不惜委屈求全，叉令迭發電令，囘戍磴口以北地區，靜候處理。乃該軍長覆電遵辦，而所部迭於宥(二十六)感(二十七)儉(二十八)三日猛襲寧夏省城，雖遭馬軍堅拒，未遂所圖，而人民已飽受砲火荼毒矣。爲此特再電仰該軍長即率所部退出磴口以北地區，並遵照本分會備案編制，切實縮遣，以觀後效。並將遵辦情形具報爲要。北平軍分會代委員長何應欽卅令。同時當局並公布孫軍私自擴充詳情。





日本議會之質問戰

衆院第三日之辨論

東京二十五日電，第三日之衆院午後一時二十分開會。八角氏登壇，先述海軍第二次補充計劃後，質稱「樹立次屆裁軍會議之根本對策，認爲必要否，有否改廢得不償失之倫敦條約之意志？」次舉美國投資中國航空事業之事，質問當局所信？對此海相大角答稱：「爲國防之安全上，對於裁軍條約或會議等之根本方針，當然予以愼重研究。對於鄰邦中國及蘇俄空軍之發達，現正日夜苦心研究有效適切之對策」云。次山川鄉太郎(民政)登壇質稱，「軍事費偏重預算之實行，徒使軍需工業繁榮，而農村之振興則未隨之，結果豈非引起農村都會間富力之分配不公平乎？軍部是否欲强化現在之資本主義」？繼述軍紀問題，對於軍人干預政治及政治論質問，軍當局持何意見，然後對於財政問題經濟問題質稱：「不明言增稅之時期，是否係於上年度不能實行之意？惡性膨脹未起之前，有認爲有斷行增稅之必要否？」最後復述及貿易關係，貿易均衡政策等，要求政府答辯。藏相高橋答稱：「對於軍需工業家雖謂可以課以特別稅，然增稅若有益於國家財政固佳，但一方仍不能不發行赤字公債，故不如不實行爲妙。且延期一年或二年後增稅，國民可以將剩餘之資本，作種種之活動。」次海相大角答稱，「現役軍人干預政治，乃犯禁之事。倘有此事，予以取締，固不俟論。然對於批評國力如何之政治，雖屬現役軍人，但亦不能無關心。由於此種意味而養成政治常識者，亦屬不得已。」次林陸相答稱。「軍需品中小工業者亦予訂購，國防與政治具有不可分離之關係，故憂慮國防而研究論議政治者，不能謂爲絕無。」次小川質問首相齋藤云：「陸海大臣之答辯，有認軍人干預政治之言辭，首相對之，如何觀察？」首相答稱：「無答辯之必要，陸相亦非承認干預之意。」輕輕遁開。小川

之質問截止，原口初太郎(政友)登壇質稱：「由現在之國際情勢觀之，軍備必要固屬當然，惟藉口非常時，將軍事費異常增高，豈非使國民懷疑乎？」對於軍事預算問題特加質問，對此藏相高橋予以答辯。至此遂由擔任本日質問戰後陣之中野正剛(國同)登壇，滿場呈現緊張。中野先問首相對於非常時之認識，斷言首相及其他閣僚對於時局之認識，相互間有甚大之懸殊。次言及外交問題，問「外相是否確認危機爲危機，對於最近列國巨頭之放言，有否予以堂堂的應酬，以求外交之本質的調節之決意否？尤其對俄問題，無所恐懼無所忌憚的關於對俄問題之解決，而表示積極的熱意否？」次述財界安定之認識，問「有否設置如美國之聯邦產業委員會之半行政的半司法的產業檢察機關之意志。次對於農業問題痛烈的攻擊政府，然後對於財政問題述稱：「危機非限定一九三六年，但爲應付起見，必須予以劃期的變革，現我貿易遭集團經濟之打擊，遂至不得已而行輸出統制，或恐將行生產之統制。然生產統制符合大衆福利之道如何，此處即引起有統制金融之必要與設置經濟參謀本部之必要。退嬰的自給自足，非新興日本之精神。閣僚與既成政黨之應酬，不過形式而已，不合於日本之現狀。非常時於日本爲不可避，當此之時，閣僚諸君之認識如何？」約一小時半之長論，降壇時爲六時半。首相答稱：「目下之時局，政府未抱樂觀，不能不依全國民之協力，一致以謀打開此難局。」僅答其所信者，各大臣未答辯。然中野由自席要求各大臣答辯。外相廣田遂於議場騷擾之中起立簡單答辯稱：「當此複雜的國際關係之時，對於極端之言辭發表，願予謹愼。」次爲商相中島之答辯，然後宣告散會。

預算總會之質問戰

東京二十六日電，預算總會於今早十時十分展開質問戰。內田信也質稱：「首相於前屆議會對於兵備改善費會言明將來不增加，然則九年度之陸海軍費增加九千萬元，其理由何在？」首相答稱：「此乃基於對外事情。」次內田質問海相稱：「第二次補充計劃，是否於第一次補充計劃樹立時即有預定？」海相答稱：「與第一次補充計劃同時所考慮者大體相同，然亦有若干差異之處。」內政質問，「政府於前屆議會曾言明兵備改善費將來不增加，故明年度若干增加，豈非政府之食言乎？」繼問，「艦艇改裝費將來仍繼續乎？其數額如何？」海相答稱：「繼續之預定，然不能在公開席上聲明。」內田續問：「倫敦條約缺陷充實費合計超過十億圓，其理由何在？」次爲知悉將來補充計劃所需經費之內容，提議開秘密會，遂於午前十時半開秘密會，至零時十五分解除秘密會，遂即宣告散會。又預算總會之秘密會，政友會之內田信也，及民政黨之中島彌團次小川鄉太郎等與海相大角之間，關於補充計劃之內容有所問答。

衆議院首次本會議

東京二十六日電，衆議院本會議於二十六日午後一時二十二分開會，民政黨之高田耘平登壇質問農村問題。次政友會之宮澤質問民間與海軍之間對於五·一五事件量刑差異之理由。繼述「設置內政會議，以衆議國政之事，乃反增預算分割之弊害。又對於國防外交工作，國內有軟硬兩論，殊屬不快之事。」次爲小池四郎之質問要綱，爲「(一)政黨政治，即基於政權授受之政治，受其益者爲政黨與財閥，受其損者爲國家與國民。(二)反政黨政治思想之得國民的支持，政府對之如何觀察？(三)對於本屆議會之反軍部的空氣，以其重視政黨問題，遠不若軍部大臣維持皇軍上下一致之軍紀尤爲重大。故此軍部大臣雖對百萬人，必須具有所向之信念，究有此信念否？宮澤裕登壇質稱：「外相廣田究有何外交方策？」次對於蘇俄之怪文書事件及各國外交關係者放言戰爭危機等事質問外相之措置。對此齋藤予以簡單答辯：次廣田答辯云：「對於怪文書事件，蘇俄亦表遺憾之意：中東鐵道問題俄方日要求予以斡旋。余以爲無論何事若急必歸失敗。」陸相答稱：「陸軍之要求國防經費，乃最少限度，爲充實陸軍之兵備，如弄種種之言辭者乃完全事實無根。」次大角亦有同樣之答辯。宮澤復於自席要求首相再爲答辯，首相未答。次小池四郎（第一控室）登壇質問：（問辭已誌上述）因其正面的攻擊政黨政治，遂惹起議場騷擾。對此首相聲稱：「無論在如何情形之下，固須排除弊害，惟政治經濟之機構乃遵從帝國憲法之主旨而運用，其方向已經決定。」不得要領的簡單答辯，農相後藤亦與首相同樣予以答辯，其他之閣僚未答。次爲山樹儀重(民政)登壇質稱：「極左運動經政府之努力取締已漸潛跡，然對於極右運動之政府之處置如何？」次希望軍人不得干預政治之事，並云：不穩思想之根本的排除策，必須輔之分配公平及教育制度之刷新。」等以質政府之所見，對此首相簡單的答稱努力鎭壓極右思想之事，陸相答稱：「余之答辯被誤

解，然若於座中雖可隨便的談及政治，軍事方面，斷無後援右翼團體之事實。」次海相答稱：「余前日之答辯，所云軍人在國防範圍內關心政治，乃不得已之事，其意乃係研究爲不得已之謂。」陸海兩相皆對於前日之答辯，予以某程度之修正，遂引起議場之拍手。次內相山本對於思想之取締亦有所答辯，午後六時七分散會，至此質問遂告終畢。

大角答覆海約問題

東京二十七日電，二十七日之衆議院豫算總會，內田信也關於軍縮問題質稱：「前年十二月提出日內瓦裁軍會議之我方軍縮案，註明係適合於代替華盛頓倫敦兩條約，此項註明認爲一九二五年之軍縮會議將受其束縛，何以將其放任而不予撤回？」大角答稱，「未列入於議題，故無說明之機會，然各國迄今對其提出之議案，常有變更其內容之事，故帝國依據其先例，將其內容變更亦無妨」。依此已可明瞭將不拘泥於提出日內瓦軍縮會議之日本軍縮案，而有提出要求變更華盛頓·倫敦兩條約比率之新的軍縮案之意。

補充海軍

至此內田遂述及專門問題，即質問第二次補充計劃完成後之日美海軍比率計劃。內田質問：「美國新聞揭載海相不滿倫敦條約之比率而要求改訂之論文，海相對此是否認爲自己之意見？」海相率直的答稱「有此意見。」內田復問，「既不滿其比率，則通告廢棄該兩條約，必須於本年中行之，海軍對此之方針如何？」海相答稱：「期間迄至本年十二月底，故迄至彼時擬對各般事情充分調查，予以決定。」內田之質問遂中止。

海軍比率

次由民政黨之高木正年關於比率問題質問外務大臣之意見。外相廣田答稱：「基於比率以謀維持國防均衡之事，自人類開始以來，不過十數之經驗而已。故比率之制限適當與否，尚未能言明。」，高木復問，「然則外相有變更比率之意思否？」外相答稱，「與海相意見相同」。海相復確言擬要求變更比率，並要求政民兩黨代議士提出參考材料，至十一時半休憩。

農村政策

午後一時十六分續開，政友會之砂田重政担任第一陣，提出農村問題質稱：「據農林省之統計，農林收支，昭和七年度有十二億九千萬元之赤字，八年度爲八億五千七百萬元之赤字，對於此項赤字雖減輕公租公課亦來不及，其根本問題，係在於提高農產物價格，問所見如何？」農相後藤答稱：「提高價格當然歸於失敗。」砂田復稱：「米穀統制法無使米價高漲之效果？」農相答稱「依據米穀統制法米價總可安定，」砂田復非難政府之政策爲無根本方針。繼述及生絲問題等，警告政府迅速樹立米及養蠶之根本方策。次質問政府應付構成各集團經濟之現國際情勢之方策如何，與藏相高橋之間有所問答。

俄日關係

次民政黨之川崎克向陸相質問，「減少滿洲事變費之理由何在，又滿洲事變費須至何年度始能平年度化？」陸相答稱，「事變費之減少其主要原因係在於討伐匪賊使用之彈丸減少之故，平年度化究於何年度可以實現，難以言明。」川崎復問；「「滿洲國」之國防費將來由日「滿」兩國何方支出？」經理局長小野寺答稱，「尚未至可以答覆之時。」川崎問：「滿洲之鐵道警備負擔如何？」繼質問十年度以降之兵備改善及「滿」俄國境之日俄關係如何？對此陸相答稱：「雖有種種之風說，然相信兩國間將不至構事，我國作防勢之軍備，而俄國亦作防勢之軍備。」

財政問題

至此川崎對於時局匡救問題向內相山本質稱：「日本財政若照今日之步調前進將如何，藏相認自然增收爲合宜，然則樹立財政計劃，非使財政上不安乎？」藏相答稱，「並無依據自然增收而改造財政，乃係到達自然增收之時，即係樹立增稅及其他增收策之時期。」午後六時散會。

對財政案質問

東京二十九日電，衆議院預算總會第三日，於二十九日午前十時二十五分開會。民政黨川崎克繼續質問，「藏相高橋於去年議會言，當九年度預算之際，施行增加郵便費，今九年度預算中爲何不提及此案，其理由何在？」高橋答：「最容易增加收入者，莫如郵便費，然交涉之結果，殊知民衆反對，故未施行。」川崎問，「反對爲何？」高橋答：「非限於答辯。」川崎問，「今後問題以增稅渡財政行政，全體財政上必須改革。」高橋答，「將來之事非今日可談，余以時機到來時再言增稅。」川崎言，今日必須增稅，故此爲相異的見解，藏相對於斷行增稅未言明。川崎對於

藤質問：「自十年度起無論如何必須斷行整理財政·增稅，首相以爲何如？」齋藤答，「現數字的計劃未成，政府刻苦心充分進行研究，故將來得時機必能發表。」以後川崎論及補償問題，次爲政友會太田正孝之質問，述說「日本製鐵會社於二十九日開總會，此次評價政府與前議會說明相異，今議會開會中如不說明之，實爲怠慢。否定之基礎理由以文書回答之無妨礙。」一時二十分休會。

滿洲問題之質問

東京二十九日電，午後預算總會太田正孝質問財政問題，太田正孝問：「前陸相荒木於前議會言，昭和九年度滿洲事變費平年化，果平年化時，年額約七千萬元，林陸相意見何如？」林答：「大體如其計劃。」太田正孝問：「一九年度滿洲事件費預算未減 ，而僅事件費預備金減半，其理由何如？」經理局長小野寺答：「滿洲事態已變化，僅討伐匪賊，預備金主要用途爲子彈費及輸送費，故減少預備金。」太田正孝問：「兵備區域寬闊，減少預備金不得諒解。」小野寺答：「研究結果，決意以一千萬圓爲預備金。」次太田正孝質問國防與財政問題，其外農村問題等，均與政友會加藤久米四郎拓務之日「滿」統制經濟質議有關。拓相永井實然答覆之次，加藤久米四郎問：「日「滿」間是否有意志設特惠關稅，與關稅同盟？」高橋答：「未想」。加藤問：「當此軍事工作完成之際，軍事·外交當局，以及政黨有無意志於召開審議會，確定樹立根本國策。」齋藤答：「貴意見實表同意，然不能言明。」加藤問：「新設駐「滿」統一機關，明實共有對「滿」政策統一之意志否？」齋藤答：「以現在之制度及方針進行。」加藤問：「關東軍特務部擬迄於何時設置。」此係關於特務部之初次質問，由林陸相答覆。次以國際經濟問題向商相中島質問，加藤問：「關東軍特務部之新資本主義經濟，與我國資本主義經濟機構調和，須如何圖之？」中島答：「與資本主義機構，無多少變換餘議 ，此爲事實。」加藤更質問廣田，廣田答：「門戶解放機會均等主義之實現事，實爲希望。」次加藤對於滿鐵改組述說不滿，「滿洲國」名實上必須共爲獨立國。齋藤答：「對「滿」國策之根本，圖其發達成爲美麗之獨立國，刻研究經濟政策中。」五時二十五分散會。

廣田答覆外交問題

東京三十日電，眾議院預算總會午前十時四十五分開會，首由長島隆二質問，日本退出國聯後，國際情勢有無推移 ？廣田說明對美俄關係，殊對俄問題，兩國間最要者爲努力解決中東路問題。對中國關係今急急解決之較爲困難，然期望好轉。對於外交工作，如有能使得日美兩國民最安心方法，必依法而行之。次長島問：「對俄關係近來非常大變調，爲避免惡化人心，今日是否尙須設法措置之？」廣田答：「變調之原因爲國境防備問題，關於國境防衛制限；想遂以關係兩國間之協定，最近俄國言論行動漸緩和，進行解決懸案，兩國民間亦可漸得安心。」長島問：「俄國兵力移動與兵器輸送 ，已超過國境防備何故？」新陸相答：「日俄兩國國境防備，勿論是以防備爲目的然謂其不想取攻勢，亦頗難說。」長島次以「中日關係及今日中日開始交涉爲最好時期，政府當積極確立中日外交工作，政府是否有此意思？」質問之。廣田答：「中日兩國無論如何必須確立親善，今日積極施行尙早，須待中國自覺而後行，然不能旁觀也。」長島問：「深刻的世界貿易戰，還能斷續否？」廣田答：「依世界貿易的變態而繼續之。」長島又質問日英經濟關係，廣田答：「就政治外交而論，現在兩國關係極樂觀。故通商方面兩國關係相纏，兩國間維持親善實爲必要。」正午休息。午後一時半復開。長島隆二繼續午前質問外交問題，確立日英外交，於經濟外交時代，須改善外交官素質，修正陳腐外交機關，當充實强調。廣田亦予同意。最後長島問：「爲打破國難外交，統一全國論調，外相以爲何如？」廣田答：「想國民外交尤爲至極，就經濟國民的觀念，努力國外解放最爲重要，外交之基調方策亦如此。」長島問：「對外交·國防·財政·經濟重大之時局，當舉國一致，以强力內閣善處事態，首相以爲如何？」齋藤答覆頗表同情。後由民政黨田中開始貿易問題之質疑。田中問：「舊市場與英國行協調主義否？」外相答：「想以互惠關係行之。」田中問：「日本有無徵不當關稅課賦，設報復關稅意思。」外相答：「臨機再爲措置之。」田中問：「我國對於各國關稅障礙對策若何？」外相答：「因問題重大，非如談話之易行也。」田中問：「締結日印通商條約與我國不利，日印通商條約可成功否？」外相答：「亦表不滿。」中島商相答辯「亦想不能成功。」田中更以日印協定，匯兌問題，向外務省通商局長來栖質問。又向農相質疑種種問題後，田子一民(政友會)關於農林問題社會政策爲中心質問。午後六時散會。

廣田再講外交方針

東京三十一日電，廣田於三十日衆議院預算總會席上，對長島隆二質問，關於對美和平工作與「滿」蘇國境防備制限採適當有效手段，言明目下正在努力中。廣田關於對於對華關係調整，拋左項方針，㈠對美關係，最近美國國內對日之對「滿」政策已有諒解傾勢。美國為打開其國內未曾有之不景氣，根據產業復興法，官民當一致努力恢復繁榮，似無暇干涉遠東問題。去年末聲明太平洋艦隊歸航大西洋，故太平洋的暗雲將轉晴。外相乘此機會將以千九百三十五年軍縮會議機會，決努力調整日美國交。一俟駐美大使齋藤赴任與羅總統會談，使其容納日本和平外交方針。美如承諾，日美締結仲裁裁制條約在所不辭。並於東京經數次與美大使交換懇商，圖疏通意思等，以使邁進和平工作。㈡對俄關係，調整日俄關係，首當解決兩國懸案。前年末蘇聯提議不侵條約之際，日本曾間接拒決之。中東路交涉近來又成再開情勢。蘇聯本年以來態度相當軟化，在「滿洲國」日俄紛爭之禍因與原因當全體掃除。為維持東亞和平，要求撤退集中日「滿」俄之赤軍，擴大樸資茅斯條約，劃明日「滿」俄三國國境線，於國境線互於五十哩以內設置非武裝地帶，以此圖和平解決於國境地方諸紛爭事件。以如此預備，但懸案解決時，有提議設置國境委員會意向云。

國家統治漁業問題

東京三十一日電，衆議院三十一日午前十時四十五分開預算總會。政友青木精一君對北洋漁業權益擁護問題質問謂：「政府於千九百三十七年日俄暫定條約改正期以前，政府對漁區統制有無計劃？就北洋漁業地帶經營的方法，有無施行國家統制的意思？於國家統治之下，設立北洋漁業會社，為政府提倡新懸案？」廣田答：「為與俄國國營對抗，日本創設半官半民會社事極為必要。」其他關於漁業條約改訂期的對策，與關係大臣質問答辯，正午休會。午後續開，關於北洋漁業問題．蠶絲問題等質疑，大藏大臣因病未出席，故論戰頗為減色云。

芳澤質問外交問題

東京三十一日電，參院本會議今晨十時餘開會，由上山滿之進繼續質問製鐵所合同問題，與商相中島強烈辯論，至午刻始息遂告休會。下午繼開，由芳澤謙吉質問外交問題，謂是否將依和平外交，打開對外關係？關於一九三五年之軍縮會議，海軍當局雖不滿意既定比率，但雙方若堅持，則會議終將決裂。縱不至即引起戰爭，亦將使造艦競爭益烈，並增加各國對我反感，而使對英美關係重大化。故縱令明年之軍縮會議開成，亦殊鮮成功之望。且有使形勢愈形困難之象。第二．去年華盛頓會議，以討論遠東問題為目標。故此次亦勢將成為引起相當議論之端，我國亦宜抱有相當之覺悟。第三．南洋委任統治問題，日方雖信其縱即脫退國聯，亦不至使受任國之地位生任何變化，但他國方面將作若何言辭，殊難預料。故就上述情形言，其有依據外交，確立國交關係，並在條約所許範圍內，充實國防之必要，已屬顯而易知之事。又在明年之軍縮會議中，雖可主張捨棄五五三之比率，而採取同一比率，但宜防因是引起無味的惡結果，不識政府方面意見何如？繼更對俄問題質問謂俄日不致發生武力衝突等。首相齋藤即答辯謂：政府意見與芳澤氏所述者略同，惟刻正在進行中，尚未完全達到目的。但政府仍擬努力進行，決不懈怠。廣田亦答辯謂：在我等之前雖橫有深淵，決不足懼，其最重要者，在向國際間增高我國之信用，因之，當循良心所命而行。關於其具體策，亦大體與芳澤君懷有同感。末並[illegible]軍縮問題謂，海軍之比率問題，誠如君言，乃屬一異常慎重研究之問題。在軍縮會議中，雖似可不至提及遠東問題，但自應作萬一之準備。又關於南洋委任統治問題，他國方面雖或有反對日方主張者，亦未可知。但國際形勢，當不至因此引起重大變化也，至下午三時十五分即行散會。

貴院質問軍事問題

東京一日電，貴族院於一日午前十時七分開會。水野甚次郎（貴族院中交友俱樂部）登壇質問：「日本空軍之現勢如何？日本今日陸海軍省合併統一組織國防省如何？陸海兩相意見如何？」齋藤答：「空軍設省今未想及，至於合併想不須要。」林陸相答：「陸海軍之空軍統一問題，其目的各異，訓練事亦不相同，外表視之似可統一，其內容實不能統一，結局如屋上壘屋，屋必陷也。」海相大角答：「現在陸海軍兩省對於國防軍事上無缺點，故兩省合併設國防省實無必要。」其後貴族院研究會津村重舍氏關於外交工作之具體，荒木陸相辭職原因及滿洲問題有所質問。答

時二十七分散會。

預算總會質問增稅

東京一日電，衆議院預算總會於午前十時半開會，由前田委員長於理事會作發言時間的答辯，約一時間告終。政友之八田宗吉氏以米穀問題作中心質問，其次民政黨之勝正憲氏以赤字問題及增稅問題向休養兩日今日出席之藏相高橋質問。高橋答稱「增稅時期及如何施行增稅方法，必須考察內外各方面之情勢後，方能言明，」最後高橋談：「增稅之恐怕如猛虎，而公債如綿羊。」零時十七分休憩。午後一時再開會，政友之匹田鋭吉，民政之八田宗吉兩氏質問農林問題．軍民離間問題等。風見章氏(國同)以製鐵合同問題對商相中島繼續前日質問。次由國同之中村繼男氏亦以該問題質問商相云。

裁軍問題益趨黑暗

法國不滿德方覆牒

巴黎二十三日路透電，裁軍局勢復漸趨黑暗，路透社自巴黎可靠方面探悉，法政府對於德國覆其備忘錄之牒文，確頗失望。德國於其覆牒中表示之態度，法國稱之爲延宕的及不利於兩邊談判。故自今而後，裁軍之一切希望，將漸趨微渺。法德之交換牒文，徒足表明雙方於原則上意見大相歧異。聞德國覆文對於法國之建議，未有何讓步，僅婉詞提出理論，以証明其以前要求之正當。牒文又於技術點上，提出許多問題，現正在法國國防事務各部部長研究中。法政府一俟國內政局安定，即將答覆德國。同時法國極注重明日之英商會議，蓋屆時將討論英國應否向德提出解決軍備爭案之任何建議問題也。德國近今在其答覆英國向其探詢關於平等要求某某數點之文中，隱示德國歡迎此種建議。接受此請之主要結果，將爲英國出場調解，而提出志在減輕法德抵觸之建議。惟法國現覺裁軍會主幹部二月間在倫敦開會時，應切實決定裁軍公約。應否需德簽字，俾裁軍會議得以決定其自己前途。某某數界之意，各國當依貝尼斯之建議，訂定一種公約，互允維持目前程度之軍備，而不事擴張。並當規定任何一方面有破約者，各簽字國均可脫離該約，而自由行動云。

英國公布備忘錄

倫敦三十一日路透電，英國關於軍縮之備忘錄已於今晚發表，中有要言曰，吾人必須就能覓解決之處，以求解決之道。備忘錄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釋明發表今次備忘錄之理由。略謂，若無新指導的建議，則日內瓦談判之重開，終將令人更陷於失望。自去年三月以來之討論，已證明英國提出之草約須予修整，不許某某數强國獨有之武器，世界他國亦不得置有一節。此種辦法，在今日顯然爲不可能。英政府覺既准一國置有之武器，決不能無限期不許其他一國置有。歐洲今必於下列兩道擇一行之，(一) 商妥軍備最雄厚之强國廢棄某某種類武器之公約。(二) 就此類强國允不增加目前軍備之基礎，商訂條約。至英政府則切欲積極進行第一道。第二部分陳述英政府相信所可因以獲妥協之方法，謂必須在三項總目之下，作適當之規定。(一)安全，(二)權利平等，(三)軍縮，備忘錄於安全一項建議於英國提出之草約中。再加三欵，切實規定簽約國對防杜或補救違背公約行爲應負之責任。此層與德總理希忒拉結互不侵犯之建議，可獲値得各國一律接受之安全。而權利平等原則之實際的施行，其重要亦不亞於安全總原則云。備忘錄乃接述軍縮事，謂軍備雄厚之强國，或不願放棄現有之軍備，而德總理已自動願放棄侵略的武器矣。此類軍備雄厚之强國，苟作積極的貢獻，則必能使各國軍備等次一律下降也。備忘錄至是乃臚列軍縮建議，以爲可依此訂定足以支持十年之條約。以言軍額，英國草約前建議法德義波蘭四國均置兵二十萬人，而德國今要求三十萬人。今於此二端覓求通融之道，非不可能。英政府且準備如他國一律願意則英國亦可承認將八個月之軍役期限，改爲十二個月。在議定的數字上標準化之手槍，應於四年內告成之。並當禁止在軍隊外作軍事訓練，禁例當由或設與自動的監察機關查驗之。以言武器，凡永久的邊界與砲台防務之砲位，最大口徑，應由國際條約規定之。坦克車重量在三十噸以上者應在第一年年底銷毀，二十噸以上者在第三年年底銷毀，十六噸以上者在第五年年底銷毀。英政府依允德國短役新軍置備坦克車以重六噸者爲限。爲求速獲妥協起見，英政府準備贊成德國短役新軍備置一五五米厘米達之砲，三五零米厘米達口徑以上之砲應在第一年年底銷毀，二二零以上者應在第四年年底銷毀，一五五以上者應在第七年年底銷毀。英政府準備依允奧匈布三國，

於移動的砲隊與坦克車有相等之配備。英政府仍擁護草約第三十七條所規定軍用飛機以載重三噸爲最大之限度，及第三十四條與第四十一條之規定。即除飛艇外不再建造軍用飛機，及未上載時重逾三噸之運兵飛機。現有軍用飛機重逾三噸者，應至一九三六年六月銷毀半數，其餘半數在公約終止時銷毀。是草約第三十五條規定，永遠軍縮委員會應即草擬廢除陸海軍飛機最佳可能的計劃，此必依賴監視民事航空之嚴厲實行，藉免移充軍事用途。各永遠委員會在兩年年底，尚未決定廢除之方法，則各國之應有軍用飛機者，酌量當時情形，或增或減，在後八年內，逐步爲之，俾終可達到所議定之數字。德國因此種逐步進行之手續，得與主要空軍國享同等之地位。英政府擁護草約關於海軍之一章，但冀於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之將至，準備於必要時提及較簡單辦法之提議。英政府建議其他事件應迅速妥協，而將此妥協列入全世界之公約中，此舉可大有助於公約第三十三條所主張之海軍討論。如其他各問題皆獲有妥協，英政府依允一種永久自動監察之制度，以便監視軍縮公約之遵行。備忘錄末稱，上述各種建議，在迎合各方面之必要要求，而促成一般協定。但德國之復入國聯，須爲此協定之必要條件云。

義備忘錄之內容

羅馬三十一日路透電，義國備忘錄擬解決軍縮難題者，已於今日發表。內稱如時局不久稍有進步，則軍縮問題當可由各方面單獨解決之。惟在目前環境中，德國如不重置軍備，則能否獲有妥協，殊堪疑問。故此問題在如何就協定之範圍內維持軍備，而不容其擴大耳。義政府以爲根據各國輿論所可滿意之條件，當可成立公約。約內必須包括下列四點：(一)廢除化學品戰爭，(二)禁止對於平民之轟擊，(三)照現有程度，限制不受條約拘束國之軍備，(四)照現有程度，限制不受條約國之陸軍戰具。至於德國請求備置陸軍三十萬人一節，義政府以爲鑒於各國軍備之現狀，縱允許德國要求，德國亦未必較諸英相麥克唐納所提出之計劃更爲優惠。義政府又以爲德國海軍地位之整理，應待下屆海軍會議討論之。義政府最後表示忠實遵守洛迦諾公約之意，並陳說目下意見交換之必要，俾可使西方各國政府之外交當局或總揆開一會議，並請有關係之他國派代表參加云。

英國海軍會議之謎

會期一週內容秘密

新加坡二十九日合衆社電，在旗艦「坎特號」上舉行之英帝國遠東海軍會議，經一週討論後，於今日結束。會議始終保守極端之秘密，閉幕後並未發表宣言，參加討論之海軍軍官拒絕向新聞記者發表談話。惟據傳澳洲海軍代表哈德及紐西蘭指揮華森均極滿意。因會議決定及早增加澳洲海軍軍力，在已往一週，會議之討論集中英海軍之遠東政策。據傳關於及早興築新加坡防禦工事與完成新加坡海軍根據地之問題，已獲妥協。惟眞實程度如何，尚難確定。一般觀察者僉以爲此次會議之舉行，係因英方對於遠東統治地之安全，發生憂慮。按此爲五年以來第一次在遠東召集之帝國海軍會議，其舉行正値全世界重新作海權之競爭云。

英電所傳議事程序

據倫敦二十五日路透電云，開議程有下述四點：(一)新加坡前途爲海軍集中點之討論。(二)關於海軍根據地各種工程之進行。(三)遠東時局。(四)與當地艦隊有關之一般事件，惟海軍部未曾宣佈議程，故上述四項之是否確實，尤未可盡信。新加坡之會議始於一九二一年，惟目前所舉行者，乃過去八年中之第一次會議。參加者除駐華英艦隊總司令德萊雅，那司密斯，哈德，艾萊恩，及華森外，尙有海峽殖民地總督金文盛培，馬來總指揮阿爾迫菲等人。

有人謀刺愛倫將軍

倫敦二十七日路透電，英國名將愛倫將軍嘗涉足遠東，即忽遽離去，聞其原因爲有人謀不利於將軍。數日前將軍在赴東途中，外間紛起猜測，謂將軍或將參加新加坡海軍會議，嗣經當局予以否認。今日得悉將軍嘗在荷屬東印度登陸，即接密報，謂有人圖施暗殺，當時嚴守秘密，而唯英領事與荷屬東印度大員知之。直至將軍離荷境後，始洩於外。至暗殺陰謀，乃由華盛頓國際偵察處偵悉，而報告英警務當局者。並詳開同謀者三

人之狀態，其中無一荷人。英警務當局得報後，即電致荷屬東印度及將軍所至之處之地方官，請於將軍蒞境時，愼加保護。維時將軍寓於爪哇，該處英領事與政府及警務當道，曾接此電，而將軍本人亦知有人謀施暗殺。乃覺如再續進，則保護種種，諸多不便，即決計變更計畫，佯在巴達維亞購買船票，實則在蘇門答臘乘飛機至巴拉文，而由該處乘船返英云。按愛倫貝爲英國名將，一八八二年入伍，於八九九——一九〇二年南非戰役中有功，歐戰時首先統率騎兵，繼任駐法英軍司令，最後任埃及出征軍總司令。爲人果斷，深諳科學原理。其策劃戰略，具有機巧。且料事如神，勇往無畏。英軍人中之奇才也。

美國會通過增軍案

預算案

華盛頓二十三日哈瓦斯電，衆院海事委員會主席文森提出五年海軍建造案，要求以二萬萬八千萬元經費建造軍艦，以便擴充美國海軍力量至倫敦海約所許可之限度。此次分年支付，每年爲七千五百萬元。此案業經海軍委員會一致通過。海軍軍令部長斯丹德萊宣稱，將向國會要求一千五百萬至二千五百萬之經費，以便於本年六月以前，動工建造軍艦多艘。又二十四日電，海軍經費案規定下財政年度自七月一日起以二萬八千四百七十四萬七千元充海軍常年經費，其中三千三百六十一萬九千將用以建造(一)一萬噸巡洋艦一艘，上裝八寸口徑大砲，(二)裝六寸口徑大砲之一萬噸巡洋艦三艘。此項預算案經衆院預算委員會，造具報告書，頃衆院已將此案通過，送往參院討論。衆院海軍委員會因程序上理由，已決定不將主席文森修正案附入預算案中，但政府對於修正案表示贊助。故一俟可能時，文森即當重予提出。按文森修正案規定以三萬八千萬元之經費，分五年支付，建造新軍艦一百二十艘。因倫敦海約將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滿期，屆時美國將有一百零一艘軍艦。陳舊不能應用，須於事先予以替換云。又二十四日新聯社電，一九三四年至三五年之美海軍預算，本日未用票決，即通過下院會議，當即送致上院。該預算案之要旨如下，總額二八四．七四七．二四二元，內容爲海軍經常費之外，六吋備砲巡洋艦三艘之建造費三三．六一九．三三四元，包含水兵二千八百名，及陸戰隊員一千名之增員。但對於現在已到達艦齡者及一九三六年倫敦條約滿期時已到艦齡之軍艦之代艦建造費，均未計上。

建造案

華盛頓三十日路透電，下院今日以大多數通過文森海軍案，該案主張建造新艦一百二十艘，俾臻倫敦海軍公約許有之充分實力，下院並准建造新飛機一千一百八十四架，以裝備新時代化之艦隊云。又合衆社電，本日下院通過海軍委員會主席文森氏所提之大海軍案，氏於演說時致警告，謂世界遭遇嚴重危機，氏稱：「美國在遠東之勢力大爲削減，因其海軍實力，較日本爲微弱。目前美國在紛擾之世界中，孤立無友。」氏請下院注意定於來年召集修改華盛頓與倫敦海約之海軍會議，謂除非國會宣布美國之海軍政策，則美方出席代表在會議中之勢力，將等於零。氏稱「吾美之權威必須保持。」按本日通過之文森案內容，規定美國應將艦隻建築至充分條約力量，俾能不處於世界第二位。該案包括一修正案，核准撥欵九千五百萬元，俾總統能建築海軍飛機總數達一千一百八十五架。按本案總共規定建築新軍艦一百另一艘，一部分艦隻爲令海軍能達到充分之條約力量，另一部分則爲補充艦，用以替代廢舊船隻者。此項海軍撥欵案數額之巨，爲大戰以來所未有。雖經非戰團體之反對，但卒爲下院所通過。此案爲羅斯福總統所贊同，預料當可獲得上院之通過云。

宣布減低貨幣平價

華盛頓三十一日路透電，羅斯福今日宣布美元價值五角九分零六毫，同時財政部規定金價從二月一日起，每盎斯爲三十五元，新金元將含有十五格林又二十一分之五之九成純金，每盎斯三十五元之新金價適用於交與美國鑄幣廠或紐約與西雅圖爐坊之黃金。羅總統此項宣布，使美國在其所有價值二十六萬萬元之黃金上，獲利頗鉅，而成立二十萬萬元平準基金。白宮會聲稱，羅總統欲於美國金市收歸後，宣布其行爲如有利可獲，則獲利者當爲美人云。白宮現已發表一文，略謂財政部向聯邦準備銀行收取之黃金，暫在財政部入帳，稍緩付以金券云。財長摩根陶稱，財政

部除實黃金外，凡將售出黃金，以供輸出之需，俟美國對用金國之匯率，建得可許黃金出口之時，財部即將對外國中央銀行，售出黃金，其價當爲三十五元，外加千分之二十五手續費云。又電，羅總統佈告文謂，金價與美元現貨規定，以便安定國內物價，並保護商業，免受外國低賤通貨之不利影響，至於銀元重量，則不因此佈告而更變。羅總統有權於國家利益需要時，更改此佈告文云。

德意志歷史之一巨變

德意志國會於三十日會議時，通過內長弗列克所提之聯邦改革法案，該法案將帝制以還有歷史之聯邦制度，完全取消，州政府歸聯邦內長管轄，確立中央主權。

通過聯邦改革法案

柏林三十日路透電，今日德國會通過內政部長弗列克所提出之德意志改革議案，該案規定（一）各聯邦之主權，全部移交德意志政府。（二）各邦政府及民政長，須歸內長管轄。（三）授權德意志政府，宣布新憲法。（四）內長可頒佈補充新憲法之必要條例。又電，今日秘密警察長哥林大尉致函內政部長弗列克，要求立即解散德意志境內之保皇黨團體。此爲保皇黨團體慶祝德廢皇生辰之下文。該函警告保皇黨復活之危險，謂在過去數星期中，已獲有關于保皇黨之不少宣傳證據。此種新組織之目的，在增多新會員，尤欲誘致德青年，以期推翻國社黨運動云。

希忒拉之講演詞

柏林三十日路透電，全國視線所集之德國國會，今日午後在克諾爾大劇場開會，議員出席者皆着黑色與褐色制服。國社黨少年二人，各執手槍，而對聽衆閣坐於舞台之上端。普魯士總理高林致開會詞，陳述過去一年中德國之進離。德總理希忒拉在歡呼聲中，繼起致詞。謂過去一年可視爲國家社會黨家命之年，已使德國各種生活，有顯著之改變。至於國會制政府適摧殘國國與社會之利益耳。國家社會主義今已拯救德國于衰亡矣。黨派劃翻亦堪百惡，自德國共和成立後，中級社會之民主黨聯合馬克斯主義，組成內閣爲而浪費國家之經濟與政治的資金。但德國卒團結一致，而以毅力脫離與種誣罔。最後之懷懸戰爭犧牲於百萬生靈者，今後決不許復生。新國家措施，指導僅爲國人志願之表示。國社黨對於民族之觀念，並不作德國尊重其他民族之解釋，不過德人欲保持德人民族之純粹耳。德國可使百萬工人歸田工作，以增多農業之生產。德國現成立摠有權威之政府，而爲民族所信任。其種種難題，應合解決。至於勞資問題，吾人已安置法紀與秩序之基礎，以民衆之更大利益，代替經濟較强者之勢力。打破僱主與工人之團體，正所以終止階級戰爭也云。希氏言及德國宗教問題，謂德國剷除政治團體，已使宗教組織愈爲有力。吾人希望耶穌教教會之併合於一個福音的國家教會，可予人以充正滿意云。德總理繼言及凡爾賽和約事，謂凡爾賽和約狂妄的政治與經濟上擔負，已完全摧毀德國對於世界公道之信任，一國被迫作戰於勇敢抵抗之後，不幸而敗，他國辱之踐之，此種世界制度，使千百萬人疾首痛心云。德總理又謂，現有人以德國非復處於世襲君主制之下，不能安樂。此種理論，殊堪抗議。國家元首無論其爲何人，當專由德國人民所喚出。國社黨不承認過去朝廷之利益，爲德國人民之義務云。希氏後言及外交，謂德國無人欲危及法國安全，德國準備有以證明之，德國要求平等，世人未有能否認此要求者，亦未有能永遠禁遏之者。新戰爭適釀成國際紊亂耳。薩爾流域乃法德間唯一土地問題，此事解決後，德國即準備在種種方面上，接受洛加諾條約，薩爾問題不須用公民投票解決云。最後希氏對於英國擬造成法德友好關係之努力，表示謝忱。謂英國軍縮備忘錄，德國將以最好之志願及以渠去年五月所宣佈之精神研究之云。

國社黨內部分裂

倫敦二十七日路透電，希忒拉與高林皆爲現代歐洲志力最堅强者，而高林在世人視之，不啻爲希忒拉之右臂，但近日二人意見相左，迭起衝突。此爲國社黨中最新之一幕。全歐人士莫不注視之。結果如何，尚難推測。二人意見不同之點，略如下述：（一）德國欲使奧國成國社黨之國家，非先去奧總理道爾夫斯不爲功。希忒拉近見列强表同情於奧國，欲稍改變其對付奧總理之政策。但高林則反對甚力，致希氏處於進退兩難之地位。（二）高林意欲恢復皇室，使之重握政權。但希氏則不願廢皇復位，而自削其權威，故反對復辟，不遺餘力。（三）希臘共產黨迪米托夫前受國會縱火案之嫌疑，雖已審明無罪，然猶繫獄未釋。希忒拉欲釋出之。縱迪氏或將在他國作反對國社黨之有力宣傳，然亦不能預防及此，而永遠監禁之。但高林則不作此主張。（四）希忒拉所擬之日耳曼新憲法，關於土地問題各條爲高林所不能贊同之一事。（五）希氏云，宗教爭執上主張全德主教穆勒告假離職，而暫以他人辦理宗教改善事宜，避免政治勢力。但高林則答稱，吾人披上褐衫，既非耶教徒，亦非天主教徒云。高林主張宗教宜服從國家，致宗教爭執之和解，極難成立。凡此五點乃希高二氏漸相冰炭之原因。德國人民雖多數擁護希氏，但高林亦非無黨羽。如二人衝突加劇，則德國將有甚重要之發展云。

高林為保皇黨張目

柏林二十七日路透電，國社黨與保皇黨間之緊張，已至極度。保皇黨由航空部長兼普魯士邦總理高林助之張目，現努力奮鬥，但顯已失勢。昨夜全國軍官聯合會會員慶祝德皇七十五歲生辰時，為警察馳往解散。今日退伍軍人聯合會會長國社黨都恩將軍已由國社黨健將李恩哈德大佐代之。當局並下令將鋼盔團完全併入國社黨，團員必須棄其舊日之灰色外褂，而改衣國社黨之褐衫。同時各報均自由抨擊復辟主義。

德波成立不侵犯協定

柏林二十六日路透電，德國波蘭兩國根據開洛格公約所簽訂之十年互不侵犯條約，業於今日成立，以後二國間如有爭端，均允不訴諸武力。又二十七日電，昨日在柏林簽訂之德國波蘭十年不侵條約內容，業經締約雙方代表聯名發出宣言公佈。按此約會商始於波蘭代表里勃斯基在去年十一月十五日來德，訪問總理希忒拉氏之後，方告成功，該宣言稱；「此新約因担保兩國間之直接會議，故為德波間政治關係，闢一新局面。兩國之趨重於維持與保障彼此土地間之和平，實乃鞏固歐洲全部和平之要素。兩國規定彼此間之關係，將一律遵守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巴黎公約之原則，且更確定兩國間關係所需之方向。締約國並聲明，此新條約不受一切國際約束之反對，或因而減少其效力。再此約不涉及其他事件，即如國際公法指定，認為兩國內政事務者。兩國政府並表明，願採用直接交涉方法，解決兩國間一切關係問題。設果德波間發生爭執問題，而非直接交涉所可解決，則兩國須訂立一種諒解，用他種和平計劃解決之。但均不得有武斷行為。若至調解爭執必要時，可採用他約之適宜條款解決之。總之，無論居何情勢之下，兩國皆不准以武力解決任何糾紛。在此類原則下產出之和平保障，將改善兩國間之政治經濟與文化關係德波保證聲明。新約一經實行有效，兩國間之關係必有奇效之發展。不只德波友邦感情日善，且歐陸國家均將有莫大裨益」云。此聯合宣言之末段，係記載准許事宜。規定條約期限十年滿期後，設締約國之任何方在六個月前無廢止通知，則仍繼續有效。

蘇聯共黨之全代會

開幕時之盛況

莫斯科二十六日塔斯社電，蘇聯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本日在克里姆林宮開幕，列席者有二千餘人，代表全蘇聯各地各級黨部。史達林出現於講壇時，激起全場長時間熱烈喝采。全場代表均立起，以不斷「呼拉，呼拉」之喊聲，歡迎此全黨最高之領袖，莫洛托夫致開幕辭，大會推選史達林，莫洛托夫，加甲諾維支，佛洛希羅夫，奧爾忠尼基得茲，加利寧，基羅夫，可希奧爾，波斯共謝夫，克魯普斯加雅等為主席團。主席團選出後，全體代表掌聲與喝采聲，交響如雷。史達林於全體代表再四熱烈祝賀聲中，登台演說。代表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報告書，（演詞另見專篇）史氏報告，歷五小時後，終於在會場暴風雨般之歡呼與悠揚壯烈之「國際歌」聲中，告一結束。

莫洛托夫致開會詞

莫斯科二十七日塔斯社電，莫洛托夫在致共黨代表大會開幕詞中，宣稱：「自上次代表大會以展開無實現進攻資本主義，因素為主要任務以來，吾人已經歷一比較短暫之時間。在此數年之間，充滿勞動階級反對社會主義敵人之緊張鬥爭，同時亦表現我國社會主義之偉大勝利。我國現在已有如此強大之工業，配以如此之技術，與如此之機件，以至吾人將來足能從事整個國民經濟各部門之技術的再重新設備，並鞏固我國之國防能力。吾人已展開第二五年計劃實現問題之鬥爭。此次代表大會對於第二五年計劃之綱領，對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之建立問題，必須下一斷語。吾人尚有不少未經解決之問題。吾人之經濟中尚有若干落後部門，吾人正在操習新的技巧，與新的生產。凡此進步，尚不充足。不過此蘇維埃之國家，方以不斷之勝利克服一切中途之困難，穩健而迅速促成經濟文化之成長，而使全國工農大衆之福利，日漸提高。此即建設社會主義之蘇維埃國家與資本主義制度之資產階級國家尖銳對立之寫照也。我黨此次代表大會將在蘇聯國境以外無數萬無產階級與殖民地被壓迫者之心中，引起熱烈之回響。吾人對於彼等必須在此高呼：「我等為社會主義勝利之奮鬥，正與全世界反資本主義之革命鬥爭，密切聯繫，不能分開。」莫氏又指出，蘇聯在過去一年間，曾多次被迫對於戰爭危險之來到，加以估計。現在蘇聯，特別因遠東形勢之故，尤被迫而加緊防範，並鞏固其保衛十月革命勝利品之準備。」莫氏結論稱：「吾人於堅決繼續吾人之和平政策，與鞏固吾人與其他國家之和平合作。在目前尤必須特別注意或光榮的紅軍之戰鬥能力。」

布哈林之自我批判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八日電，昨日與今日之蘇聯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均辯論施塔林之報告。工人代表，黨部，政府機關與各經濟企業之代表均參加辯論。全體代表均指出蘇聯各共和國，各省，各區之偉大發

長與成就；並提出黨中央委員會之直接參加與具體輔導，特別為史達林在建設國家生命之一切問題中之領導作用。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加雅在伊之演說中指出，蘇聯社會主義基礎之建立，乃係由於一始終不離棄列寧之世界革命道路之政黨所完成。克魯普斯加雅力述史達林之特殊功績。以前反對派領袖拉明那兹及布哈林亦到會演說。彼等分析彼等以前之錯誤對黨的政策之誤解與曲解，又抨擊反黨之鬥爭，並稱黨與史達林之毀滅反對派，實為極端正確之舉；且惟有賴於黨的正確的總的路線，惟有賴於中央委員會及全黨領袖史達林之領導 ，全國始克獲得鉅大之成功及一切領域內之勝利。

法國內閣之嬗遞

蕭丹辭職 內閣解體

巴黎二十七日路透電 ，蕭丹內閣就任恰滿兩月，今日已向總統遞呈總辭職。又電，法長萊那爾狄已辭職，雖經同事竭力挽留，但卒不允撤回辭呈，故蕭丹內閣解體之第一步驟，今日業已實現。又據政息，法政府之兩難，將以內閣辭職解決之，已幾無可疑。僉信蕭丹將拒絕組新閣，總理繼任問題，刻已在討論中。急進社會黨領袖赫里歐及戴拉德均有望。

戴拉德再起膺內閣

巴黎二十九日路透電，戴拉德業以忠誠見重於時，今日被召入總統府辭出時語人：總統已命渠組閣。渠對總統之信任，至為感奮。當告總統，渠將立即與其政友磋商組閣。戴氏又表示，渠欲羅致幹練而孚衆望之人，組織新閣，俾可恢復政府之權力，及國人對共和之堅貞信仰云。

社會黨宣言反對

巴黎二十八日哈瓦斯電，法國新社會黨開會，討論政局，通過動議案，說明新政府當由隸屬左派多數之人物，擔任總揆，而由共和派中操行廉潔幹練敏達之人物輔佐之。新政府主要目標當為(一)懲罰騙案罪犯。(四)整飭風紀。(三)改革政治司法行政之秩序，(四)保障公衆治安，(五)迅速通過預算案。巴黎三十一日路透電，法國社會黨今日發表正式言論，謂該黨已決定反對戴拉德新政府 。據此則新內閣縱在衆院取得第一次信任票，然亦不過獲甚小之多數耳。社會黨又聲稱，彼等不承認總統有強迫國會接受全國統一的政府否則解散國會之權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一月廿六日起
至二十三年二月一日止

（記者）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林森就任國府主席之職。

▲首都舉行迎蔣祝捷大會。

▲莫德惠離京北上。

▲中央軍入泉州，李濟深由汕頭抵香港。

▲中監會開第一次全會。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全國經濟委員會開第三次常會，討論建設計劃。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滬戰二週年紀念。

▲莫德惠抵津。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張學良自京赴滬。

▲陳儀自滬登艦赴閩。

▲內蒙代表關於自治問題向中央各機關請願。

一月三十日　星期二

▲張學良到滬。

▲行政院決議免去孫殿英青海西區屯墾督辦兼職，並將督辦公署撤銷。

▲德國國會通過聯邦改革法案，將聯邦制度完全取消。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蔣偕夫人自京赴滬轉杭。

▲張學良抵杭州。

▲滬虹橋機場商用練習機一架墜落，練習生陳某斃命。

二月一日　星期四

▲蔣夫婦由滬抵杭。

▲陝西考古會在西安成立 ，推翁文灝等為委員。

▲府令撤銷青海西區屯墾督辦公署，並免孫殿英督辦兼職。

論評選輯

日本之反軍閥聲浪

日本於軍權重壓之下，時逾兩載，未聞社會上有起而糾正其狂妄舉動者。以號稱政黨政治之國家，政友民政兩黨因互相敵視之故 ，亦噤若寒蟬，不敢與軍閥作正面之衝突。此由於兩大政黨自身腐化者半，由於軍閥利用恐怖手段以壓迫政黨者亦半。蓋過去兩年間之日本政治，誠令人有變態越軌之感也。政友民政兩黨於極端不滿意之情緒中 ，仍不能不敷衍軍閥，參加所謂舉國一致內閣，以執行軍閥之政策，苦悶煩惱，可想而知。日本軍閥於發動東北事變之前，即已造成國民厭惡政黨之心理，使政黨信用因以失墜，乃得推翻十年來所培成之兩黨交替之習慣，而代以超然內閣焉。假使政黨中尚有偉大人物，其才識手腕，可博國民信賴，則其國人或因信仰領袖之故，而謳歌政黨政治。於是數年之內，兩黨偉大領袖皆遭毒手，政黨既自覺空虛，軍閥威權遂可支配一切。然軍閥之輕切妄舉，未嘗不爲識者所愁眉蹙額，長此無識猛進，必受嚴重教訓。今日世界決非純恃武力所得而橫行無忌。武力之外，物力財力，悉屬同等重要。日本之武力雖足與最強國家一決雌雄，但物力財力，終嫌未豐。國際貿易一旦斷絕，不特物資供給，頓告缺乏，即國內工商業亦恐有立即倒閉之虞，是軍閥迷信武力萬能主義，當然不能得識者之首肯也。

日本識者知其然也，故反對軍閥之運動，即已潛伏於軍權最盛之時。最近國際形勢，益形孤立，英美兩國極力充實軍備，甚至有公然爲維持世界和平計，不惜與日一戰之議論。日爲策安全，亦不能不謀改途易轍，冀可稍釋各國憂慮。國際如是，國內當然亦有起而應之者。內田之去，其第一聲也。荒木之辭，其第二聲也。軍閥非不能與新興之反軍閥輿論對抗，唯軍閥亦感覺東北四省既入囊中， 華北數省亦受控制，稍斂鋒芒， 未始非計，故姑且暫退一步，以求避免國際衝突。中國如此局勢，不特永無收復失地之力，即未失者亦終當爲彼所攫，不過時間問題，何必亟亟！且使國內稍有反對軍閥之聲浪，更可掩飾國際耳目，使東北事變之直接責任者荒木告退， 未始不足以轉變歐美觀念。 蓋荒木政策實受日本後進軍人之支持。而今日任何軍事機關皆爲此輩所盤據，則荒木雖去，於彼之根本方針無碍也。外可緩和國際緊張之趨勢，內可不至變動徹底侵略之政策，則軍閥亦何樂不爲？吾人苟能認識此點，則最近荒木於議會開會前辭職，及議會中非難軍閥之聲，皆可洞悉其由來矣。

前日日本議會中民政黨議員小川鄉太郎之質問，較爲露骨。其言曰：「最近號稱得有軍部援助之各種援助，頗爲橫行，不識陸相所感如何？現役軍人干預政治之傳說，無論在軍事方面及政治方面均非所宜，且甚至有利用在鄉軍人者。」此誠兩年來軍閥支配下之空谷足音。雖然，今日日本國內雖有反軍閥之聲浪，而所反對者，仍爲國內問題，若對中日問題，則尚無人敢主張交還東北者。蓋日本既已取得東北，中國無力抵抗，而各國亦無法制止，則日亦何必退讓。且日人咸認東北現狀爲既成事實，主張交還者，即屬大逆不道。在此種情勢之下，彼輩之反對軍閥 ， 固與我無利

也。吾人試檢閱各滿大會宣言，無一不以扶植僞組織爲當務之急，便知當前日人心理。而同時擧國上下且亟謀使中國俯首承認僞組織，以爲日本打通國際僵局之方法。廣田所謂：「非使中國內政士之糾紛克告安定，並取銷抗日政策，消滅排日思想後，無由獲得中日至善，及維持東亞和平，」一即是此意。試問日不交還東北，我能消滅抗日思想乎？故國人或以爲日本國內輿論變遷，或有解決東北問題之望，誠屬錯誤見解。中日之帳，終須賴我自力，方得清算。充實自力之道，終須使政治與國民生活發生密切關係，始有功效。政治若與國民生活無關，則政治喪失效用，國民生活無法提高，尙成國家乎？吾人痛感今日爲政者只知高呼充實國力，而不知所以充實之道。國民經濟崩潰，日益迫近，遑論收復失地哉！世有君子，胡爲不一加審慮哉！

(錄一月二十八日北平晨報)

◇　◇　◇　◇　◇　◇

救災治黃不容再緩！

本屆四中全會，平凡閉幕，其所興革，頗令望治殷切之民衆，爲之慊然；惟李敬齋等提議，擬在國庫或棉麥借欵內迅撥一千萬元，辦理黃河下游善後工程，以防災患，並每年撥發五百萬元以爲治本工費，經二十四日之第四次大會決議交全國經濟委員會核辦。不失爲切合實際緊要之主張。吾人竊以爲政府對於此項關係南北十數省民生問題之重要工程，實應加緊工作，不容再緩。

杳黃河於去年八月間決口，瀰漫數省，被災五十餘縣，災民四百萬，長垣一縣即淹田萬頃。人民死亡占全體十分之四。迄今五六月之久，祗聞輾轉報災與呼救，未見鉅額之賑救與有效之防堵，中央雖有黃河水災救濟委員會之設，組織儘管龐大，除經理國府四百萬辦理急賑之欵項外，殊無其他表現，反因有此臨時組織，而將原有之黃河水委會責任減輕。冀豫災民至今大半蟄居水屯冰陣之中，各處決口，洞開如故，河南賑災會近方進行移民就食之工作，而長垣一帶又以漲水聞矣。據長垣通信，石頭莊馮樓一帶，積淩水自本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之三日間共漲九尺餘，凡去年秋汎被淹村莊又均重遭慘禍。災民除由小舟救出少數外，餘均攀登屋頂樹幹之上，呼號待救。而因交通阻隔，不便救援，遙望樹上災民因饑寒而倒斃者，相繼不絕。嗚呼！此情此景，人間地獄，不是過矣。黃河向稱難治，潰決之災，代有所見；然自入民國以來，除冀豫之間偶有水災，大體尙屬安靜。二十餘年來之中國，內亂外患，俱臻極致，獨於黃河垂拱而躋漢唐之安靜景象，不可謂非徼倖。雖然，徼倖者究屬偶然之事，目前之黃河現狀，已充分表明其危險性，不容我人枕流宴居矣。溯自十七年統一以來，國民政府席有爲之勢，原應切實做些建設事業，乃掛起籌備東方大港北方大港等招牌，以示其規模宏闊，而於最關民生之黃河轉似一無辦法。黃河水利委員會成立之初，蔣前主席以元首之尊，兼任委員長，其志當欲有所作爲，乃亦無所表現。其或有所成就者，亦非政府之力；若綏遠之民生渠及陝西之涇惠渠，皆華洋義賑會之功。政治效率之低微，即此一端，可概其餘。目前黃河之形勢，已不容政府端拱無爲。考之歷史，黃河曾有六次變遷，禹河故道，本由天津入海，其後屢經遷徙，除由山東境內入海者外，曾北移而奪衛入海，亦曾南移而奪淮入海。就現勢論，黃河之南北改流，均有可能。一自長垣濮陽衝破金堤，趨南樂大名，奪入衛河，與南運河匯流，直灌海河；一自開封一帶衝斷隴海津浦兩線，黃淮合流，而入於江。此兩種趨勢，均有可能，而其結果皆異常嚴重。黃河果由天津入海，以其巨量泥沙，瀰漫淤塞，華北市場，必爲毀滅；若與江淮合流，則江左繁華，亦化泥沙。黃河問題之本身嚴重若此，目前冀豫之郊尙有百萬災黎在存亡呼吸之中，今當嚴冬，淩水盈丈，轉瞬春汎，其害之烈，尙堪設想耶！自前政府第一之神聖責任，宜趕速將屋頂樹幹上之災民，移出水屯冰陣，置諸彼岸：並趕速將未堵之口，趁水尙不大，加工合龍。此於人民爲救命，於治河爲救標，均急急不可緩者。全會中提議迅撥一千萬元辦理下游善後

工程者，實宜切實進行。至於治本之事，則可先行指定的欵，由專家精密設計，從早實施，期於計日程功；蓋雖治本，亦必於今年大汛前樹立相當規模，否則洪流一捲，並此機會亦失之矣。四中全會之宣言，非以「救亡圖存」昭告國人乎？吾人以爲黃河問題即爲救亡圖存之最低義，蓋有人始可救亡，有土乃可圖存，萬一黃河流域，民衆成魚，廣土變水，國家其將何所託命？吾人竊願全國經濟委員會，代黃災救濟會與黃河水利會兩機關而起，將救災與治黃整個責任，完全擔負，積極進行，則不特南北各地，共保安全，救亡圖存，抑亦於焉攸賴矣！

◇　◇　◇　◇　◇　◇

如何觀察日本？

（錄一月二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日本在東變前後，舉國在頑閥煽動刼持威迫之下，脈絡奮張，如狂如醉。淺識者鶩於近利，深沉者志在苟全，故自表面視之，日本全國上下，殆若目空一切，凌轢無從。實則其政府當局，各有其不可明言之苦。其猙獰面目，固不盡出於內心之自然表現。犬養毅之被刺，內幕情形，世所咸知。方其出任閣揆之始，世之知犬養者，對中日外交前途，莫不抱無限樂觀。以爲此號爲「日本憲政之神」之耆年政治家，必能奮其鐵腕，打開中日已僵之局。顧犬養登臺後之表示，在吾人視之，殆盡與軍閥一鼻孔出氣，遠非吾人之所預期。不知者或竟詆犬養爲終年變節；實則犬養背後，有刼持之人在，其一言一動，皆非其發於內心之言動。迨其身遭狙擊，於是犬養之心，大白於天下，日本之政治內幕，亦以大白於天下。於以知就其登臺之某一人物，以觀察其外交之動向者，皆未見日本之全。近年日本政治，早已逸出恆軌，如荒山失馭之馬，不惟控御甚難，且亦觀察匪易。故吾人於希特勒秉政之日，可以推定德國之必將厲行獨裁；惟在日本，則絕難就其登臺之某一人物，加以推定。今其秉承軍部意旨之內田外相，早經辭職，世所認爲催生第二次大戰之荒木陸相，亦已去位。如僅就人物升沉以爲觀察，似可斷定日本之外交政策，確已趨於緩和。華北之當前危機，可望不至從此加劇。此其觀測，殆將與前此之屬望犬養者，陷於同一失望。此政府國人所應爲前途後，早加圖維者也。

日本今日，已陷於國際空前的孤立地位。日本有識之士，目覩現狀，爲莫不深懷疑懼。其執政當局，身肩鉅擔，盱衡萬國，應亦能慮深思遠，爲國家策安全，爲人民謀福利，近日其外陸兩相先後去職，謀國者之心，殆欲藉此緩和世界觀聽，打開日本之外交出路，用心之苦，昭然若揭。據此以觀察其今後之對華外交，似向之對日深懷戒懼者，咸可即此釋懷，不復再作杞憂。抑知日本之軍事與外交，操其鍵者，爲其少壯軍人，而非其元老重臣。少壯軍人，心目中只一無抵抗能力之中國，亞洲之外，非其所知。此輩生氣虎虎，目空一切，力足以制其長官，氣足以懾其當局。往往長官所已畫諾之事，其部屬可予變更，而部屬所計畫者，長官則必須照辦。否則盛氣相加，長官竟莫如之何。此其事例，屢見不鮮。犬養耆年碩望，舉國所崇，尙不能不飲彈長瞑。資望在其下者，甯復有過往獨來之勇氣？日本上下，早已截成兩段，少壯派可目老人爲庸懦，爲腐朽，而在其上者，則不敢謂少壯派爲躁進爲亂紀。所謂元老重臣，畫諾而已，形式上可以代表國策，而實際則不能推行國策。其幕後發縱之人，固若干之少壯軍人也。日本今後，當力謀緩和世界對日本之疾視心理。觀於廣田之最近言論，秋波四送，具見慧心。此誠足以證明其元老重臣之內在心理。惟謂日本之對外政策，即可從此緩和者，實嫌過當。以其僅爲元老重臣之意，而非其少壯軍人之意也。此種現象，當然非日本國家之福。惟少壯派之勢力，早已根深蒂固，當局明知其危，祇有徒喚奈何，自更非吾人所可借箸代謀。日本政治，已陷於非常狀態，絕不容以常例相衡。此種狀態之是否合理，是否爲日本不可救藥之因，非吾人所欲言。吾人所欲向政府與國民說明者，惟在日本政府人物之升沉，不足作爲其外交政策變更之事實證明，使舉國不以苟安與倖存心理，而稍懈其所以自救之道而已。

◇　◇　◇　◇　◇　◇

英國海權與遠東時局

（錄一月二十九日北平晨報）

英帝國海軍會議一月二十三日在新加坡開會，一昨閉幕，會後無隻字公表，致令其神秘性，愈益引起國際之注意。據日前路透社所傳之該會議程，則商討問題，有下列四點，（一）新加坡爲英海軍集中點之展望，（二）

軍港工程，(三)遠東時局，(四)與當地艦隊有關之一般事件。另據合衆社電訊，則謂此屆會議關於及早興築新加坡防禦工事與完成新加坡海軍根據地問題，傳已獲得妥協云云。吾人以爲際茲日俄美三國備戰聲浪，高唱入雲，太平洋上疾風暴雨，瞬將驟發之會期，英國海權對於遠東時局，實具有莫大影響，尤以兒論太平印度兩洋，掌握亞歐澳水路通商孔道之新加坡軍港提早完成之計議，値得吾人之重視，蓋此舉實爲未來太平洋大戰中之重大關鍵，英海軍會對此，採取嚴密之態度非無因也。

查新加坡隸屬英帝國版圖遠在一世紀以前，一八一九年東印度公司之拉佛爾斯爵士首先以英政府名義占領該地。一八八二年英人在彼開始建築雛形軍港，是爲新加坡築港之嚆矢。一九二一年英保守黨政府向議會提案，請撥欵一千零五十萬鎊，興築新加坡軍港。至一九二四年第一次英工黨政府當政時，該案會經一度擱置。當時英方所顧慮者計有三點：一恐遠反華府會議精神，二恐此舉遭致日本之反感，三則築港經費浩大，雖有遠東與澳洲英領各地，自願輸將，然籌集金額，亦至不易。以是築港工事之進行，至今未能積極。降至今日，則日本既有恢復旅順要塞之舉，美國亦有擴充夏威夷珠港，使爲「直布羅陀第二」之建議，因此英帝國海軍會議趕築新加坡港之籌劃，亦正爲議計中事。吾人苟從軍事觀點，一加研究，即可明瞭此舉在策略上之價值。按新加坡之地理位置，適處於太平印度兩洋衝要地點。距日本長崎二千四百十五海里，香港一千四百五十四海里，馬尼拉一千三百七十海里，澳洲達爾文港一千九百六十七海里，錫蘭可侖波埠一千五百八十五海里。以言其本身地勢之優勝，則西有長二百英里闊二十五英里之海峽，東則列島環伺，棋布星羅，可以布水雷，泊潛艇，設置空軍根據，於海陸空防務，無往不宜，且新加坡地點，密邇印緬與波斯灣，資源取攜，無慮匱竭，言者謂新加坡一港，爲英帝國地理上的中心點，洵非過當之誇炫。英國遠東之海權，不能不惟此形勝之是賴也。

抑吾人對新加坡築港之目標，更應有基礎的認識。英人此舉，根本上爲防備美日太平洋戰事一旦之勃發，毋庸諱言。若謂英欲藉此伸張其遠東之勢力，或對日本有何敵意行徑，則吾人敢言其必無，英國政府及海軍中人諒亦不作此想。夫英國爲世界第一海權國家，乃不可爭論之事實，故其當局有所擘劃，輒高瞻遠矚，以全世界爲對象。據吾人觀察所及，目下英帝國政策之主要趨勢，對內在謀若何團結其帝國以內之各自，俾能在經濟與商業上挽回繁榮：對外則謀若何維持歐陸之均勢，其至少限度，須使目前不至有第二次歐戰之爆發，而促成資本主義國家根本之崩潰。至於其對遠東經濟關係之重視，毋寧尚在南美洲以下。要言之，其遠東政策爲保守的，而非進取的。且近頃日本商業勢力之膨脹，一瀉千里，印度澳洲等英帝國領域，已被侵入，故今後英國在國際貿易方面，勢不得不與日本分庭抗禮劃疆而治，歐美與帝國以外，勢難兼顧遠東。至於其在中國與遠東之經濟地位，苟能維持現狀，即於願已足，必不具有熱熾的野心，兼籌並顧也。且英國採此立場，消極的可依賴日本爲一種警備力量，以保其鞭長莫及之遠東，積極的則可拉攏日本，以牽制具有獲得第一海權野心之美利堅。矧英日同盟之舊契，至今迄未忍置，觀滿變以來，英國態度之灰色，尤足印證吾說。以是英國鞏固遠東海權之舉，並無謀日意圖，參雜其中，此其傳統政策堪資保證者也。

然使世界果遇不幸，一旦太平洋上之美日衝突，不能獲免，則英將擁兵作壁上觀乎？抑將坐觀其一世紀來慘怛經營之遠東利益，聽戰爭鐵蹄之蹂躪而歸於烏有乎？藉曰英將袒美而抗日，則眼前虧須先吃，以英人眼光之靈敏，必不出此。藉曰英將袒日而抗美，則「血濃於水」之諺，具有甚强之拘束力量，且英國朝野亦不致願見墨索里尼之黃禍論，形諸事實。此二者以外，至於武裝調停一舉，更爲不可能之脆弱企圖。以是處此難局，終有圖窮匕見之一日。綜考以上一切，則英國遠東海權，尤其是築新加坡港一舉之重要性，彌復彰著矣。因此英國鞏固遠東之海防，雖確無抗日意義，而日方卻不能不予以敏銳之注視也。吾人以上推斷，雖不免偏於恐怖論調之誚，然事實當前，殊不容吾人之漫作樂觀，此又吾人所以呼籲同胞，努力準備，免作被處分者之微旨也。

（錄二月一日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孝園得齊永明孔子問禮圖刻石築亭徵詩分得廢字　　續衡

國必。有。與。立。惟禮。不。可。廢。禮失。求。諸。野。世運。乃。益。晦。觥觥。禮。運。篇。大同。闡。精。義。後。來。綱。常。說。曲解。紛。衆。喙。去。聖。萬。里。遙。徒賚。一。姓。利。太息。元。化。漓。正坐。叔。孫。輩。東魯。隸。禮。邦。柱下。典。章。寄。尼山。與。苦。縣。精誠。通。寤。寐。至今。披。畫。圖。想。象。深。衣。對。學儒。每。紕。老。龍門。有。深。喟。試爲。尋。心。源。無乃、數。典。昧。戴侯。本。禮。宗。家學。懔。授。記。洛裝。載。石。歸。築亭。更。題。字。嵯峨。校。士。場。清切。論。文。地。持此。詔。邦。人。羲等。懸。象。魏。作頌。奚。敢。辭。太平。終。可。致。

十月十七日青溪詩社同人爲陸放翁先生作生日分韻得入字　　顯人

薰時。我。愛。放。翁。詩。手自。精。抄。珍。什。襲。全稿。未。能。萬。首。窺。短綆。已。苦。千。尋。汲。翁生。宣。和。太。平。時。九廟。有。知。神。已。泣。積薪。層。火。曾。幾。年。棄駝。滿。都。豺。在。邑。溯當。烏。帽。初。從。師。已似。蜚。龍。起。春。蟄。鎖廳。擧。首。冠。羣。才。玉階。唾。手。榮。名。拾。科第。何。曾。與。風。漢。名次。誰。知。忤。宰。執。從此。蹉。跎。蹇。半。生。憂國。空。懷。濟。川。檝。微官。特。薦。始。登。朝。敕令。聖。政。勞。編。輯。散關。渭。水。秋。笳。鳴。楚澤。巴。山。吟。筆。澀。石湖。大。度。許。頹。放、丞聾。不。計。容。長。揖。輕裘。駿。馬。成。都。城。城裏。蜀。棠。宮。錦。溼。生平。愛。蜀。居。蜀。久。編詩。署。以。劍。南。集。自言。詩。家。悟。三。昧。羯鼓。手。勻。琵。琶。急。阜陵。睿。鑒。有。定。評。筆力。斡。旋。人。不。及。龜堂。一。老。本。天。才。況有。山。川。佐。供。給。從戎。南。鄭。夢。駝。車。登高。戴。山。吹。蒻。笠。畫船。禹。廟。盛。隨。波。踏月。雲。門。勞。拾。級。晚年。仍。戀。鏡。湖。春。納祿。翩。然。歸。羽。戢。自命。癡。頑。舊。史。官。強項。到。頭。逾。八。十。坐看。中。原。落。人。手。我似。霽。山。同。感。悒。與翁。舊。有。香。火。緣。式瞻。遺。像。高。風。挹。生時。風。雨。暗。孤。村。一生。聽。雨。多。篇。什。靈來。忽。似。度。瀘。時。風雨。縱。橫。樓。亂。入。

陪散原翁集萬松林得安字　什公

萬松。深處。夏。猶。寒。一叟。翩。然。四。座。歡。奉佛。自。慚。聞。法。淺。爲儒。總。覺。救。時。難。欲參。內。院。叩。彌。勒。頗憶。東。山。有。謝。安。到此。塵。氛。都。隔。斷。睡功。政。好。學。陳。摶。

失題　昀谷

斷無。一。個。癡。于。汝。獨怪。千。生。錯。到。今。多病。尋。常。求。懺。罪。煩師。鄭。重。替。安。心。姓名。頗。記。芙。蓉。葉。夢寐。曾。參。薝。蔔。林。大願。船。中。宏。誓。在。幾時。能。報。佛。恩。深。

散原翁近游故京訪弢老纕蘅有送行詩寄示邀予同作兩先生並年踰八十誠詞林嘉話也　山腴

行藥。金。臺。想。去。蹤。倦游。醫。部。豈。籠。東。故宮。禾。黍。傷。心。後。落日。觚。稜。望。眼。中。名士。過。江。無。謝。傅。都人。夾。道。看。坡。翁。定知。二。老。相。逢。處。處士。祠。前。百。感。同。慈仁寺顧亭林祠昔日燕游地也

挽楊昀谷先生　味雲

身世。如。君。亦。太。奇。野雲。無。迹。自。孤。飛。欲攜。梅。鶴。猶。嫌。累。縱憶。蒓。鱸。未。忍。歸。學道。功。深。能。辟。穀。逃禪。心。苦。抵。餐。薇。華鬘。色。相。都。參。透。散盡。天。花。不。染。衣。

寄迹。雲。沾。又。雨。霜。蕭然。巾。拂。似。僧。房。詩心。寒。瘦。宗。郊。島。道味。淸。虛。慕。老。莊。身外。浮。雲。皆。土。芥。眼中。小。刦。幾。滄。桑。龍天。一。笑。塵。緣。了。披髮。騎。麟。下。大。荒。

後湖口占　公渚

十年。松。柏。長。龍。紋。詩境。高。寒。入。雁。羣。敗柳。凋。花。俱。有。戀。了無。去。住。是。閒。雲。斜日。湖。壖。有。所。思。重來。壓。面。澣。明。漪。女牆。萬。點。寒。鴉。影。舊月。能。圓。又。一。時。

氐州第一　金陵初雪和淸眞　秋岳

殘埭。生。寒。江。墅。澹。晚。鍾山。氣。勢。都。小。不。卷。簾。旌。還。呵。硯。滴。檐。角。烟。痕。縹。緲。生。白。虛。庭。便。算。是。冰。蟾。蹤。照。一。樣。淒。淸。三。春。漏。洩。鬢。邊。人。老。倦旅。花。悰。和。睡。少。只。贏。取。路。迢。情。繞。昨。夜。熏。籌。明。朝。翠。袖。損。玉。人。懷。抱。想。樓。中。欹。枕。處。相。思。夢。雙。渦。印。笑。郝。得。歸。來。共。闌。干。層。瓊。映。曉。

桃源憶故人　紫霞洞　鶴亭

芒鞋。又。踏。鍾。山。路。渺。渺。荒。陂。如。故。幾。日。不。來。秋。暮。黃。了。山。前。樹。山。幽。到。耳。無。禽。語。獨。自。推。窗。凝。佇。曾。是。舊。分。攜。處。忍。淚。還。歸。去。

哭楊昀谷先生　二首　　什公

嬉聚。倏三載。小別。情。惻惻。南嶽。望。析。津。私幸。北。溟。息。如何。君。遽。化。聲容。勞。追。憶。呼吸。隔。人天。悠悠。寧。能。測。君。常。作。憤。語。狐。烏。紛。赤。黑。豈伊。厭。濁。世。因。風。附。輕。翼。騷。壇。蓀。健。將。神州。黯。無。色。苦。淚。酬。故人。嘗。句。憎。難。得。

達者。齊。彭。殤。古稀。既。久。至。境。窮。乃。昌。詩。君。匪。不。得。意。長安。三十。年。誰。道。居。不。易。禪。味。老。逾。醇。恒。慮。隨。俗。墜。自。況。劉。遺。民。俯。視。彭。澤。志。踽踽。東。林。約。使。我。傷。顛。頷。君。身。本。無。垢。返。淨。將。焉。累。況有。太。邱。生。善。交。藏。君。事。（醫藥雜役習經紀後事以陳誦洛君爲最勤今之曾滌生江岷樵也）

哭昀老　　前溪

我生。本。碌碌。人事。殊。瑣瑣。識公。僅三。年。幾回。侍。清。坐。強說。我。知。公。勿。寧。公。知。我。知。我。少。讀。書。公謂。安。用。夥。知。我。不。習。禪。公。謂。不。不。學。可。詩。不。脫。乳。臭。公。云。少。烟。火。豈。眞。阿。所。好。聊。以。戒。無。情。歲。晚。拂。春。風。溫。如。傾。白。墮。如。何。問。字。門。遽。被。青。霞。鎖。長。留。野。人。歌。語。重。難。爲。荷。

昀谷居士喪過秣陵偕友迎奠以詩哀之　　纕蘅

欲雪。不。雪。天。冥冥。荒江。悽。咽。寒。潮。聲。故人。丹。旐。千。里。至。強持。絮。酒。情。寧。勝。君甘。藜。藿。晚。更。篤。清。於。野。鶴。癯。於。僧。篋書。狼藉。塞。破屋。閉門。索。句。兼。溫。經。眉。間。英。氣。世。所。詑。豈知。憤。俗。時。撫。膺。說。詩。聖。處。知。者。少。語。妙。早。空。聲。聞。乘。東。淘。陋。軒。差。可。擬。若論。身。世。逾。零。丁。終。時。未。知。作。何。狀。儻。覲。樂。國。參。無。生。我。嘗。相。從。文。字。飲。素。車。隱。媿。范。巨。卿。榮。州。一。老。（謂趙堯生）君。所。敬。百。詩。將。淚。應。先。成。（君曩將入蜀堯翁曾爲百詩送行故及之）

重九日纕蘅秋岳臨士招同掃葉樓登高余不克赴分得雄字　　衆異

了事。癡兒。近。已。翁。閉門。留。眼。看。霜。紅。清。尊。又。負。重。陽。約。破帽。長。依。一。畝。宮。諸子。眞。游。餘。涕。淚。神州。前。路。付。芩。通。何時。強。起。登。嵩。華。待。與。鍾。山。角。長。雄。

紫霞洞同鶴亭纕蘅嘯滄若飛彥和公渚　　釋堪

紫霞。俯。仰。冠。鍾。山。貯腹。靈。芬。不。盎。顏。兩。徑。蜿。蜒。蛇。赴。壑。一。橋。飛。聳。虎。當。關。鳴。泉。齧。石。爭。秋。瘦。醉。葉。酣。霜。受。日。殷。莫。問。大。功。坊。畔。草。孝。陵。柴。盡。淚。空。潸。

寄懷纈蘅秋岳白下

子威

一時。難得。兩。詩人。官閣。過從。誼。更親。豈以。簿書。羈。孝綽。要從。慕府。識。嘉賓。峯青。忽聽。湘江。瑟。衣素。同。澗洛。下塵。傳語。使君。應。拊掌。酒酣。聞道。姓名。眞。（友人酒座閒談兩君俱非素識者）

胡步曾來游青城數日而去臨別索詩題此送之

山腴

井絡。明。秋氣。遙天。見。客星。快乘。江。漲。白。徧攬。蜀山。青。朶藥。淩。仙化。尋源。證。水經。倘能。盡。游興。瓦屋。更。岩嶢。（時尚擬往游峨眉）詩拓。江。西派。人從。薊。北。來。十年。誦。佳句。今日。展。清陪。草木。新。疏。本。（步曾通歐西植物學）山川。極。命。才。吳船。門外。泊。惆悵。送君。回。

浙遊雜詩

放園

萬樹。松。楓。擁。一。邱。危臺。突兀。占。高頭。眼前。有。景。渾。難。說。只合。題。詩。讓。李。侯。（妙高臺拔可先來遊有詩甚工）

古柏。孤。梅。各。自。奇。梅花。初。放。最。高。枝。看山。兼。作。看。花。客。領略。寒。香。坐。片。時。（雪竇寺觀唐梅）

雪山。勝。境。徧。窺。探。奇絕。還。推。兩。隱。潭。樹杪。巖。泉。來。滾。滾。水中。石。髮。綠。毿毿。（上下隱潭）

梵宇。飄然。太。白。峯。東西。磵。水。響。琤。瑽。黃昏。到。寺。匆。匆。去。難忘。山。門。數。里。松。（天童寺）

東湖。快。閣。與。柯。山。併作。歸。舟。一。日。看。終遜。山。陰。三。月。好。舊遊。回。首。有。餘。歡。（歸途遊紹興）

上林春

訒盦

（正月後九日訪曹園梅花折數枝歸供銅瓶拈成此解）

千樹。紅。雲。無。縫。映簷。月。暗。香。浮。動。折來。教。伴。薰。爐。怕驀。地。膽。瓶。凝。凍。

歸車。帶。得。苔。枝。重。已漸。有。晚。蜂。隨。鞚。夜深。喚。醒。春。魂。待與。說。逋。仙。清。夢。

織婦

毛振鳳

春蠶吐絲織成絹，賣與富翁苦價賤，富翁猶說欠租錢，再付半價纔清算。織婦苦訴一夏忙，整價付我好糴糧，富翁聞聽怒而起，擲絹婦懷走中堂。織婦携絹心如擣，笑說半價付也好，得錢出門淚汪洋，不怨富翁怨上蒼。

凌霄一士隨筆

徐賡陛事，前略誌之。（見上卷第五十期。）「莊諧選錄」記「湖州某君」云：『湖州某君，納粟爲縣令，歷任諸劇邑，專以鋤强悍折勢豪爲事，所至有强項令之目，而銜之者亦刺骨。某制軍以「不畏强禦」擧之，非虛語也。當其任陸豐縣時，縣有土棍某，橫行一鄉，鄉人雖恨之，然知官必不敢懲治，亦遂無控之者。暨某君至，鄉人素聞其威名，乃聯名具呈控告。某君收其呈，不置可否。衆咸失望。迨次早，則某君已率健役至土豪所居，出其不意，擒之回署矣。衆駭其神速，相率往觀。至則自大堂以外，直至通衢，萬衆擁觀，幾無隙地。某君方坐堂上，訊土棍以所控，土棍不答，惟肆口大罵。某君令笞之，罵愈厲。杖之，罵更厲。某君怒，令人於堂掘坎，示若將活埋之者，而陰令掘坎之人埋至心際即止，不令遽死，冀其乞憐，即取保釋放。不意土棍愈罵愈厲，而旁人亦願其速死，無一人代爲乞命。某君知無活之之理，遽令人持鎗至，就坎中擊斃。不數日而某君活埋惡棍之名，噪於一邑。向之橫行於鄉里者皆聞風遠避，邑以大治。然其調任首邑，以事忤某山長，被其嗾某御史摭此事劾之，遂至罷官。』又云：『某君與山長初非有夙怨也。當其調首邑時，方蒞任視事，即有以無故被禁年餘未得省釋來訴者。某君訊之，則言：「去歲正月，方游行市中，誤撞某山長妻之輿，被輿夫辱詈。某不能忍，與相毆擊。詎未數刻即被某山長令人捆送至縣，縣官遽令下之獄。一繫年餘，黯無天日！今聞青天到任，故敢上訴。」

某令提某山長之輿夫至，則言：「此人實當街毆人，且乘間竊取小人之棉衣，故家主特令送縣。請青天勿爲所惑！」某君廉得其情，遂援筆書判語，張於署門。其大旨曰：「查某山長送懲某人一案，據其所言，只是毆人竊衣，例不過科以笞罪，何至囚禁終身？況去年正月某日，天正寒冷，輿夫之衣自當被於身上，何至置於轎後被人竊去？況通衢之中，某人苟竊衣，何他人皆不之覺？其爲架詞誣告，顯而易見。揆其隱情，明係某山長因其不知避道，誤撞其妻之輿，而輿夫又被其還毆，遂怒而出此。然考向例，惟官長出門方有清道之例，不許行人冲導，其他雖以歸休之宰相亦不能援此例，何況於山長？何況於山長之妻？某山長恃勢欺人，凌虐鄉里，前縣某甘爲勢豪鷹犬，置小民於不顧，皆本縣所不取！合即將某人釋放。」云云。某山長聞之，大慚怒，遂以巨金餌某御史劾之，去官。（某君批詞，粵人嘗登申報條辨，然語多强飾，閱者審之！）』又云：『某君又好忤權要。當慈安皇太后大行日，遺詔到粵，各官循例於皇華館成服哭臨。某君時爲首縣，心竊非之（？），遂令購盈丈白布，大書「官員軍民人等至此下馬」，懸於轅門外，己則素服立於側。次日，制軍張振軒宮保至，瞥見之，亟下輿入。惟某都統不之覺，仍乘輿入。某君大呼曰：「此禁地，誰敢乘輿入者！」都統乃亟下轎，步行而入，仍步行而出。事已，都統大恨之。』又云：『又一日，某君往謁長將軍善，遽白曰：「今上司檄縣禁賭甚嚴切，而大人所統轄營中乃有設局聚賭者，非特良賤不分，抑且男女無別，不知大人將自禁之耶，抑由卑職拿辦也！」將軍大慚，亟慰以好言，囑其不必聲張，別令人就某處察之，則果有一巨室聚衆賭博，如某君所言，即提爲首者懲以嚴刑，而庇護之佐領以下各官亦斥革有差。』此「湖州某君」，蓋即指廣東著名酷吏徐賡陛，亦可參閱。「選錄」此則，似有意揄揚賡陛者，而又隱其姓名，何也？賡陛宦粵，以候補通判署知縣，

(奪職後再起，仍以通判發往山東。)此云「納粟爲縣令」，或因其在粵屢握邑符，遂以爲本官當是縣令歟。(否則即是賡陛乃由知縣過班通判者，惟此例不多見。)「選錄」又言「某君」審忤逆及失銀二案事，按爲甚習見之傳說，小說中之靑天審案每及之，恐出附會。

二陵又以稿見遺，茲錄如次：

(一)『榮城孫葆田以名進士由刑部主事改官縣令，選安徽宿松縣知縣。光緒乙酉鄉試，充任江南同考官。李鴻章之子經述，出其門下。鴻章甚重其人，通候啓中有「通經致用，合政事文學爲一科。愛人學道，綜循吏儒林而合傳」云云，可見一斑。後調署合肥縣。李瀚章之子某誤傷人致死，葆田執法不阿，以是去官。歸田後，主講濟南尙志書院。李秉衡撫東時，專摺奏保，謂其「躬行仁義，不求聞達」，奉旨賞五品卿銜。後又充山東通志局總纂。爲一鄉矜式者幾二十年。歲丁未，下走謁之於濰縣寄寓。談及在合肥任去官事，云：「此不過當官而行。緣此得名，殊覺有愧。惟予於合肥之能成人之美，至今感念。假令予於去官之際，合肥奏調至直隸，或直隸道府出缺時，附片保予，以天命臨之，屆時則進退失據矣。」言此時頗爲誠懇。蓋葆田爲先曾祖太僕公咸豐壬子分校山東鄉試所得士張解元樹甲之及門弟子，對於下走頗肯道其肺腑云。』按沃丘仲子(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云：『葆田宰合肥，李氏子犯法自往捕治之，聲震遠邇，而竟坐是罷歸。李秉衡聘主歷下書院，以學行薦，晉五品卿銜。錫良撫汴，延主大學堂，旋辭去。葆田持躬介特，當官嫉惡若仇，愛民如子，爲光緒中江南良吏第一。學約而純。爲文取明意旨，戒爲游衍。於經通公羊春秋，有劄記皆紀傳義例。予於己亥春識之李秉衡座中。客有謂德宗不應納康有爲議，謀禁孝欽，爲乖倫理。秉衡笑曰：「此有爲臆造，不可信。」葆田曰：「傳曰：『不以家事亂國事。』太后果干政，上禁之亦是也！」滿

座失色，獨余心折其議。自是數過從，始知其通經術，然未嘗輕爲人言。」可參觀光緒帝謀禁西后之謠，當時后黨所造耳。

（二）「明史邱橓傳：「萬歷十一年起廢籍，授右通政。未上，擢左副都御史。入朝論吏治積弊八事，其一條即京官攷滿，河南道例書稱職，以爲攷績之弊。」清代每逢京察年分，京畿江南二道掌道御史，例保一等，幾成習慣法，蓋亦猶之也。」按明御史無京畿道，十三道以河南道居首，最爲雄劇，浙江道次之。

哭王九魯生八律

祥苻靳志 仲雲甫

出處平生孰挽推，秦淮花月苦相催。曳裾乍識朱門貴，屬纊空期白馬來。儒有仇家皆欲殺，故知天意不憐才。酒人賸我黃壚舊，愁聽山陽暮笛哀。

豹隱南山霧雨稠，卅年獨伴管城侯。蕭條詞客臨江宅，艱苦窮冬入剡舟。四字華疑留墟石，一抔長臥秣陵秋。惟餘手墨松門榜，點綴春風十四樓。

飢鷹側翅豈因人，晚遇差欣氣味親。暴廡三遷席無煖，阮囊屢空甑生塵。使君雅有臨池興，下士新稱入幕賓。最是風流一朝盡，琴絲斷簡總酸辛。

擁鬢相迎置醴筵，平生翰墨有前緣。病牀不起銜參廢，門限爲穿字債纏。印綬新銜繞匝月，刀圭舊劑倏經年。伶俜賸此癡兒女，營奠營齋間俸錢。

隸後楷前草庶幾，古文奇字認依稀。官書祕閣多異羼，詩案烏臺有是非。久病最防醫藥亂，新愁況與故人違。怪他兩月無消息。夜夜心隨南雁飛。

急就奇觚隸體分，淵源不遠陋羊欣。拚教金榜青春誤，銷盡丹鉛白首勤。後死書工眞媿我，先幾詩讖最憐君。（贈君詩六十首中有云我衰作詩窮君老稱書工祇待榜員石顯素兩禿翁魯生問員石作何解答云墓碑耳魯生色不懌）假年習字皇天許，流遍寒家白練裙。

江南好景落花時，永訣焉知即暫離。三夜夢君如有恨。一篇屬我未敷詞。千金敝帚傳家物，數語酸心責子詩。句法津梁慳付託，莫言生女作門楣。（魯生屬作新著訂正草訣歌序尙未脫稿）

天涯歧路怨衰遲，千點吳霜照鬢絲。骨像太清應不壽，首丘必正豈緣癡。要離穿冢皆前定，筆陣成圖尙後期。北去延陵無劍挂，拊棺一痛更何辭。（新著訂正草訣歌尙未付印）

仇視

王任叔

往常，就不會見到那樣的個子。穿一身直襟的灰色衣裳，頸子挺高挺直的。褲子緊綳地兜住屁股。褲脚管竹桿那麽地細。走起路來，胸子怪挺。一天到晚，沒什麽事兒幹。在街頭，逛逛，溪邊站站，看看女人，拆拆白。生活 ，怪舒適的。問起來，那責任倒很重大咧。

『咱們是防營哪 。』昂然地，眼看着天。

『可是派到那樣的鄉間來，眞是咱們的不幸。連咱們底眼也乾死了。要不是一年僅僅二趟，咱們可——』

於是回過頭，走了去。一個個傴着背，喘着氣，那上下三村走來完糧的老百姓 。 一趟到他們，巴望自已縮成一條針 ， 在他們沒注意時挨過。至於他們駐紮那一村裏的老百姓呢。最初有點不順眼，望到了影子，也就悻悻然走開。不是有什麽宿怨，爲的是，和自已生活方式不相合。自已是一年四季，手不離鋤頭犁頭，脚不離泥土的。他們可怎麽樣？……不必說，是個生疏。

『那當然咯。』也有聰明的下個解釋。『他們是吃王糧的。他們是——』

是什麽？立刻也就頂住了。做了一個老百姓應得一年二次解王糧。什麽東西，都可挨一下。王糧可挨不了。上忙完糧；下忙完米。那是從娘胎裏帶來的義務，不消你卸却。而且也從不會想起卸却的。往年，自已就得趕一二天路，上城去完。現在縣長老爺有情分，居然也到鄉間來設立個分櫃徵收了。雖然多了些這穿灰衣裳的個子，可是完糧總順便咯。

有了一分順便，當然有一份不順便，那是無足怪的。 比如柳大嫂子， 近來便常嫌做丈夫的蠢；胡二老婆，便常嫌做丈夫的懶。這一批摸稻株子的家裏，常常會發生些，自古不會聽到過的奇蹟；空氣跟着這些灰色個子，帶來點異樣。

一年二年的過去，這一種異樣空氣；成了這一村裏老百姓的一份遺產。以前祇知道鄉紳地保那些人手把，現在，似乎這手把又多了一隻。譬如，田裏有白菜， 也得讓他們割一畦， 滿應該的。至於鄉下老百姓，說話戇，得罪了鄉櫃裏縣老爺，這灰色個子，用槍靶子打屁股，那樣事，眞不算什麽稀罕。於是，大家都算定，自已的嘴巴，得讓鄉紳們打，屁股就得讓那灰色個子打。毫無異議。

『哦！今年完上忙錢糧的防營又來了。』大家都祇有這麽一句話。跟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搖搖頭笑。然而，心裏也還各自有各自寬慰的想頭。『終究一年也祇有二趟哪，住不上三個月。多恁心！』

× × × × ×

早上，狗老鰻站在鹹貨店櫃裏，生意淸淡，眼像流星那麽地往街心溜，找顧客，可是，眞湊巧，他那外甥媳子的影子，掠過了他的眼。趕忙往店外走，站在門口望。一個中年闊背的婦人，穿着洒麥西緞的上衣，結結實實地繃着屁股，俯着頭，往下街走。從這屁股，他確定，一點兒不錯，是他外甥媳子。可是穿過那女人肩頭，再望去，似乎還有個男子，繃着件竹布衣衫，和女人

隔一丈多遠，也用和女人一樣神氣，匆遽地，像躲避什麼人眼光似地走。

唔，這可有點兒怪。這女人，多少是以男子的眼睛，裝飾自己，算作自己的光榮的紀念碑的。不久以前，狗老蟆，全知道，那五里路外的張家畬，演「的篤戲」。眞是好熱鬧。劇台上，整天響着觸板和篤鼓，穿袍戴帽的素樸的戲子，也有擦些粉，畫些眉的。上上下下，唱山歌那麼地拉長句子，唱。串一齣珍珠衫，文武相球……什麼什麼「後花園私訂終身，落難公子考狀元」之類。在這裏面，一個扮小生的，因爲抹上些粉和紅水，但不是胭脂，也就特別引起了兩廂房裏婦女們的同情。在她們那一份簡單的心裏，幻成個不容易實現的夢。而那把自己神化了，居然也以小生身分自居的這個小生，那一雙不馴的眼，時時會和這些陷在夢裏的婦女們的眼，打個交道。狗老蟆那個外甥媳子，這麼着，和那個裝扮小生的，也就各自許下心願了。一等到那一齣過了後，她起座，往廁所裏去；做小生的看的準，也跟踪踪的趕了去。觀客們都把那一付眼睛，交給了那台上展開的另一場面，自然再也不會發現，那坑板上的一幕。可是趕鬧熱無意去看戲的小夥子，竟給撞了個滿脚，喊起鬼來了。

誰都趕了過去看。却是這麼一對。狗老蟆外甥也在場；伸過手來，却溜脫了那個做小生的。於是自認晦氣，捉姦捉雙，逃了一個，你還有什麼說。拖了頭髮罵着爛貨，把老婆拉回家。三天不許去看戲。做小生的，觀衆們似乎以刺情慾的同情來寬饒了他。在第二天晚上，要他在菩薩前點上一付「斤統」（蠟燭），磕上三個響頭，也就完事啦。而戲呢，還讓他做下去。……

這麼着，現在是看到了這一對。狗老蟆望着望着，默住了。

忽然，一個想頭飛來，是啦，得追過去。至少也得把那外甥媳子追回來。可是自己一舉步間，那竹布長衫竟一閃，閃進防營裏去了。接着，大屁股也擠進這防營的缺口。

×　×　×　×　×

防營，是駐在裏宅祠堂，因爲臨街，靠分標近。這祠堂，破落得很可以。前面那道圍牆，高高低低的，眞像一座城，有不少缺角。靠左，還種上一棚南瓜，是住祠堂老八叔的。三間正殿，沒有構結；糊櫃裏支出一筆錢，用竹籬，給分起間來。竹籬糊着白紙。左面是什長室；右間是灰色個子們的。

狗老蟆懷了一肚子鬼，便也鎖上店門；踱向防營的防地去。圍牆不缺少破洞，可讓狗老蟆往裏瞧。可是，不錯，怎麼也瞧不出什麼東西來。那屋簷下，石階上，有不少灰色個子，在着擦槍筒子。有的，似乎還在捉虱子，尖着耳朵聽，也聽不出什麼來。尤其聽不出女人聲音。莫不是自己眼睛作怪，看錯了人，看錯了門路，但摸摸頭，並不會發燒。剛才那情，景，還是碧波清的，在眼前。幾天前，那情景，也還沒有模糊，明明白白寫在記憶裏。

瞧着瞧着，總想弄個法子，往裏面去探一探。倒不虧這吃了四十年飯了的腦袋，向左一擺，居然也擺出一個計策來。帶着笑，往破門擠進去。裝着個生疏口音問老八。那給防營老爺趕到斜披裏去住的老八。

『老八，去年那筆賬，你可還不會忘呢』。有意無意地說。眼儘往那灰色個子住的房裏溜。對啦！那一床舖裏，白帳子，垂垂地。可不是有點怪。往那床下看，是一雙女鞋。至於那竹布長衫，不錯，也正是坑厠板上的主角，那臉上還留有紅斑的傢伙，此時正和一個灰色個子談家鄉。

『我也想吃一份糧呢。』笑着耳朵聽，是這一句。接着，是隱隱約約一大篇。『我們那里……地痞……連山頭也給種光啦，一片地，……麥子，……桑……瓜……種上三四樣……就要不少人力……放下去……吃不消……這分苦，所以趁個空也出來唱唱戲……可是……做戲的，……不是人……誰也得欺侮你……』於是最後一句，還是：

『我也想吃一份糧。』狗老蟆仍舊裝作沒事的跟老八搭上一二句綏綏地拖出破門。

一拖出破門。狗老蟆可得加勁足步啦。一折身，就往尙書車門跑。

這車門，似乎還有那一份祖上尙書留下來的力量。坐在這門弟下，石凳上，這些鄉下老百姓，也肯吐露些抑鬱。然而打雞罵狗的，最後還是把自己運命，背上了長枷，算發落一件罪案。

這尙書車門，此刻是狗老蟆想去找一份帮手的目的地。但所謂帮手，狗老蟆倒並不想叫他去帮捉姦。最多是想找個人，以這件發現做材料，帮他談一談。

學堂裏有個麻子先生，狗老蟆知道，那人眞野。是在老道府裏住過的。常常跟咱們老百姓談心事經。他那話頭，總是動咱們挺直腰，立住脚跟，做人。而且不缺少一份鼓勵，使咱們不敢往懶處躲，種田的拿起鋤頭掘土時，也會感到幾分力量。幹買賣的，拿起秤桿時，也會拿出一份天地良心來。

這一天，是禮拜。狗老蟆正跟坐在尙書第下那些白嚼蛆的鄉下老百姓，低着聲兒談。他又宕了過來。

『不錯的。我探聽得確確實實了。』狗老蟆嚼了一會蛆，便這麼作個担保。

『誰還不相信你，可是有什麼法子想呢。』是一個回答。

『不要管別人閒事了。自己村裏還脫不了這層皰。』是又一個回答。這回答，倒也不是使狗老蟆傷心的。原也是自己想說的話。

『借勢欺人。倒也有些咽不下氣』。固然也有些不肯轉灣的人。

『別那麼說了。你有手把，你幹去。沒手把，還是在這兒坐一會兒，看看那天，那田野，那水。——哈哈！』接着又是一個無可如何的笑。這態度倒有些冷然。不過雖然有點冷然，但不比別人缺少一份正義感。這正義感，此刻是大家感到的。雖然似乎都覺得應該有個什麼表示。不過一回想到這灰色影子，站在溪邊跟女人大胆地說笑的影子，也就像陣風，把什麼感想，都一播而光了。於是噓出來的，便是那樣不着邊際的歎息和冷然了。

那麻子先生却祇是笑。是熱情的笑。他倒並不和這些鄉下人，起着同樣的正義感。他却以必需把隱在鄉下人怯弱的語言下的勇敢揭發出來，作爲他的義務。他是那樣的一份正義感。

『什麼，有那樣的事。』麻子先生大着聲音說：『正因爲他躲在防營裏，借威勢，咱們必需給他拖出來。狗老蟆，女人是你外甥媳子，事情，你可作個主。跟我來，我跟你去辦交涉。』

這一說，鄉下老百姓，心裏有點跳，眼裏有點興奮，可是脚還是軟的。吐氣呢，是得吐一吐，但不知怎麼吐好。往常，却有這樣一份哲學，把氣吐向自家板壁上。現在說要吐向那灰色個子們去，自己就很少有把握了。

但還是跟了去，跟那個挺結實的麻子先生去。

這似乎可不必了。狗老蟆到此却另有一番想頭，外甥是個老實人，犯不着自己去出頭。防營

裏灰色個子，自己本應該打交道，方做得成生意。面刺刺的，倒不在乎。橫竪咱又認不得他的爸和媽。尋軋頭，鬧翻這小鹹貨鋪子，可不是一會事。

但他還有一份做人的本心。利害打算，敵不過一口氣。再也不肯收轉口來。自然還是硬着頭皮跟上去。

一步步的，誰也踏不着誰橫在地上一團人影。五分鐘，也就跑到防營那里了。

咽了口氣，裝些兒和善，麻子先生上前去問那灰色個子。

『請問一聲。』滿低聲下氣的。

『唔！』灰色個子裏，還有人在擦槍。一個站在階前的，漫然地應了一聲。

『據他報告，他的外甥媳子失了踪，給一個做「的篤戲」的帶到這兒來——』

『什麼？什麼？』立刻有人嚷出來。綳着付不經見的然而很和這槍桿這衣服相配的臉。他就是那個跟竹布衫談話的。狗老蟆滿認得。『你也算是個長衫幫，怎麼這點兒規矩也不懂，防營重地，閑人莫入。你竟率衆嘯聚……』滿腔是官話，當然是跟麻子先生說的。

『哼，你別扯强。』麻子先生也有個心事，一定要把自己從這些老百姓裏踢出來，做個長衫幫，他就老不高興，個個麻子都發了紅。『你這床裏藏着是什麼？床底下還有女鞋咧！』手指兒直指着那一邊。索性打蛇打七分，中個要害。

『女鞋怎麼樣？女鞋怎麼樣？』什長却出來了。事情倒並不是爲幫那個兄弟。要遮蓋防營面子，也得挺一挺硬。

每一個灰色個子到這時，瞧一瞧什長的臉，都立起。作一個預備姿勢。

門牆外有不少老百姓。是中晌。剛從田頭回來的，負着鋤，挑着糞筒。從山頭回來的，瞞着刀鐮，把柴靠柱在牆邊。立下來看。

『呵！是麻子先生呢！』

『他在出硬頭。』

誰都這麼想。可是誰都不明白怎麼一回事。但不明白怎麼一回事也行，道理曲總是在那一面，他們可瞭然。而且也不必估曲直，誰都有這樣一份心：自己是站在門牆外。那些灰色個子呢，是站在門牆裏，永遠是隔了一道牆，成爲二批不同的人。人。他們想，與其說不同的人，倒不如說不同的東西。如其自己是人，那些灰色個子便不是人。如其那些灰色個子是人，自己倒也情願做個不是人。現在，麻子先生是從圍牆外衝進圍牆內去了，這就得站下來看一看。

那時候，麻子先生可泰然。哈朗一笑。

『狗老蟆你把你外甥媳子去拖出來。』接着，麻子先生也預硬勁，說。『一切責任我承當去。』話聲怪高朗的。

狗老蟆居然也不再打算什麼，鼓一鼓氣，走上了一步。灰色個子立刻，攔住他胸，頭。叫一聲：『不許！你敢再上前一步！』

門外的老百姓，脚不由心的，竟也電感似地擁進三四個。

『不許！誰敢入營房一步！誰便嘗老了這個。』跟竹布長衫談話的那個，强着說。指着壁上掛着的槍。終究請出了這唯一的法寶來啦。

『上去！』麻子先生可不管，再叫了一聲『你敢開槍！』

『上去！』門外的，又擁了些進來，和麻子先生叫了一句。

『開槍！』什長偏發了令。立刻，嚮了一聲「碰，」可不曾打中誰。這原也是灰色個子一份天性，槍還是向空放爲是。可是『碰』這聲音，却成

丁那門外老百姓的號砲。往常，他們都被一種勢力牽制，有如一條鍊子，鎖住他們。鎖得兇，使他們有掙脫不得的苦。這一變，却把他們筋肉一緊張，鍊子給打斷了。

『好，打上去！』誰都自自然然地，而且上勁地，輪起鋤頭，斧頭扁担，打了進去。那些許多灰色個子，還來不及裝子彈，提槍，人却全湧上營房了。輪起各人的武器，把那竹籬劈個粉碎。有幾個眼快些的灰色個子，却悄悄地溜出門外去。

竹布長衫和大屁股終於從同一床上拖了出來。

畢竟這些灰色個子們，也還不缺少這一份做人的心。在真真實實的見證前面，也就軟了下來。什長一個大巴掌打在那個和竹布長衫談話的灰色個子臉上。

『你竟私自藏起人來！該死！該死！』這時候，什長却以什長的身份說話了。然而那個被打的，却以一種人類的懺悔的臉，來祈求人們的同情，那麼地獃着了。

狗老蟆聽這一耳光聲，兩手立刻軟下來。似乎又有點對不住那個被打的。禍水還是自己外甥媳子鬧的哪，怎麼好端端地跟戲子軋姘頭，逃跑起來了。那防營畢竟是代人受過，沒什麼罪名。——連平時那一份仇恨，也不給記起了。狗老蟆真有點說不出的苦痛。

『咱不知道怎麼一回事。』什長那付臉可轉變得快哪。看，這時候，他真是滿臉和氣。『咱以為你們聚衆來打營房。現在既然是這麼一回事。兄弟明白了，兄弟錯，兄弟賠不是。』

接着，又對挨打的，加上三個大耳光。說『那兩個東西，任你們去發落』咱們不管。』

竹布長衫的抖動，和那大屁股的聲色不變，結結實實地站着獃笑的那神態，却是個絕好的對比。

『拖他們出去。』麻子先生不管什長什麼賠禮不賠禮，他全知道他們心理那一份淺薄。與其恨他們，還不如憐他們。而且，實際上，他們也不過缺少一份正當的教養。不把自己的眼，往正直的路上看。環繞他們的現實，又把他們那視線歪曲了，如其拉得上一個機會呢，自己還得跟他們談談。也就不計較地兀自吩咐那些老百姓，把那一對拖出去了。

一拖到街上，麻子先生可沒話說了。耶穌說，誰有用石子打他們的權利呢。麻子先生他知道。但麻子先生也不願做耶穌，來吩咐那羣衆。

狗老蟆可沒主意啦。想不出怎麼打發這一對。想想年青人，誰沒有些錯處。自己也會從這些路上走過來。覺得真不容易發落，最後還是涎着笑臉說：『讓那女的，收在咱家裏，叫外甥來領。他，打發他走路算了。』

麻子先生覺得是，拍一拍長衫回去了。他祇留了句話：『咱們在正義前，別屈服啊！』

老百姓們呢，本來的對象，也不是這一對。雖然另一方面的氣，還不會吐個痛快。到此時，也祇好鬆了鬆筋骨，回過頭去，散了。

上忙糧已經滿了期。糧櫃裏縣老爺要動身前一夜，什長帶領了五六個兄弟，闖進了那所小學校，把那個麻子先生捉去了。

理由是——勾結土匪，實行反動。

事實是——衝破防營，率衆嘯聚。

證據是——缺了三支套筒快五，打破二片竹籬，和上忙糧祗集三成。

但這件事，直到第二天太陽爬上了石樓山頂，老百姓們才知道。而防營們已經走了二十多里路了。

就是這麼著，在一想起麻子先生的時候，那領子挺高的，兜屁股，直褲脚的，那些穿直襟灰色衣的影子，便在他們心上像針似的刺來。

頭雖然是俯着，腰雖然是傴着，眼睛雖然還是祇看自己底脚走路；可是牙關却更緊緊地咬住，拳頭却更緊緊握住了。——這些老百姓們。

嫌疑犯

汪錫鵬

冬日的狂風像醉後的暴徒，一頭把廚房門衝開，怦！一聲響，驚醒了在熱睡中的之和，睜開睡眼時，即感覺自已的屋外爲狂風暴雨的鬧聲所包圍，蹭蹭的睡眼望着玻璃窗外的雨水在流着，轉頭向床裏一望，已不見妻睡在身旁，她甚時下床的？此刻已是甚麽時候了？一點也不知覺，骨頭酥似的他仍醒臥在床上。

在床上聽到廚房內老人的咳聲，輕微而含隱痛似的衰老的咳聲透過雨聲。即刻想到年邁的祖母，扶着牆走路，這冷的清晨，還須幫忙操作，在竈前燒火。

是在水盆裏弄着碗碟的聲音，夾在雨聲中又彷彿地聽到，即刻想到妻的手在冷水中，紅腫，凍裂的兩隻手。他翻了個身，感着格外懶軟似的不想起床。睡在暖和的被窩裏似乎可以避免外面的嚴寒，希望能再睡在沒有感覺的睡窩裏就能避免這一切苦痛的感覺，——咳聲，凍手。

——今天眞冷！

房門開進了些風，見到妻推門進來後走到洗面架前。

——不早了，還不起床？——他沒有回答她，默默地望着她洗了油手，換了水，洗臉，漱口，用手指在罐裏挖了些凡士林塗在手背上的裂綻上。

——快起來吧，之和，不早了。——蘭妻說着時在鏡前整理着頭髮。他默默地沒有答她，依然睡着，兩眼望着帳角，聽着祖母帶着咳聲，緩緩地在窗外移過，走到她自已的廂屋裏去。

——快起來，起來吧。——頭面已整理好了的妻走來床前，坐下在床邊上。

——襯衣髒了，換下來我爲你泡在水桶裏去，這是要換的。

他依然默默地不語，望着屋空，望着蘭的臉色，枯，乾。

——你在想甚麽？起來起來吧，之和。

——早曉得還是去年多用一點功，去考普通考試的，也許能考中哩！——他向蘭說。

——想些窮心思，想苦了人也無用，……不早了，快起床吧。

——十六，十七，十八，今天二十四吧，九天了，就是沒有機會，也早該有回信了啊。

——三叔還不是在爲你想法，我想一定可以爲你謀到工作，不要想苦了自已，——蘭望着他死板的臉，定神的眼珠，水色的眼白，一縷憐憫苦酸的感覺透過了心尖，就把手按在他的被外胸前。

——之和，之和，你想甚麽呀？我又從未說過苦。就是跟你討飯，只要大家自已快樂，總是快樂的。

他把他的眼移向蘭的手，紅，油，腫，凍，裂，焦皮，綻口，在中指上還留一環金色，這戒子的裏底上還記得是刻着個英文字的『愛』，他想到去年這時結婚時，自已像是個沒有知識的人，找工作的困難，萬分之一也沒有想到，他依然默默地痴着眼。

——起來喫早飯吧，之和，——蘭的身體半

伏在被上。

——起來了沒有？我們喫吧，——祖母帶着嘶啞的聲音在隔壁喚着。

——他已起來了，再等會兒，——蘭高聲地應着祖母，接着低聲地向和說：——快坐起吧，之和。

上午十時有一次，下午三時有一次。快信掛號信也在這兩時間的先後送來，這是每天照例有郵差來送信的時刻。

早餐後，之和默默地躺在椅上枯着神。

——現在幾點鐘了？

——差不多十點吧，——蘭回答他。看一看鐘也不妨，懶豬！

——你又沒有要緊事，你又罵我了。——她馴良地走到床頭，摸了鐘看。

——十一點一刻了。

一個失望！又加重在之和的心上。每天有兩度的希望，兩度的失望。

——我眞不懂你三叔，就是不成功也總該給我一個回信。

蘭並不注意來信的時候，看她整天地兩手兩脚沒有停歇過，她沒有像之和這樣感到苦，原因是她有着家事在忙，他聯想到自己只要有工作給他做，不問有多少酬報，在忙碌的工作中也會和她同樣地忘了窮的感受是苦，問題是沒有工作做而不是工作的高貴。

打開錶亮時，眼睛一楞，見到短針在四字下，又是個重量的失望壓在他的心上，一天兩度的希望已完畢，此刻到夜的時間，要好像等死似的過着。

轉日淸早在床上醒來，眼睛睜開時，人生的苦痛和着陽光同時射進眼內，心裏。

除去眼鏡洗臉時，想到近年來頭痛的病症，就是因爲眼鏡不合光度，玻璃櫃裏看中的那一副，標明大洋三元，配光在內——的印象已成了故事。一條蠶似的牙膏臥在牙刷毛尖上，望着空了的牙膏段。想到五十文一包的牙粉袋。牙刷在口裏，想到胃病的原因，想到口裏缺少的兩顆的牙齒，計劃去配，計劃了兩年多，口裏還是缺少牙齒！

屋外一陣雜亂的聲音，他頓時停止了刷牙的工作，仔細地聽個淸楚，唯恐是祖母跌倒，雜木的三十二元，槐木的四十六元，兩種棺材的價目，像可憐的債主的手。

上午，短針無情的爬下了十字。下午，又爬過了四字，並沒有叩門的聲音，一天像在墳墓裏過的。

——今天我想三叔必有信寄到，他在南京的官職也總不算是小，他又不是不知我們的情況。——這天的淸晨，當上有了陽光，蘭忽而像有了靈感似的，起床後即向之和這樣的說。

已是九點鐘了，從蘭的口中才知道祖母還睡着未起，之和枯坐在床上，耳裏聽到蘭和祖母在隔壁斷續的談說，祖母的聲音帶着老衰的哭調。一陣懼怕和悲慟像中箭似即刻飛中在他心上，雜木——三十二元，槐木——四十六元，——那天親自到會館裏去看的兩口棺材的圖影已現在眼前，似乎這是兩等的『孝』，誰不想有四十六元的上等孝，但是沒有錢，就連下等的孝也不能！

蘭愁着眉推門進來時，他即刻便問她：

——怎麼樣？

——沒有怎麼樣。

——奶奶病了嗎？

——沒有！她已起床了，

——你們剛才談甚麼？

——不談甚麼。——蘭有所思似的坐在椅

上。之和注意了她身上唯一的棉衣已有幾處將破了。

——之和，還留着在手指上也無用，我倒是不在乎這些東西的。剛才奶奶說，昨夜睡到半夜發冷，說着哭了，我看見老年人滿眼淚頂難受了，她把她的棉襖給我看，說已經發硬了，已穿了四年。心裏只想起床，只是怕冷，我想我們和她共的日子也有限，就把這戒子兌換了吧，買些棉花和布我來和她作一件棉衣。我們也可以鬆一些。——

他的眼望着蘭的凍手上的金色，復現着自己站櫃檯外，向銀店夥計表示着要刻英文愛字時的那天情景。他這時深深地感覺蘭的可愛，也深深地覺着自己是愛了她，表示這愛是給予，給予她一個金戒環，給予她一切所需要的，但是她所需要的，一件也不能給她。如今將把她手指上的結婚約的戒環取回。所謂的精神的愛，已使他有着無以表現的痛苦。原來孝和愛皆須着金子去表現，如今兩件在爭奪着，苦痛的精神愛和牽牙！

▲　▲　▲

蘭坐在牆前太陽光裏的椅上 為祖母 做棉衣時，心裏怨着之和出門前不告訴她到那裏去。兩三天來四時以後就不見他的人在家中，午前有時也出去，再想到自己整日的忙着操作，一陣心酸，眼淚熱了眼，她即時又抑止着。

傍晚的時候，之和歸來了。

——你往那裏去的啊？

之和未回答她。

——這兩天你往那裏去呀？又不帶錢，在外總要用錢的，花朋友的又怎是。

之和仍沒有答他，把手裏一本很秘密的書放在枕下。

看他似乎近來開懷了些，等不着三叔的信也不像從前那樣，要向蘭尋事發脾氣了。昨天臨睡時向蘭說，世上窮人多哩，我們還算是不窮的人。今早向蘭說：世上沒有工作做的人不是一個兩個，多的是。等候着別人為自己找着工作是小事，要使千千萬萬個失業的人皆有工作做才是大事。早飯後，他也忽而像神經錯亂似的向蘭說：『我們的苦總好受，最苦的人是那千千萬萬在不見天日的地礦裏作工的人！』

蘭把他剛戴上頭的帽子摘了下來，裝笑似的問他說：

——告訴我，你到那裏去？

——同學家裏。

——今天我不要你出去，我告訴你，我知道三叔的脾氣，他性子一向來快的，如為你謀不到事，他必早回你信了，四天前的第二封快信寄了，今天他必有封回信到，你在家等着好了，我不許你出去！

蘭的伴笑媚視終於把他拘守在家中等着南京的信，近十點鐘時，他心中悶悶不暢坐在房裏，翻閱昨日攜歸的書籍，屋內充滿着昏沉的光和氣，污灰色的布帳掛在眼前。聽到外面有人叩院門，聽到喊聲彷彿是郵差，聽到蘭在屋外應着去開門。

但是之和心中如今確實有着，較找工作更偉大的一種朦朧的希望在心頭。他焦急着蘭為甚麼答應了還不去開門，要是早幾天的話，自己必飛也似的親自跑去開門了，但是如今他 讓蘭去開門。他彷彿已確定了即是南京有快信來了，報告他謀事已成功，那成功也無非是苟安。他似乎是已不十分在乎郵差的信了。

——太太，小意思，一年三節，討厭三次，靠窗，當鼎天。

——走走走！

——我又不是叫化子，只要這一節來大家平平安安的過去了，我打更的也總算是運氣，太太又何在乎在這些小錢。

——甚麼打更不打更，與我家沒有關係。

——太太，你夜裏沒有聽見打更嗎？……

……——打門進來的是個斜戴着破皮帽的更夫，帶着十足的窮腔，窮腔已成習慣似的安閒的樣子站在門口討賞錢。

——太太，給了就走，小意思，窮轟富，富轟天。

之和在屋內聽着蘭在院內與更夫爭執着，他忽而像神經錯亂似的，奔出屋外來，把蘭嚇了一驚；他高聲地喊着：

——走走走！甚麼窮轟富，富轟天，誰是該窮誰富？你老子，老老子打更，你打更，你兒子打更，轟……

蘭驚奇之和這樣失常的態度和言語，她就給了更夫一些的錢，買了個安心，關上了院門。

——就給更夫一些錢吧，積積德，——事已了後，睡在屋內的祖母還在傳聲囑咐。

——積德，要那眞壓迫窮人的換顆心才是積德，——之和眞像瘋了。使蘭怕。

——奶奶，已給他走了，沒有事。——蘭說了後又聽到她的一陣老咳。

上午送信的時刻已過了。

下午送信的 時刻過了以後，之和的失望猶可，蘭的失望很深。下次的希望還要過了黑夜，纔開始。

夜間蘭和之和安臥在被裏的時候，蘭因爲想到自己拘留了之和一天在家，悶着失望，自己的預言又未實現。便體貼的安慰他。

這時之和爲着她可憐的安慰，才把幾天來在外面的事，全盤地告訴了她。

她所聽到的之和所說的那些理論，她的教育程度只教她聽到了『反對外國有錢有勢的人的一個會裏的書記差事。』但是她也有懼怕的心，因爲報章上的消息會經簡直地傳到她耳中過。

在窮的愛圈裏他倆擁抱着入了睡夢。慘淡的燈光在床頭的案上晃着。可怕的嚴寒和夜風向窗縫門縫間鑽襲，一陣陣衰老年紀人的病咳在黑夜的寒空裏飄着！祖母在翻着身，這天夜半的時候，蘭從濃厚的夢境中醒來，醒來時還感覺心悸，在靜默黑暗裏她閉着眼回憶着剛才的夢，奶奶的咳聲帶着淒涼垂亡的音韻，一聲聲地在夜中醒着。

她翻過身來一睜眼時在昏暗的燈光裏看到之和兩隻明亮的眼珠。

——你也醒着嗎？聽到奶奶的咳聲嗎？

——我做了個夢，之和！——她就着把頭抵着了他的胸膛，身體綣縮着。

——怎麼？

——我做了個夢。唔！好像你還睡在床上，早上，我教你起來，外面打門我以爲是郵差送信來了就去開門，開門一看是個兇人，拿着手槍要找你，我指望你不出來，你像瘋了似的從屋裏奔出來和那人吵嘴，那個人把你綁着去了，我哭。之和，不要急，之和！三叔總會來信的。你怎麼，也醒着呀？

——我醒了好久了。

——你在想甚麼呀，想三叔的信吧？

——不是，我在想我答應朋友去的，今天給你關在家裏，未去失信了。

——還是好好的等信吧，在家裏別出去吧，之和！

他們的甜蜜爲祖母的咳聲摧殘了，在淒涼悲苦的咳聲中又睡去了。

南京的回信仍未到，之和依然天天出去在秘密的地方作秘密的事 ，他似乎他的心靈有了寄托。

那天午前郵差送信的時刻，有人叩門，推門進來的人，不是郵差，乃是穿制服的警士。

蘭含着淚望着警士的僞笑，很客氣地把之和帶了去，她哭了。

嫌疑的罪犯在拘留所的夜間，年老的咳聲和歎息斷續地飄滿在黑暗的夜裏，在這咳聲和歎息的中間，還可以聽到少婦的泣聲。

假醫生

法國莫里哀作
徐霞村譯

人物

斯加納雷　瑪丁的丈夫。
瑪丁　斯加納雷的妻子。
羅貝先生　斯加納雷的鄰人。
華萊爾　吉龍特的僕人。
呂加斯　雅各琳的丈夫。
吉龍特　綠珊德的父親。
雅各琳　呂加斯的妻子，吉龍特家裏的奶媽。
綠珊德　吉龍特的女兒。
萊昂德　綠珊德的情人。
笛保　貝林的父親。
貝林　一個鄉下人，笛保的兒子。

第一幕

第一場

斯加納雷，瑪丁（爭吵着出來）。

斯　不行；我告訴你說吧，我絕對不幹；事情須由我吩咐，我是一家之主。

瑪　我告訴你說吧，我叫你怎樣你就得怎樣，我嫁你不是來忍受你的胡鬧的。

斯　啊，討老婆眞是討厭的事！亞里士多德說女人比魔鬼還壞，這話一點不錯！

瑪　看看這位聰明人吧，滿口的亞里士多德！

斯　不錯，本來是聰明人：你可找得出一個樵夫，他能像這樣會說理，他會在一個著名的醫生家裏當過六年差，並且他從小就把啓蒙的書本背個爛熟？

瑪　該死的瘋人！

斯　該死的賤人？

瑪　我答應嫁你的那個日子和那個時辰眞該咒詛！

斯　那叫我簽那張倒霉字的王八公證人眞該咒詛！

瑪　眞不錯，你倒抱怨起來了。你有我做你的妻子，還不該整天感謝蒼天？你配娶我這樣一個女人嗎？

斯　眞的，你給我的榮幸實在太大了，我應該感謝我們新婚那天晚上的星宿！喂！算了吧！別叫我再說下去了，我會說出……

瑪　什麼？你會說出什麼？

斯　够了，讓我們不要再說這個了。我們心裏知道就够了，你遇見了我，總算是你的福氣。

瑪　這話怎講，我遇了你，總算是我的福氣？就憑你這叫我討飯的人，你這酒鬼，你這沒有良心的東西，你這把我的一切都吃光了的傢伙！

斯　胡說，我只喝光了一部分。

瑪　你這把家裏的東西一件一件地賣淨的傢伙！

斯　這才叫「過家」呀。

瑪　你這連我的床都拿走了的傢伙！

斯　這樣你更可以早起。

瑪　你這把家裏弄得一點東西都不留的傢伙！

斯　這樣更容易搬家。

瑪　你這從早晨到晚上只會賭錢喝酒的傢伙！

斯　這是爲了免得無聊。

瑪　在這種情形之下，你叫我怎樣處置我的家庭

呢？

斯　你要怎樣處置就怎樣處置。

瑪　我手裏有四個可憐的小孩子。

斯　你不妨把他們放在地上。

瑪　他們不住地向我要麵包。

斯　給他們幾鞭子。當我自己吃飽了，喝足了時，我願意人人都不餓。

瑪　醉鬼，你以為事情能永遠這樣下去嗎？

斯　老婆，請你優點說吧。

瑪　你以為我能永遠忍受你的無禮和放蕩嗎？

斯　不要讓我們動起火來吧，老婆。

瑪　你以為我沒有使你覺悟的辦法嗎？

斯　老婆，你知道我的性子不好，而且我的胳膊很有勁。

瑪　我不怕你的恐嚇。

斯　我的好老婆，我的寶貝，你的皮肉大概又像以前一樣，癢起來了。

瑪　我不久就叫你知道，我不怕你。

斯　我的老伴，你大概一定要我給你兩下子才好。

瑪　你以為我就被你的話嚇住了嗎？

斯　我的甜心肝，我要打你幾個耳光。

瑪　你這醉鬼！

斯　我要揍你。

瑪　酒袋子！

斯　我要打你。

瑪　不要臉的東西！

斯　我要揍你。

瑪　沒有良心的東西！無禮的東西！騙子手！懦夫！瘋子！無賴！乞丐！下三爛！流氓！壞蛋！強盜！……

斯　（拿一根棍子打她。）那麼說，你一定要我揍你嗎？

瑪　啊，啊，啊啊！

斯　這就是叫你住口的最好的辦法。

第二場

羅貝先生，斯加納雷，瑪丁。

羅　喂，喂，喂！嘿！這是怎麼回事？多丟人！竟這樣打老婆，該死的瘋子！

瑪　（兩手叉着腰，一面向他說一面逼着他往後退，最後，更打他的嘴巴。）我偏喜歡他打我。

羅　唉！我非常贊成。

瑪　與你有什麼相干？

羅　我錯了。

瑪　這是你的事嗎？

羅　你的話不錯。

瑪　好個不知趣的傢伙，竟想攔住丈夫打妻子。

羅　我很抱歉。

瑪　你還有什麼話說？

羅　沒有什麼話。

瑪　這是你能干預的事嗎？

羅　不是。

瑪　少管閑事。

羅　我再也不說什麼了。

瑪　我願意挨打。

羅　很好。

瑪　這與你無損。

羅　一點不錯。

瑪　你干預與你無關的事，真是傻瓜。

羅　（他走到她丈夫面前，她丈夫也照樣向他說了一套，逼着他往後退，並且用那打老婆的棍子打他，打得他直跑。末了他說：）老兄，我請你原諒我。去吧，盡量去打你老婆，揍你的老婆吧。假如你要我幫忙，我一定幫忙。

斯　我不喜歡你幫忙。

羅　唉！那又當別論了。

斯　我想打她就打她，不想打她就不打她。

羅　很好。

斯　她是我的老婆，不是你的老婆。

羅　當然。

斯　你沒有權利來吩咐我。

羅　不錯。

斯　我用不着你幫忙。

羅　好極了。

斯　你參預別人的事情，眞是個不知趣的東西！你須知西塞羅（Cicéron）說過，不要把皮樹插到樹與手指之間去。（接着便回到他的妻子跟前，拉着她的手說：）算了，讓我們講和吧。拉拉手吧。

瑪　打完了我了，現在又要講和了！

斯　那算什麼，拉拉手吧。

瑪　我不幹。

斯　呃！

瑪　不行。

斯　我的好老婆！

瑪　不行。

斯　算了吧，我說。

瑪　我不幹。

斯　得了，得了，得了。

瑪　不行，我願意生氣。

斯　嘿！這算什麼大事。算了吧，算了吧。

瑪　不要理我。

斯　拉拉手吧，我說。

瑪　你太虐待我了。

斯　得了，我向你告饒好不好？把你的手給我吧。

瑪　我饒了你了；（低聲說）但是我非報復你不可。

斯　你眞是傻子，竟介意這種事；這是友誼上時常需要的一種小事；在相愛的人們中間，打五六棍子反可以增加感情。你看，我現在要到樹林子裏去了，我敢說我今天一定給你砍一百個柴塊來。

第三場

瑪丁（獨自一人）。

瑪　去吧；我雖然外面裝作沒事，心裏卻忘不了報仇的事。我急於要想一個法子來懲治你一下，報復你打我的那幾下。我知道一個女人手裏永遠有一種報復丈夫的辦法；但是那種懲罰未免對他太輕了。我想用一種厲害一點的報復；否則就不能充分地償補我所受的侮辱。

第四場

哇萊爾，呂加斯，瑪丁。

呂　天地良心，我們倆眞碰到了一件見鬼的差使；我眞不知道到那裏去找才好。

哇　那有什麼辦法呢，乾爹？我們須得服從我們的主人；再說，他女兒——我們的女主人——的健康與我們倆也有切身的利害；因爲她的婚禮——可惜因病展期了——是一定可以使我們得些油水的。在那些求婚的人中間，那位慷慨的何拉司看來多半有成功的希望；雖然她似乎中意於一個叫萊昂德的，可是，你是知道的，她父親決不肯把他選作他的女婿。

瑪　（獨言獨語地。）我難道想不出一個報仇的法子來嗎？

呂　既是許多醫生的拉丁文都失去了效用，他這是怎樣的妄想啊？

哇　有的時候，只要下工夫找，一個人也許能找

到起初所不能找到的東西；時常，在最偏僻的地方……

瑪　是的，不管代價如何大，我非要報仇不行；而這幾根棍子簡直停在我的胸中，無法消化，而且……（她自言自語地說着上面的話，當她轉身時，因為沒有注意旁邊的兩個人，竟和他們撞了一個滿懷，於是她向他們說：）啊！先生們，對不起；我沒有看見你們，因為我心裏正想着一件為難的事。

哇　人人都有為難的事；我們也正在找一件難找的事。

瑪　是我能幫忙的事嗎？

哇　也許；我們正在找一位有本領的人，一位專門的醫生，去治治我們主人的女兒，她得了一種病，忽然失去了說話的能力。已經有好幾個醫生在她身上用盡了他們的學問；可是有時我們可以找到一個一些有秘術，有奇方的人，他們常能做出別人所不能做的事；我們所要找的就是這種人。

瑪　（她說頭幾句話時，聲音很低。）啊！這是上天提醒我，叫我有一個妙法報復那無賴！（高聲）你們 要找到你們所要找的人，遇見我是再好沒有了；我們這裏有一個人，是全世界最驚人的人，專治不治之症。

哇　請你慈悲慈悲，告訴我們，我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呢？

瑪　你們現在可以在前面那塊小地方找到他，他正在那裏砍樹消遣哩。

呂　一位砍樹的醫生！

哇　你的意思可是說，他在那邊採藥吧？

瑪　不是；他是一個古怪人，專喜歡幹這種勾當，又荒誕，又離奇，又古怪，你們乍一見他決看不出他是什麼人。他永遠穿着一身很特別的衣服，有時甚至故意裝傻，不把他的學問露出來，而且最不喜歡使用老天爺賦給他的那種治病的驚人的天才。

哇　真奇怪，所有的大人物都有些怪脾氣，都有點狂瘋的意味攙在他們的學問裏。

瑪　這位先生的瘋狂簡直超乎人們的意料之外，因為他有時非挨一頓打不承認他的本領。我告訴你們，假使他的怪脾上來，你們若不每人用一根棍子痛打他一頓，逼着他承認他起初是瞞着你們，你們就決不能達到目的。我們每次要請他時，總是這樣治他。

哇　真是怪毛病！

瑪　對了；不過只要他承認了之後，他的手段便驚人了。

哇　他叫什麼名字？。

瑪　他叫斯加納雷；他是很容易認出來的；他生着一副大黑鬍子，戴着一個高領子，穿着一件又黃又綠的衣服。

呂　穿着一件又黃又綠的衣服！那麼他大概是一個治鸚鵡的醫生吧？

哇　不過，他真是像你所說的那樣有本領嗎？

瑪　什麼？他簡直像神仙一樣。六個月以前，有一個女人，一切別的醫生都沒有辦法了，人們都以為她死了六個鐘頭了，正預備動手埋她，忽然有人用武力把我給你們說的這位醫生拉了來。他看見她之後，便倒了一滴什麼東西在她口裏，於是，立刻，她便從床上爬起來，開始在房裏走來走去，就彷彿沒有事一樣。

呂　啊！

哇　這一定是一種金液。

瑪　也許是。還不到三個星期以前，有一個小孩，從鐘樓上跌了下來，跌在街上，把頭，

胳膊，腿都摔碎了。人們把這位先生找來，他在他全身抹上一種特製的藥膏，那小孩便立刻站了起來，跑去玩他的土坑去了。

呂　啊！

哇　這個人一定有萬靈丹吧。

呂　我敢發誓，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人。讓我們快去找他吧。

哇　我們很感謝你的幫忙。

瑪　但是記住了我給你們的忠告。

呂　老天爺！你放心吧。假如他所要的只是一頓打，我們一定成功。

哇　我們真運氣，居然會得這樣巧；我現在很抱樂觀。

第五場

斯加納雷，哇萊爾，呂加斯。

斯　（唱着歌，手裏拿着一個酒瓶，走出台來。）啦，啦，啦。

哇　我聽見有人唱歌，並且有人在砍木頭。

斯　啦，啦，啦……說老實話，這一口氣可作了不少的工。讓我們顛一顛吧。（喝酒，喝完了說：）這塊木頭真鹹。

牠們是多麼好聽，
美麗的酒瓶，
牠們是多麼好聽，
你那咕嚕咕嚕的聲音。
假使你永遠滿着，
人人都要羨慕我的命運。
唉，酒瓶，我的朋友，
你為什麼常要變成空瓶？

算了，算了，不要有不快活的念頭吧。

哇　這正是他，

呂　我相信你說得不錯，我們正遇見了他。

哇　讓我們走近兩步去看。

斯　（看見他們走近，望一望這個，又望一望那個，然後低聲說：）啊！我的小騙子手！我是怎樣愛你啊，我的小瓶塞！……人人……都要……羨慕……我的命運……見鬼！這兩個人要作什麼呀？

哇　一定是他。

呂　是他，與人家給我們形容的完全一樣。

斯　（旁白）（在這裏，他把酒瓶放在地下，當哇萊爾躬下身子向他行禮的時候，他以為他是想搶他的酒瓶，於是又把牠放在另一邊；接着，呂加斯又同樣地作，於是他又把牠拿起來，抱在胸前，作出許多不同的姿式，引動觀衆的興趣。）他們一面望着我一面商量。這是什麼用意？

哇　先生，你的名字不是叫斯加納雷嗎？

斯　呃，什麼？

哇　我問你，你的名字是不是叫斯加納雷。

斯　（先轉向哇萊爾，接着又轉向呂加斯。）是，同時又不是；那要看找他作什麼？

哇　我們找他不過是要致候致候他 ，沒有別的事。

斯　那麼，我就是斯加納雷。

哇　先生，我們看見你，心裏非常高興。有人向我們舉薦你，說你就是我們所要找的人；我們特來求你幫忙，因為我們現急需你幫忙。

斯　先生們，假使那是與我的小生意有關的，我極願效勞。

哇　你給我們的恩惠實在太大了，先生。但是，先生，請你戴上帽子吧；太陽會曬病了你。

呂　請加冠吧，老爺。

斯　（旁白）這兩個人真客氣。

哇　你不要以為我們來得離奇，先生：有本領的人總是有人找的，別人已經把你的本領告訴了我們。

（未完）

原文献残缺